蕙風詞話

人間詞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蕙風詞話

況周頤著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徐調孚注

王幼安校訂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蕙風詞話
人間詞話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555　字數 181,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8 $\frac{1}{4}$　插頁 2
1960 年 4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4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册
定價 (5) 0.92 元

目次



蕙風詞話





蕙風詞話卷一

一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作歌以被之。』按前一法卽虞廷依永之遺，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塡詞家自度曲，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塡詞，此後一法也。沿流泝源，與休文之說相應。歌曲之作，若枝葉始敷。乃至於詞，則芳華益茂。詞之爲道，智者之事。酌劑乎陰陽，陶寫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樂。別黑白而定一尊，亙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還，大雅鴻達，篤好而專精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爲駢枝也。曲士以詩餘名詞，豈通論哉？

二

詩餘之『餘』，作『贏餘』之『餘』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塡之，遂成爲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說，若以詞爲詩之賸義，則誤解此

「餘」字矣。

三

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

四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

五

半塘云：「宋人拙處不可及，國初諸老拙處亦不可及。」

六

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

七

塡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強爲之，非合

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八

詩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爲曲折。以曲折藥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眞率爲直率，則尤大不可耳。

九

詞能直，固大佳。顧所謂直，誠至不易。不能直，分也。當於無字處爲曲折，切忌有字處爲曲折。

一〇

詞中轉折宜圓。筆圓，下乘也。意圓，中乘也。神圓，上乘也。

一一

詞不嫌方。能圓，見學力。能方，見天分。但須一落筆圓，通首皆圓。一落筆方，通首皆方。圓中不見方，易。方中不見圓，難。

一二

詞過經意，其蔽也斧琢。過不經意，其蔽也褦襶。不經意而經意，易。經意而不經意，難。

一三

『恰到好處，恰夠消息。毋不及，毋太過。』半塘老人論詞之言也。

一四

詞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際，此中消息，正復難言。但看夢窗何嘗琢，稼軒何嘗率，可以悟矣。

一五

眞字是詞骨。情眞、景眞，所作必佳，且易脫稿。

一六

詞人愁而愈工。眞正作手，不愁亦工，不俗故也。不俗之道，第一不纖。

一七

作詞最忌一『矜』字。『矜』之在迹者，吾庶幾免矣。其在神者，容猶在所難免。茲事未遽自足也。

一八

凡人學詞，功候有淺深，即淺亦非疵，功力未到而已。不安於淺而致飾焉，不恤顰眉、齲齒，楚楚作態，乃是大疵，最宜切忌。

一九

塡詞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韻，去成就不遠矣。所謂神韻，即事外遠致也。即神韻未佳而過存之，其足爲疵病者亦僅，蓋氣格較勝矣。若從輕倩入手，至於有神韻，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並無神韻而過存之，則不爲疵病者亦僅矣。或中年以後，讀書多，學力日進，所作漸近凝重，猶不免時露輕倩本色，則凡輕倩處，即是傷格處，即爲疵病矣。天分聰明人最宜學凝重一路，卻最易趨輕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無師友指導之耳。

二〇

詞學程序，先求妥帖、停勻，再求和雅、深（此『深』字只是『不淺』之謂。）秀，乃至精穩、沈著。精穩則能品矣。沈

著更進於能品矣。精穩之「穩」與妥帖迥乎不同。沈著尤難於精穩。平昔求詞詞外，於性情得所養，於書卷觀其通。優而游之，饜而飫之，積而流焉。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擲地作金石聲矣。情眞理足，筆力能包舉之。純任自然，不假鍛鍊，則「沈著」二字之詮釋也。

二一

初學作詞，只能道第一義，後漸深入。意不晦，語不琢，始稱合作。至不求深而自深，信手拈來，令人神味俱厚。規橅兩宋，庶乎近焉。

二二

寒酸語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華貴出之。飲水詞人所以爲重光後身也。

二三

填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已還，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語，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天分少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中年以後，天分便不可恃。苟無學力，日見其衰退而已。江淹才盡，豈眞夢中人索還囊錦耶？

二四

讀前人雅詞數百闋，令充積吾胸臆，先入而為主，吾性情為詞所陶冶，與無情世事，日背道而馳。其蔽也不能諧俗，與物忤。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

二五

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與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為吾有而外物不能奪。三十年前，以此法為日課，養成不入時之性情，不遑恤也。

二六

人靜簾垂。鐙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據梧冥坐，湛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棖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復得已。

二七

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眞也，非可强爲，亦無庸强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吾心爲主，而書卷其輔也。書卷多，吾言尤易出耳。

二八

吾蒼茫獨立於寂寞無人之區，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沈冥杳靄中來。吾於是乎有詞。洎吾詞成，則於頃者之一念若相屬若不相屬也。而此一念，方綿邈引演於吾詞之外，而吾詞不能殫陳，斯爲不盡之妙。非有意爲是不盡，如書家所云無垂不縮，無往不復也。

二九

問：塡詞如何乃有風度？答：由養出，非由學出。問：如何乃爲有養？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淸氣始。問：淸氣如何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復託根塵世，甚且斷井、頹垣，乃至摧殘爲紅雨，猶香。

三〇

作詞差於成就，良非易言。即成就之中，亦猶有辨。其或絕少襟抱，無當高格，而又自滿足，不善變。不知門徑之非，何論堂奧？然而從事於斯，歷年多，功候到，成就其所成就，不得謂非專家。凡成就者，非必較優於未成就者。若納蘭容若，未成就者也，年齡限之矣。若厲太鴻，何止成就而已，且浙派之先河矣。

三一

吾詞中之意，唯恐人不知。於是乎句勒。夫其人必待吾句勒而後能知吾詞之意，即亦何妨任其不知矣。曩余詞成，於每句下注所用典。半塘輒曰：「無庸。」余曰：「奈人不知何？」半塘曰：「儻注矣，而人仍不知又將奈何？矧塡詞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謂煙水迷離之致，爲無上乘耶。」

三二

作詞須知「暗」字訣。凡暗轉、暗接、暗提、暗頓，必須有大氣眞力，斡運其間，非時流小惠之筆能勝任也。駢體文亦有暗轉法，稍可通於詞。

三三

名手作詞，題中應有之義，不妨三數語說盡。自餘悉以發抒襟抱。所寄託往往委曲而難明。長言之不足，至乃零亂拉雜，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讀者不能知，作者亦不斷其知。以謂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

發，而不可以爲訓，則亦左徒之「騷」「些」云爾。夫使其所作大都衆所共知，無甚關係之言，寧非浪費楮墨耶？

三四

畏守律之難，輒自放於律外，或託前人不專家、未盡善之作以自解，此詞家大病也。守律誠至苦，然亦有至樂之一境。常有一詞作成，自己亦既愜心，似乎不必再改。唯據律細勘，僅有某某數字，於四聲未合，即姑置而過存之，亦孰爲責備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鬆一字，循聲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絕警之句。此時曼聲微吟，拍案而起，其樂何如！雖剝珉出璞，選薏得珠，不逮也。彼窮於一字者，皆苟完苟美之一念誤之耳。

三五

上去聲字，近人往往誤讀。如「動靜」之「靜」上聲，誤讀去聲。「瞑色」之「瞑」去聲，誤讀上聲。作詞既守四聲，則於宋人用「靜」字者用上聲，用「瞑」字者用去聲，斯爲不誤矣。顧審之聲調，或反蹈聱牙齧喉之失。意者宋人亦誤讀誤用耶？遇此等處，唯有檢本人它詞及它人詞證之，庶幾決定所從。特非精學宮律者之作，不足爲據耳。

三六

宋人名作，於字之應用入聲者，間用上聲，用去聲者絕少。檢夢窗詞知之

三七

入聲字於塡詞最爲適用。付之歌喉，上去不可通作，唯入聲可融入上去聲。凡句中去聲字能遵用去聲固佳，若誤用上聲，不如用入聲之爲得也。上聲字亦然。入聲字用得好，尤覺峭勁娟雋。

三八

初學作詞，最宜聯句、和韻。始作，取辦而已，毋存藏拙嗜勝之見。久之，靈源日濬，機括日熟，名章俊語、紛交，衡有進益於不自覺者矣。手生重理舊彈者亦然。離羣索居，日對古人，研精覃思，寧無心得，未若取徑乎此之捷而適也。

三九

學塡詞，先學讀詞。抑揚頓挫，心領神會。日久，胸次鬱勃，信手拈來，自然丰神諧暢矣。

四〇

詞貴意多。一句之中，意亦忌複。如七字一句，上四是形容月，下三勿再說月。或另作推宕，或旁面襯托，或轉進一層，皆可。若帶寫它景，僅免犯複，尤爲易易。

四一

佳詞作成，便不可改。但可改便是未佳。改詞之法，如一句之中有兩字未協，試改兩字，仍不愜意，便須換意，通改全句。牽連上下，常有改至四五句者。不可守住元來句意，愈改愈滯也。

四二

改詞須知挪移法。常有一兩句語意未協，或嫌淺率。試將上下互易，便有韻致。或兩意縮成一意，再添一意，更顯厚。此等倚聲淺訣，若名手意筆兼到，愈平易，愈渾成，無庸臨時掉弄也。

四三

詞中對偶，實字不求甚工。草木可對禽蟲也，服用可對飲饌也。實勿對虛，生勿對熟，平舉字勿對側串字。深淺濃淡、大小重輕之間，務要侔色揣稱。昔賢未有不如是精整也。

四四

近人作詞，起處多用景語虛引，往往第二韻方約略到題，此非法也。起處不宜泛寫景，宜實不宜虛，便當籠罩全闋，它題便挪移不得。唐李程作日五色賦，首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雖篇幅較長於詞，亦以二句檃括之，尤有弁冕端凝氣象。此旨可通於詞矣。

四五

作詞不拘說何物事，但能句中有意卽佳。意必己出，出之太易或太難，皆非妙造。難易之中，消息存焉矣。唯易之一境，由於情景眞，書卷足。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不在此例。

四六

作詠物詠事詞，須先選韻。選韻未審，雖有絕佳之意、恰合之典，欲用而不能。用其不必用、不甚合者以就韻，乃至涉尖新、近牽彊、損風格，其弊與彊和人韻者同。

四七

詞用虛字叶韻最難。稍欠斟酌，非近滑，卽近佻。憶二十歲時作綺羅香，過拍云：「東風吹盡柳緜矣。」端

木子疇前輩（埰）見之，甚不謂然，申誡至再。余詞至今不復敢叶虛字。又如『賺』字、『偸』字之類，亦宜愼用，並易涉纖。『兒』字尤難用之至。（如『船兒』、『葉兒』、『風兒』、『月兒』云云。）此字天然近俚，用之得，如閨人口吻，即亦何嘗風格。乃至郎夫子口吻，不尤不可嚮邇耶？若於此等難用之字，筆健能扶之使豎，意精能鍊之使穩，庶極專家能事矣。斯境未易臻，仍以不用爲是。

四八

兩宋人詞宜多讀、多看，潛心體會。某家某某等處，或當學，或不當學，默識吾心目中。尤必印證於良師友，庶收取精用閎之益。洎乎功力既深，漸近成就，自視所作於宋詞近誰氏，取其全帙研貫而折衷之，如臨鏡然。一肌一容，宜淡宜濃，一經侔色揣稱，灼然於彼之所長、吾之所短安在，因而知變化之所當亟。善變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騖乎其外，得其助而不爲所囿，斯爲得之。當其致力之初，門徑誠不可誤。然必擇定一家，奉爲金科玉律，亦步亦趨，不敢稍有踰越。塡詞智者之事，而顧認筌執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與夫聰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眞。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後，吾詞格不稍降乎？並世操觚之士，輒詢余以倚聲初步何者當學？此余無詞以對者也。

四九

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

五〇

唐五代詞並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何也？五代詞人丁運會，遷流至極，燕酣成風，藻麗相尚。其所爲詞，即能沈至，祇在詞中。豔而有骨，祇是豔骨。學之能造其域，未爲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錚錚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豈操觚之士能方其萬一？自餘風雲月露之作，本自華而不實。吾復皮相求之，則嬴秦氏所云甚無謂矣。晚近某詞派，其地與時，並距常州派近。爲之倡者，橅櫽花間，自詡高格，塗飾金粉，絕無內心。與評文家所云『浮煙漲墨』曷以異？雖無本之文，不足以自行。歷年垂百，衍派未廣。一編之傳，亦足貽誤初學。嘗求其故。蓋天事絀、性情少者所爲，曷如不爲之爲愈也。

五一

余嘗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夐乎弗可及。其於它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云爾。後人習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絕無獨具隻眼，得其眞正佳勝者。流弊所極，不特埋沒昔賢精詣，抑且貽誤後人師法。北宋詞人聲華藉甚者，十九鉅公大僚。鉅公大僚之所賞識，至不足恃，詞其小焉者。

五二

南宋人塡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出於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其尤著者。檢曲錄雜劇部，有陶秀實醉寫風光好、晏叔原風月鷓鴣天、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蔡蕭閑醉寫石州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皆詞事也。就一劇一事而排演之，塡詞者之用筆用字何若？製曲者又何若？曲由詞出，其淵源在是。曲與詞分，其徑塗亦在是。曲與詞體格迥殊，而能得其並皆佳妙之故，則於用筆用字之法，思過半矣。

五三

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戰馬收韁，度尾如水窮雲起。（見董解元西廂記眉評。）煞尾猶詞之歇拍也。度尾猶詞之過拍也。如水窮雲起，帶起下意也。塡詞則不然。過拍祇須結束上段，筆宜沈著。換頭另意另起，筆宜挺勁。稍涉曲法，即嫌傷格。此詞與曲之不同也。

五四

明以後詞，纖庸少骨。二三作者，亦間有精到處。但初學抉擇未精，切忌看之。一中其病，便不可醫也。

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學看之，但得其麤率而已。其實二公不經意處，是眞率，非麤率也。

余至今未敢學蘇、辛也。

五五

織餘瑣述云：「蕙風嘗讀梁元帝蕩婦思秋賦，至『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嗚咽而詔之曰：『此至佳之詞境也。看似平淡無奇，卻情深而意眞。求詞詞外，當於此等處得之。』」

五六

又云：「元白樸天籟集滿庭芳小序：『屢欲作茶詞，未暇也。近選宋名公樂府，黃、賀、陳三集中，凡載滿庭芳四首。大概相類，互有得失。復雜用元、寒、刪、先韻，而語意苦不倫』云云。近人詞此四韻多通叶，昔賢不謂然也。夫詞雖慢調，韻不逾十。即如寒、刪兩韻，本韻之字即獨用不患不敷，矧已通叶，何必再闌入元、先部乎。」其爲取便，亦已甚矣！」

五七

晏同叔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抱節終身。何文縝少時會飲貴戚家，侍兒惠柔，慕公丰標，解帕爲贈，約牡丹時再集。何賦虞美人詞有「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妬、故開遲」之句。後爲靖康中盡節名臣。國朝彭羨門孫遹延露詞吐屬香豔，多涉閨襜。與夫人伉儷綦篤，生平無姬

待。詞固不可概人也。

五八

余癖詞亟五十年，唯校詞絕少。竊嘗謂昔人塡詞，大都陶寫性情，流連光景之作。行間句裏，一二字之不同，安在執是爲得失？乃若詞以人重，則意內爲先，言外爲後，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士生今日，載籍極博。經史古子，體大用閎，有志校勘之學，何如擇其尤要，致力一二。詞吾所好，多讀多作可耳。校律猶無容心，矧校字乎？閒茲縹帙，鉛槧隨之。昔人有校讎之說，而詞以和雅溫文爲主旨，心目中有讎之見存，雖甚佳勝，非吾意所專注。彼昔賢曷能詔余而牖之。則亦終於無所得而已。曩錫山侯氏刻十名家詞，顧梁汾爲之序，有云：「讀書而必欲避謬與混之失，即披閱吟諷，且不能以終卷，又安望其暢然拔去抑塞，任爲流通也。」斯語淺明，可資印證。蓋心爲校役，訂疑思誤，丁一確二之不暇，恐讀詞之樂不可得，即作詞之機亦滯矣。如云校畢更讀，則掃葉之喻，校之不已，終亦紛其心而弗克相入也。

五九

御選歷代詩餘，每調臚列如干首。每塡一調，就諸家名作參互比勘。一聲一字，務求合乎古人。毋托一二不合者以自恕。則不特聲韻無誤。即宮律之微，亦可由此研入。

六〇

玉梅後詞玲瓏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旨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

六一

吳縣戈順卿（載）翠薇花館詞，裒然鉅帙。以備調守律爲主旨，似乎工拙所弗計也。惟所輯詞林正韻，則最爲善本。曩王氏四印齋依戈氏自刻本，刻坿所刻詞後。倚聲家圭臬奉之。順卿夫人金婉，字玉卿，有宜春舫詩詞，爲外錄詞林正韻畢書後云：「羅襦甲帳愧非仙。寫韻何妨手一編。從此詞林增善本。四聲堪證宋名賢。」

蕙風詞話 卷二

一

詞有穆之一境，靜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濃而穆更難。知此，可以讀花閒集。

二

花閒至不易學。其蔽也，襲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謂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紆折變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為新，以纖為豔，詞之風格日靡，眞意盡漓，反不如國初名家本色語，或猶近於沈著、濃厚也。庸詎知花閒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闚兩宋堂奧，對於花閒，猶為望塵却步耶。

三

唐賢為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甚相遠。劉夢得憶江南云：「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霑巾。獨坐亦含嚬。」流麗之筆，下開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謂「風流高格調」，其在斯乎。前調云：「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拋毬樂云：「春早見花枝，

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亦皆流麗之句。

四

段柯古詞僅見閑中好，寥寥十許字，殊未愜人意。海山記中隋煬帝望江南八闋，或云柯古所託，亦無確據。余喜其折楊柳詩：「公子驊騮往何處？綠陰堪繫紫游韁。」此等意境，入詞絕佳。晚唐人詩集中往往而有。蓋詞學寖昌，其機鬱勃，弗可遏矣。

五

李德潤臨江仙云：「強整嬌姿臨寶鏡，小池一朵芙蓉。」是人是花，一而二，二而一。句中絕無曲折，卻極形容之妙。昔人名作，此等佳處，讀者每易忽之。

六

花間集歐陽炯浣溪沙云：「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矣。半塘僧騖曰：「奚翅豔而已？直是大且重。」苟無花間詞筆，孰敢為斯語者？

七

徐鼎臣夢游詩：「繡幌銀屏杳靄間。若非魂夢到應難。」置之詞中，是絕好意境。又云：「蘸甲遞觴纖似玉

含詞忍笑賦於檀。」則直是花閒麗句。當時風會所趨，不期然而自致此耳。

八

詞境以深靜爲至。韓持國胡擣練令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簾幙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淺而見深。蓋寫景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持國此二句，尤妙在一「漸」字。

九

晏叔原詞自序曰：「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或作「寵」）家有蓮、鴻、蘋、雲，清謳娛客。」廉叔、君龍殆亦風雅之士。竟無篇闋流傳，並其名亦不可攷。宋興百年已還，凡著名之詞人，十九宋史有傳。或附見父若兄傳。大都黃閣鉅公，烏衣華冑。即名位稍遜者，亦不獲二三焉。當時詞稱極盛。乃至青樓之妙姬，秋墳之靈鬼，亦有名章俊語，載之囊籍，流爲美談。寗不至章甫縫掖之士，尺板斗食者流，獨無含咀宮商、規撫秦柳者。矧天子右文，羣公操雅，提倡甚非無人，而卒無補於湮沒不彰，何耶？國初顧梁汾有言：「燠涼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良可浩歎。即北宋詞人以觀，蓋此風由來舊矣。即如叔原，其才庶幾跨竈，其名殆猶恃父以傳。夫傳不傳亦何足輕重之有。唯是自古迄今，不知埋沒幾許好詞。而其傳者，或反不如不傳者之可傳。是則重可惜耳

一〇

小山詞阮郎歸云：『天邊金掌露成霜，雲隨雁字長。綠杯紅袖趁重陽。人情似故鄉。　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沈醉換悲涼。淸歌莫斷腸。』『綠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舊狂』五字三層意。『狂』者，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者也。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將沈醉換悲涼』是上句注脚。『淸歌莫斷腸』仍含不盡之意。此詞沈著厚重，得此結句，便覺竟體空靈。小晏神仙中人，重以名父之貽，賢師友相與沆瀣，其獨造處，豈凡夫肉眼所能見及。『夢魂慣得無拘管。又逐楊花過謝橋。』以是爲至，烏足與論小山詞耶？

一一

東坡詞青玉案用賀方回韻送伯固歸吳中歇拍云：『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鍼綫，曾溼西湖雨。』上三句未爲甚豔。『曾溼西湖雨』是淸語，非豔語。與上三句相連屬，遂成奇豔、絕豔，令人愛不忍釋。坡公天仙化人，此等詞猶爲非其至者，後學已未易撫仿其萬一。

一二

有宋熙豐閒，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長公之客也。山

谷、无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闢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祕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張文潛贈李德載詩有云：「秦文倩麗舒桃李。」彼所謂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雞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並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

一三

李方叔虞美人過拍云：「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樓臺，確有此景。「好風」句絕新，似乎未經人道。歇拍云：「碧蕪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時涼夢、到南州。」尤極淡遠清疏之致。

一四

東山詞：「歸臥文園猶帶酒。柳花飛度畫堂陰。只憑雙燕話春心。」「柳花」句融景入情，丰神獨絕。近來纖佻一派，誤認輕靈，此等處何曾夢見。

一五

竹友詞留董之南過七夕蝶戀花後段云：「君似庾郎愁幾許？萬斛愁生，更作征人去。留定征鞍君且住。

人間豈有無愁處。」循環無端，含意無盡，小謝可謂善言愁。

一六

元人製曲，幾於每句皆有襯字。取其能達句中之意，而付之歌喉，又抑揚頓挫，悅人聽聞。所謂遲其聲以媚之也。兩宋人詞閒亦有用襯字者。王晉卿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向」字、「乍」字是襯字。據詞譜：燭影搖紅第二句七字，應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周美成云：「黛眉巧畫宮妝淺」，不用襯字，與換頭第二句同。

一七

元人沈伯時作樂府指迷，於清眞詞推許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夢魂凝想鴛侶」等句爲不可學，則非眞能知詞者也。清眞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眞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誠如清眞等句，唯有學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學也，詎必顰眉搔首，作態幾許，然後出之，乃爲可學耶？明已來詞纖豔少骨，致斯道爲之不尊，未始非伯時之言階之厲矣。竊嘗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縈紆拗折爲工，而兩漢方正平直之風蕩然無復存者。救敝起衰，欲求一丁敬身、黃大易而未易遽得。乃至倚聲小道，即亦將

成絕學，良可慨夫。

一八

清眞詞望江南云：「惺忪言語勝聞歌。」謝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笑不成歌。」皆熨帖入微之筆。

一九

李蕭遠點絳脣後段云：「碧水黃沙，夢到尋梅處。花無數。問花無語。明月隨人去。」意境不求甚深，讀者悅其輕倩。竹垞詞綜首錄此闋。此等詞固浙西派之初祖也。其鵲橋仙云：「小舟誰在落梅邨？正夢繞清溪煙雨。」西江月云：「瓊璈珠珥下秋空，一笑滿天鸞鳳。」皆警句，可誦。

二〇

廖世美燭影搖紅過拍云：「塞鴻難問，岸柳何窮，別愁紛絮。」神來之筆，即已佳矣。換頭云：「催促年光，舊來流水知何處。斷腸何必更殘陽，極目傷平楚。晚霽波聲帶雨，悄無人、舟橫古渡。」語淡而情深。令子野、太虛輩爲之，容或未必能到。此等詞一再吟誦，輒沁入心脾，畢生不能忘。花庵絕妙詞選中，眞能不愧「絕妙」二字，如世美之作，殊不多覯。

二一

何籀之小重山『玉船風動酒鱗紅』之句，見稱於時。此特麗句云爾。臨邛高恥庵云：（見詞品）『譬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壤間有限。』似乎獎許太過。余喜其換頭：『車馬去悤悤。路隨芳草遠』十字，其淡入情，其麗在神。

二二

梅宛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宋無名氏攤破浣溪沙）按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由此脫胎，卻自是詞筆。〔按：此二句乃清人詞。〕

二三

趙忠簡詞，王氏四印齋刻入南宋四名臣詞。清剛沈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國之思，流溢行間句裏。如鷓鴣天建康上元作云：『客路那知歲序移，忽驚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涼地，記得當年全盛時。花弄影，月流輝。水精宮殿五雲飛。分明一覺華胥夢。回首東風淚滿衣。』洞仙歌後段云：『可憐窗外竹，不怕西風，一夜瀟瀟弄疏響。奈此九回腸，萬斛清愁、人何處，邈如天樣。縱隴水秦雲、阻歸音，便不許時閒、夢中尋訪。』其它斷句尤多促節哀音，不堪卒讀。而卷端蝶戀花乃有句云：『年少淒涼天付與。更堪春思

縈離緒。」閑情綺語，安在爲盛德之累耶？

二四

填詞第一要襟抱。唯此事不可强，並非學力所能到。向伯恭虞美人過拍云：「人憐貧病不堪憂。誰識此心如月正涵秋。」宋人詞中，此等語未易多覯。

二五

竹齋詞句：「桂樹深邨狹巷通。」頗能襯寫邨居幽邃之趣。若換用它樹，意境便遜。

二六

曾宏父浣溪沙云：「紫禁正須紅藥句，清江莫與白鷗盟。」尋常稱美語，出以雅令之筆，聞之便不生厭。此酬贈詞之別開生面者。

二七

大卿榮諲詠梅南鄉子云：「江上野梅芳。粉色盈盈照路旁。閑折一枝和雪嗅，思量。似箇人人玉體香。特地起愁腸。此恨誰人與寄將。山館寂寥天欲暮，淒涼。人轉迢迢路轉長。」（見梅苑）「似箇」句豔而質，

猶是宋初風格，花間之遺。謐字仲思，宋史有傳。

二八

吹劍錄云：「古今詩人閒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陳秋塘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按此二句乃稼軒詞鷓鴣天歇拍。稼軒倚聲大家，行輩在秋塘稍前，何至取材秋塘詩句。秋塘平昔以才氣自豪，亦豈肯沿襲近人所作。或者俞文蔚氏誤記辛詞為陳詩耶？此二句入詞則佳，入詩便稍覺未合。詞與詩體格不同處，其消息即此可參。（按：陳秋塘即陳夢。略早於稼軒。）

二九

東浦詞且坐令云：「但冤家、何處貪歡樂。引得我心兒惡。」毛子晉刻入六十家詞，以「冤家」字涉俚，跋語譏之。案宋蔣津葦航紀談：「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為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閱煙花記，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所謂冤家者一。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所謂冤家者二。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所謂冤家者三。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冤家者四。憐新棄舊，孤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所謂冤家者六。此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云云。樸質為宋詞之一格，此等字不足為疵病。唯是宋人可用，吾人斷不敢用。若用之而亦不足為疵病，則駸駸乎入

宋人之室矣。

三〇

詞亦文之一體。昔人名作，亦有理脈可尋。所謂蛇灰蚓綫之妙。如范石湖眼兒媚萍鄉道中云：「酣酣日腳紫煙浮。妍暖試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底，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洩洩，東風無力，欲皺還休。」「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

三一

陳夢弼和石湖鷓鴣天云：「指剝春葱去採蘋。衣絲秋藕不沾塵。眼波明處偏宜笑。眉黛愁來也解顰。巫峽路，憶行雲。幾番曾夢曲江春。相逢細把銀釭照，猶恐今宵夢似真。」歇拍用晏叔原「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句。恐夢似真，翻新入妙，不特不嫌沿襲，幾於青勝於藍。

三二

韓南澗霜天曉角題梅云：「幾聲殘角。月照梅花薄。」歇拍云：「莫把玉肌相映，愁花見、也羞落。」「花羞玉肌」，其海棠、芍藥之流亞乎？對於梅花，殊未易言。人世幾曾見此玉肌也。

三三

宋王質西江月借江梅蠟梅爲葛壽黃守云：「試將花蘂數樹層，猶比長年不盡。」元李庭水調歌頭史侯生朝云：「側聽稱觴新語，一滴願增一歲，門外酒如川。」並巧語不涉纖。

三四

王質江城子句云：「得到釵梁容略住，無分傚、小蜻蜓。」未經人道。

三五

仲殊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憶秦娥詠木犀後段云：「佳人斂笑貪先折。插新插鬢斜斜葉。斜斜葉。釵頭常帶，一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藥纖滯之失。

三六

程文簡大昌臨江仙和正卿弟生日云：「紫荊同本但殊枝。直須投老日，常似有親時。」感皇恩淑人生日云「人人戴白，獨我齊齊常保。只將平易處，爲蓬島。」此等句非性情厚、閱歷深，未易道得。元劉敏中中庵詞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鄰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音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爲壽無

多事。唯願歲長豐。年年社酒同。」余極喜誦之，與文簡詞庶幾近似。

三七

纖餘瑣述：宋洪文惠盤洲詞，余最喜其生查子歇拍云：『春色似行人，無意花間住。』漁家傲引後段云：『半夜繫船橋北岸。三杯睡著無人喚。睡覺只疑橋不見。風已變。纜繩吹斷船頭轉。』意境亦空靈可喜。蕙風云：余所喜異於是。漁家傲引云：『子月水寒風又烈。巨魚漏網成虛設。圍圈從它歸丙穴。謀自拙。空歸不管旁人說。昨夜醉眠西浦月。今宵獨釣南溪雪。妻子一船衣百結。長歡悅。不知人世多離別。』委心任運，不失其為我。知足長樂，不願乎其外。詞境有高於此者乎？是則非娛所能識矣。

三八

宋曹冠燕喜詞鳳棲梧云：『飛絮撩人花照眼。天闊風微，燕外晴絲卷。』狀春晴景色絕佳。每值香南研北，展卷微吟，便覺日麗風暄，淑氣撲人眉宇。全帙中似此佳句，竟不可再得。

三九

姚進道簫臺公餘詞浣溪沙青田趙宰席間作云：『醉眼斜拖春水綠。黛眉低拂遠山濃。此情都在酒杯中。』鷓鴣天：『縣有花名日日紅。』高仲堅席間作云：『夜深莫放西風入，頻遣司花護錦裀。』瑞鷓鴣賞海棠云：

一抹霞紅勻醉臉。惱人情處不須香。」如夢令水仙用雪堂韻云：「銷月襯凌波，仿彿湘江煙路。」行香子詠利花云：「香風輕度，翠葉柔枝。與玉郎摘，美人戴，總相宜。」好事近重午前三日云：「梅子欲黃時，霖雨晚來初歇。雖在綠窗深處，把綵絲雙結。淺斟低唱笑相偎，映一關香雪。笑指牆頭榴火，倩玉郎輕折。」進道名述堯，錢唐人。南宋理學家張子韶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唯三友。」三友者，施彥執、姚進道、樂先覺，其見重於時如此。顧亦能爲綺語、情語。可知蘭畹、金荃，何損於言坊行表也。

四〇

兩宋鉅公大僚，能詞者多，往往不脫簪紱氣。魏文節杞虞美人詠梅云：「只應明月最相思。曾見幽香一點未開時。」輕清婉麗，詞人之詞。專對抗節之臣，顧亦能此。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辭爲梅花作賦也。

四一

劉潛夫風入松福清道中作云：「多情唯是燈前影，伴此翁同去同來。逆旅主人相問，今回老似前回。」語眞質可喜。

四二

後邨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楊升菴謂其壯語足以立懦，此類是已。

四三

陳藏一話腴：「趙郎鶴始肄業臨安府學，困躓無聊賴，遂脫儒冠從禁弁，升御前應對。一日侍阜陵蹕之德壽宮，高廟宴席間，問今應制之臣，張掄之後爲誰。阜陵以郎對。高廟俯睞久之。知其嘗爲諸生，命賦拒霜詞。郎奏所用腔，令綴婆羅門引。又奏所用意，詔自述其梗概。即賦就進呈云：『暮霞照水。水邊無數木芙蓉。曉來露濕輕紅。十里錦絲步障，日轉影重重。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風。夕陽道中。歎秋色、與愁濃。寂寞三秋粉黛，臨鑑妝慵。施朱太赤，空惆悵、教妾若爲容。花易老，煙水無窮。』高廟賞之。錫銀絹有差等。仍傳阜陵與之轉官。我朝之獎勵文人也如此。」此事它書未載。淳熙間，太學生俞國寶以題斷橋酒肆屏風上風入松詞「一春常費買花錢」云云，爲高宗所稱賞，即日予釋褐。此則歷經記載，稍涉倚聲者知之。其實趙詞近沈著，俞第流美而已。以體格論，俞殊不逮趙。顧當時盛傳，以其句麗可喜，又諧適便口誦，故稱述者多。文字以投時爲宜。詞雖小道，可以觀顯晦之故。古今同揆，感慨系之矣。

四四

姜白石鷓鴣天云：「籠紗未出馬先嘶。」七字寫出華貴氣象，卻淡雋不涉俗。

四五

維子遠清平樂「兩槳能與語」，五字甚新。楊柳渡頭，荷花蕩口，颭風十里，蘋水咿啞，聲愈柔而意愈深。嘗讀飲水詞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人在木蘭船。」「笙簫」句與此「兩槳」句同一妙於領會。

四六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龍洲詞中，如賀新郎贈張彥功云：「誰念天涯牢落況，輕負暖煙濃雨。記酒醒香銷時語。客裏歸鞭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前調云：「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腸斷。」又云：「但託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祝英臺近游東園云：「晚來約住青驄，踏花歸去，亂紅碎、一庭風月。」唐多令八月五日安遠樓小集云：「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醉太平云：「翠綃香暖雲屏。更那堪酒醒。」此等句是其當行本色。蔣竹山伯仲閒耳。其激昂慷慨諸作，乃刻意撫擬幼安。至如沁園春「斗酒彘肩」云云，則尤撫擬而失之太過者矣。詞苑叢談云：「劉改之一妾愛甚。淳熙甲午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詞。到建昌游麻姑山，使小童歌之，至於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曲勸酒。即賡前韻：「別酒未斟心已醉」云云。劉喜，與之偕東。其後臨江道士熊若水爲劉作法，則並枕人乃一琴耳。攜至麻姑山焚之。」按：此事出宋洪邁夷堅志。改之忍乎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物良不俗。雖曰靈怪，即亦何負於改之。世間萬事萬物、形形色色，孰爲非幻。改之得唱曲美人，輒忘甚愛之妾。則其所賦之詞，所墮之淚，舉不得謂眞。非眞即幻，於琴何責焉。焚琴鬻鶴，

傖父所爲，不圖出之改之。吾爲斯琴悲，過人之不淑。何物臨江道士，尤當深惡痛絕者也。龍洲詞變易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吾謂改之宜先自焚其稿。

四七

『離恨做成春夜雨。添得春江，剗地東流去。弱柳繫船都不住。爲君愁絕聽鳴艣。』楊濟翁蝶戀花前段也。婉曲而近沈著，新穎而不穿鑿，於詞爲正宗中之上乘。

四八

織餘瑣述：花菴詞選謝懋杏花天歇拍云：『餘醒未解扶頭嬾。屏裏瀟湘夢遠。』昔人盛稱之。不如其過拍云：『雙雙燕子歸來晚。零落紅香過半。』此二語不曾作態，恰妙造自然。蕙風論詞之旨如此。

四九

黃幾仲竹齋詩餘西江月題云：『垂絲海棠，一名醉美人』：『撚翠低垂嫩蕚。勻紅倒簇繁英。穠纖消得比佳人。酒入香肌成暈。　簾幕陰陰窗牖。闌干曲曲池亭。枝頭不起夢香醒。莫遣流鶯喚醒。』此花唯吾鄉有之。太半櫻桃花接本。江南薊北，未之見也。紫豔沈酣，信足當醉美人品目。

五〇

鶴林詞祝英臺近春日感懷云：「有時低按銀箏，高歌冰調，落花外、紛紛人境。」末七字余極喜之。其妙處難以言說。但覺芥子須彌，猶涉執象。

五一

織餘瑣述云：「翻騰妝束鬧蘇隄。」宋馬子嚴阮郎歸詞句，形容蠶釵膩粉，可謂妙於語言。天與娉婷，何有於「翻騰妝束」，適成其為「鬧」而已。

五二

又云：宋嚴仁詞醉桃源云：「拍隄春水蘸垂楊。水流花片香。弄花嚼柳小鴛鴦。一雙隨一雙。」描寫芳春景物，極娟妍鮮翠之致，微特如畫而已。政恐刺繡妙手未必能到。

五三

盧申之江城子後段云：「年華空自感飄零。擁春酲。對誰醒。天闊雲閒，無處覓簫聲。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與劉龍洲詞「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可稱異曲同工。然終不如少陵之「詩

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爲倔彊可喜。其淸平樂歇拍云：「何處一春游蕩，夢中猶恨楊花。」是加倍寫法。

五四

宋人詞亦有疵病，斷不可學。高竹屋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煙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此等句鉤勒太露，便失之薄。張玉田水龍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裏。」尤空滑粗率，並不如高句，字面稍能蘊藉。

五五

梅溪詞：「幾曾湖上不經過。看花南陌醉，駐馬翠樓歌。」下二語人人能道，上七字妙絕，似乎不甚經意，所謂「得來容易卻艱辛」也。

五六

壽樓春、梅溪自度曲，前段：「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後段：「湘雲人散，楚蘭魂傷。」風、飛，花、斜，雲、人，蘭、魂，並用雙聲疊韻字，是聲律極細處。

五七

余少作蘇武慢寒夜聞角云：「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半塘翁最爲擊節。比見方壺詞點絳脣云：「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與余詞略同。余詞特婉至耳。

五八

方壺詞滿江紅詠雪梅云：「潤逼曾池，多見是、桃紅滿地。君試問、江梅清絕，因何拋棄？仙境常如二三月，此花不受春風醉。」此意絕新。梅花身分絕高，從來未經人道。

五九

方壺居士詞，其獨到處能淡而瘦。

六〇

宋王沂公之言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以梅詩謁呂文穆云：「雪中未問調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吳莊敏詞沁園春詠梅云：「雖虛巖幽壑，疏枝偏瘦，已存鼎鼐，一點微酸。松竹交盟，雪霜心事，斷是平生不肯

寒。』二公襟抱政復相同。一點微酸，即調羹心事。不忘溫飽，爲有不肯寒者在耳。又莊敏滿江紅有『晚風牛笛』句，絕雅鍊可喜。

六一

履齋詞滿江紅九日郊行云：『數本菊，香能勁。』勁韻絕雋峭，非菊之香不足以當此。二郎神云：『凝竚久，爲聽棋邊落子，一聲聲靜。』千秋歲云：『荷遞香能細。』此靜與細，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領略。

六二

吳樂庵水龍吟詠雪次韻云：『興來欲喚，羸童瘦馬，尋梅隴首。有客遮留，左援蘇二，右招歐九。問聚星堂上，當年白戰，還更許追蹤否？』此詞略仿劉龍洲沁園春『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而吳詞意境較靜。

六三

曾同季點絳脣賦芍藥云：『君知否。畫闌幽處。留得韶光住。』尋常意中之言，恰似未經人道。浣溪沙前題云：『濃雲遮日惜紅妝。』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

六四

雲莊詞酹江月云：『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斂，山川如洗。』較『橘綠橙黃』句有意境。

六五

牟端明金縷曲云：『撲面胡塵渾未掃。强歡謳、還肯軒昂否？』蓋寓黍離之感。昔史遷稱項王悲歌慷慨。此則歡歌而不能激昂。曰『强』、曰『還肯』，其中若有甚不得已者。意愈婉，悲愈深矣。

六六

龜峰詞沁園春詠西湖酒樓云：『南北戰爭，唯有西湖，長如太平。』此三句含有無限感慨。宋人詩云：『西湖歌舞幾時休？』下云：『直把杭州作汴州。』婉而多諷，旨與剛父略同。

六七

翁五峰摸魚兒歇拍云：『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佇。』東坡送子由詩：『時見烏帽出復沒。』是由送客者望見行人，極寫臨歧眷戀之狀。五峰詞乃由行人望見送者，客子消魂，故人惜別，用筆兩面俱到。

六八

宋汪叔耕方壺詩餘水調歌頭次韻荷淨亭小集云：「落日水亭靜，藕葉勝花香。」與秦湛「藕葉香風勝花氣」（按「香風」疑作「清香」。）同意。荷葉之香，非靜中不能領略。淨而後能靜，無塵則不擾矣。只此起二句，便恰是詠荷淨亭，不能移到它處，所以為佳。

六九

詞衰於元，當時名大詞家，即亦未臻上乘。如薩都剌之詞旨所謂警句，往往抉擇不精，適足啓晚近纖妍之習。宋宗室名汝茪者，詞筆清圓，格調本不甚高。詞旨取其纖綺佳句：「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東風、偷在杏梢。」此等句不過新巧而已。余喜其漢宮春云：「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漫贏得、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以清空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紈粉黛，迴眸無色。但此等佳處，猶為自詞中出者，未為其至。如欲超軼王（碧山）、周（草窗），伯仲姜（白石）、吳（夢窗），而上企蘇、辛，其必由性情學問中出乎。

七〇

馮深居喜遷鶯云：「涼生遙渚。正綠芰擎霜，黃花招雨。雁外漁燈，蛩邊蟹舍，絳葉表秋來路。世事不離雙鬢，遠夢偏欺孤旅。送望眼，但憑舷微笑，書空無語。慵看清鏡裏，十載征塵，長把朱顏污。借箸青

油，擁蒼崖翠壑，萬古不磨青翠。問何故山猿野鶴，冷落同盟鷗鷺。倦游也。便檣雲柁月，浩歌歸去。」此詞多矜鍊之句，尤合頓挫相間之法，可爲初學楷模。

七一

芸窗詞瑞鶴仙次韻陳景思喜壽云：「農衮年來管好，禾黍離離，詎忘關洛。」賀新郎送劉澄齋歸京口云：「西風亂葉長安樹。歎離離、荒宮廢苑，幾番禾黍。」神州陸沉之感，不圖於半閒堂寮吏見之。自來識時達節之士，功名而外無餘心。偶有甚非由衷之言，流露於楮墨之表。詎故爲是自文飾耶？抑亦天良發見於不自知也？

七二

空同詞月華清梨花對月云：「況是風柔夜暖。正燕子新來，海棠微綻。不似秋光，只照離人腸斷。」用蘇文忠公王夫人語意，絕佳。上三句亦勝情徐引。

七三

空同詞如秋卉自妍，春衡詳翠。

七四

空同詞喜鍊字。菩薩蠻云：『繫馬短亭西。丹楓明酒旗。』南柯子云：『碧天如水印新蟾。』阮郎歸云：『綠情紅意兩逢迎。扶春來遠林。』又云：『羅衣金縷明。』兩『明』字、『印』字、『扶』字，並從追琢中出。又鷓鴣天云：『瑩然初日照芙蕖。』能寫出美人之精神。浪淘沙別意云：『花霧漲冥冥，欲雨還晴。』能融景入情，得迷離惝恍之妙。皆佳句也。『漲』字亦鍊。行香子云：『十年心事，兩字眉婚。』『眉婚』二字新奇，殆即目成之意，未詳所本。

七五

『良人輕逐利名遠。不憶幽花靜院。』楊澤民秋蘂香句。『幽花靜院』，抵多少『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良人』句質不涉俗，是澤民學清眞處。

七六

尹梅津眼兒媚詠柳云：『一好百般宜』，五字可作美人評語。明王彥泓詩『亂頭粗服總傾城』，所謂『一好百般宜』也。

七七

偶閱閩詞鈔宋陳以莊菩薩蠻云：『舉頭忽見衡陽雁。千聲萬字情何限。叵耐薄情夫。一行書也無。泣歸香閣恨。和淚淹紅粉。待雁卻回時。也無書寄伊。』（按，此非陳以莊詞，蕙風襲葉申薌之誤。）歇拍云云，略失敦厚之旨。所謂盡其在我，何也？然而以謂至深之情，亦無不可。

七八

宋詞名句，多尚渾成。亦有以刻畫見長者。沈約之謁金門云：『獨倚危闌淸晝寂。草長流翠碧。』前調云：『麥色著人無意緒。竹鳴風似雨。』如夢令云：『快睡。快睡。夢在芭蕉葉底。』念奴嬌（刻本無題，當是詠海棠。）云：『醉態天真，半羞微斂，未肯都開了。』刻畫而不涉纖，所以爲佳。

七九

近人學夢窗，輒從密處入手。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爲春；非若琱璚蹙繡，毫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

八〇

「心事稱吳妝暈紅」，七字兼情意、妝束、容色。夢窗密處如此等句，或者後人尚能勉彊學到。

八一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於夢窗詞庶幾見之。即其芬菲鏗麗之作，中間雋句豔字，莫不有沈摯之思，灝瀚之氣，挾之以流轉。令人玩索而不能盡，則其中之所存者厚。沈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欲學夢窗之緻密，先學夢窗之沈著。即緻密、即沈著。非出乎緻密之外，超乎緻密之上，別有沈著之一境也。夢窗與蘇、辛二公，實殊流而同源。其見爲不同，則夢窗緻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處，雖擬議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穎慧之士，束髮操觚，勿輕言學夢窗也。

八二

草窗少年游宮詞云：「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俱從錢山「鶯嚦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其朝中措茉莉擬夢窗云：「尚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庶幾得夢窗之神似。

八三

周保緒(濟)止庵集宋四家詞後序，以近世爲詞者，推南宋爲正宗，姜、張爲山斗，域於其至近者爲不然。其持論介余同異之閒。張誠不足爲山斗，得謂南宋非正宗耶？宋四家詞後未見，疑即止庵手錄之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爲之冠，以類相從者各如干家。止庵又有論詞一書，以婉、澀、高、平四品分之。其蠲調視紅友所載祇四之一。此書亦未見。

八四

劉伯濰生平宦轍，在吾廣右。惜其姓名僅見省志金石略，而專行無考。水調歌頭中秋云：「碎展菱花表動，跨海清光無際，草露滴明璣。」「跨海」云云，是何意境。下乃忽作小言。子云解嘲所云：「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略可喻詞筆之變化。

八五

李蟠洲拋毬樂云：「綺窗幽夢亂如柳，羅袖淚痕凝似餳。」謁金門云：「可奈薄情如此黠，寄書渾不答。」「餳」、「黠」叶韻雖新，卻不墜宋人風格。然如「餳」韻二句，所爭亦止累黍閒矣。其不失之尖纖者，以其尚近質拙也。學詞者不可不知。

八六

韓子耕高陽臺除夕云：『頻聽銀籤，重然絳蠟，年華袞袞驚心。餞舊迎新，能消幾刻光陰？老來可慣通宵飲，待不眠、還怕寒侵。掩清尊。多謝梅花，伴我微吟。鄰娃已試春妝了。更蜂枝簇翠，燕股橫金。句引春風，也知芳意難禁。朱顏那有年年好，逞豔遊、贏取如今。恣登臨。殘雪樓臺，遲日園林。』此等詞語淺情深，妙在字句之表，便覺刻意求工，是無端多費氣力。又詞家鍊字法斷不可少。韓子耕浪淘沙云：『試花霏雨溼春晴。三十六梯人不到，獨喚瑤箏。』妙在『溼』字、『喚』字。

八七

韓子耕詞妙處，在一鬆字。非功力甚深不辦。

八八

得趣居士詞喁喁晛晛，緻繡細熏。

八九

黃東甫柳梢青云：『天涯翠巘層層。是多少長亭短亭。』眼兒媚云：『當時不道春無價，幽夢費重尋。』此等

語非深於詞不能道，所謂詞心也。柳梢青又云：「花驚寒食，柳認清明。」「驚」字、「認」字，屬對絕工。昔人用字不苟如是，所謂詞眼也。納蘭容若浣溪沙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即東南眼兒媚句意。酒中茶半，前事伶俜，皆夢痕耳。

九〇

詞筆『麗』與『豔』不同。『豔』如芍藥、牡丹，惟春媚景；『麗』若海棠、文杏，映燭窺簾。薛梯飆詞工於刷色，當得一『麗』字。醉落魄云：『單衣乍著。滯寒更傍東風作。珠簾壓定銀鉤索。雨弄初晴，輕旋玉塵落。花唇巧借妝梅約。嬌羞纔放三分萼。尊前不用多評泊。春淺春深，都向杏梢覺。』

九一

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它年淚。』二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宋周端臣木蘭花慢云：『料今朝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與『而今』句同意。

九二

姚成一霜天曉角換頭云：『煙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對句，上句作上二下三，抹字叶。不唯不勉彊，尤饒有韻致。詞筆靈活可喜。

九三

雪坡詞沁園春壽同年陳探花云：「憶昔東坡，秀奪眉山，生丙子年。蓋丙離子坎，四方中氣，直當此歲，間出英賢。」詞句用「蓋」字領起，絕奇。子平家言入詞，亦僅見。

九四

莫子山水龍吟換頭云：「也擬與愁排遣，奈江山遮攔不斷。嬌訛夢語，溫馨泥袖，迷心醉眼。」此等句從明以後詞派，風格稍稍遜矣。其過拍云：「但年光暗換，人生易感，西歸水、南飛雁。」玉樓春換頭云：「憑君莫問情多少。門外江流羅帶繞。」此等句便佳，渾成而意味厚。

九五

宋江致和五福降中天句：「秋水嬌橫俊眼，膩雪輕鋪素胸。」以「鋪」字形容膩雪，有詞錄翡翠所難傳之佳處，無一字可以易之。後蜀歐陽炯春光好云：「胸鋪雪，臉分蓮。」乃江句所從出。

九六

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

以中錄遼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爲別調，非知人之言也。促拍醜奴兒云：「百年已是中年後，西州垂淚，東山攜手，幾箇斜暉。」踏莎行九日牛山作云：「前[illegible]吹帽插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永遇樂云：「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嬾攜手去。」摸魚兒海棠一夕如雪無飲余者賦恨云：「無人舉酒。但照影隄流，留它紅淚，飄灑到襟袖。」前調守歲云：「古今守歲無言說，長是酒闌情緒。」金縷曲五日云：「欸乃漁歌斜陽外，幾書生能辦投湘賦。」余所摘警句視此。其江城子海棠花下燒燭詞云：「欲睡心情一似夢驚殘。」山花子春暮云：「更欲徘徊春尚肯，已無花。」若斯之類，是其次矣。如衡論全體大段，以骨幹氣息爲主，則必舉全首而言。其中則無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漫興之作，而其骨幹氣息具在此。須溪之所以不可及乎。〔按：踏莎行詞乃劉克莊作。〕

九七

須溪詞中，間有輕靈婉麗之作。似乎元明已後詞派，導源乎此。詎時代已入元初，風會所趨，不期然而然者耶。如浣溪沙感別云：「點點疏林欲雪天。竹籬斜閉自清妍。爲伊顦顇得人憐。 欲與那人攜素手。粉香和淚落君前。相逢恨恨總無言。」前調春日即事云：「遠遠游蜂不記家。數行新柳自啼鴉。尋思舊事即天涯。 睡起有情和畫卷。燕歸無語傍人斜。晚風吹落小瓶花。」山花子後段云：「早宿半程芳草路。猶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花三兩樹，得人憐。」此等小詞，乃至略似國初彭羨門、納蘭容若輩之作。以謂須溪詞中之別調可耳。

九八

李商隱高陽臺詠落梅云：『飄粉杯寬，盛香袖小，靑靑半掩苔痕。竹裏遮寒，誰念減盡芳雲。么鳳叫晚吹晴雪，料水空、煙冷西泠。感凋零。殘縷遺鈿，迤邐成塵。東園曾趁花前約，記按箏籌酒，戲挽飛瓊。環佩無聲，草暗臺樹春深。欲倩怨笛傳淸譜，怕斷霞、難返吟魂。轉銷凝。點點隨波，望極江亭。』前段『誰念』『念』字、『么鳳』『鳳』字，後段『草暗』『暗』字、『欲倩』『倩』字、『斷霞』『斷』字，它宋人作此調，並用平聲。商隱別作寄題蓀壁山房闋，亦用平聲，唯此闋用去聲。以峭折爲婉美，非起調畢曲處，於宮律無關係也。其前段『水空』『水』字，似亦應用去聲。上與平可通融，與去不可通融也。商隱與弟周隱有餘不谿二隱叢說，惜未目

九九

李周隱小重山云：『畫檐簪柳碧如城。一簾風雨裏，過淸明。』又云：『紅塵沒馬翠埋輪。西泠曲，歡夢絮飄零。』『簪』字、『沒』字、『埋』字，並力求警鍊，造語亦佳。

一〇〇

余舊作浣溪沙云：『莫向天涯輕小別，幾回小別動經年。』比閱柴望秋堂詩餘滿江紅云『一別後三年，重會面

人生幾度三年別。」意與余詞略同。為黯然者久之。

一〇一

王易簡謝草窗惠詞卷慶宮春歇拍云：「因君凝竚，依約吳山，半痕蛾綠。」易簡樂府補題諸作，頗膾炙人口。余謂此十二字絕佳。能融景入情，秀極成韻，凝而不佻。

一〇二

稼軒詞沁園春歸田作云：「何怨何尤，自歌自笑，天要吾儕更讀書。」與牽語未經人道。

一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自是已還，浸漸文化。當是時中原多故，而詞學浸昌。其先後唐莊宗，其後南唐中宗，以知音提倡於上。和成績紅葉稿、馮正中陽春集，揚葩振藻於下。徵諸載記，金海陵聞柳永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吳山立馬之思。遼之於五季，猶金之於北宋也。雅聲遠祧，宜非疆域所能限。其後遼穆宗應曆十年，當宋太祖建隆元年。天祚帝天慶五年，當金太祖收國元年。迨遼之亡，於宋爲寧宗嘉泰元年，得二百四十二年。於金爲章宗泰和元年，得八十七年。當此如千年間，宋固詞學極盛，金亦詞人輩出，遼獨闃如。欲求殘闋斷句，亦不可得。海寧周芷畦(春)輯遼詩話，僅錄一語涉詞。絲竹輟響，蘭荃不芳。風雅道衰，抑何至是。唯是一以當百，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雖屬長短句，十闋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豔入骨，自是花間之遺。北宋人未易克辦。南渡稼軒，金源更何論焉。姜堯章言：『凡自度腔，率以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懿德是詞，則已被之管絃，名之曰回心院，後人自可按腔填詞。吳江徐電發(釚)錄入詞苑叢談。德清徐誠菴(本立)收入詞律拾遺，庶幾彌補芥子之陋，溯香奩之疏。史稱后工詩，善談論，自製

歌詞，尤善琵琶。其於長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簡質，罕見稱述，當時即已失傳矣。

二

自六朝已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曷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眞、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閑、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並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於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三

密國公(璹)詞，中州樂府箸錄七首。姜、史，辛、劉兩派，兼而有之。春草碧云：「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迹。落盡後庭花，春草碧。」青玉案云：「夢裏疏香風似度。覺來唯見，一窗涼月，瘦影無尋處。」並皆幽秀可誦。臨江仙云：「薰風樓閣夕陽多。倚闌凝思久，漁笛起煙波。」淡淡著筆，言外卻有無限感愴。

四

明秀集滿江紅句：「雲破春陰花玉立」，清娛極喜之，暇輒吟諷不已。余喜其千秋歲對菊小酌云：「秋光秀色明霜曉」，意境不在「雲破」句下。

五

清娛學作小令，未能入格。偶繙得中州樂府，誦劉仲尹「柔桑葉大綠團雲」句，語余曰：「只一『大』字，寫出柔桑之精神，有它字以易之否？」斯語其庶幾乎。略知用字之法。

六

元遺山爲劉龍山（仲尹）撰小傳云：「詩樂府俱有蘊藉，參涪翁而得法者也。」竊則以謂學涪翁而意境稍變者也。嘗以林木佳勝比之。涪翁信能蒼者聳秀，其不甚經意處，亦復老餘枒杈，絕無醜枝，斯其所以爲涪翁耳。龍山蒼秀，庶幾近似。設令爲枒杈，必不逮遠甚。或標題月而登韻，託雨露而成調，意境可以稍變，然而烏可等量齊觀也。茲選錄鷓鴣天二闋如左，讀者細意領索之，視「黃菊枝頭破曉寒」處度何如。「騎鶴峯前第一人，不應著意怨王孫。當時豔態題詩處，好在香痕與淚痕。　調雁柱，引蛾顰。綠窗絃索合箏纂。砌臺歌舞陽春後，明月朱扉幾斷魂。」又「璧月池南翦木棲。六朝宮袖窄中宜。新聲蹙

巧蝦鬚。纖指移箏雁著絲。朱戶小，畫簾低。細香輕夢隔涪溪。西風只道悲秋瘦，卻是西風未得知。」

七

馮士美江城子換頭云：「清歌皓齒豔明眸。錦纏頭。若爲酬。門外三更，鐙影立驊騮。」「門外」句與姜石帚「籠紗未出馬先嘶」意境略同。「驊騮」字近方重，入詞不易合色。馮句云云，乃適形其俊。可知字無不可用，在乎善用之耳。其過拍云：「月下香雲嬌墮砌，花氣重，酒光浮。」亦豔絕，清絕。

八

劉無黨烏夜啼歇拍云：「離愁分付殘春雨，花外泣黃昏。」此等句雖名家之作，亦不可學，嫌近纖近衰颯。其過拍云：「宿酲人困屏山夢，煙樹小江邨。」庶幾運實入虛，巧不傷格。彝中堉老人南鄉子云：「夢裏屏山多少路。青青。一片煙蕪是去程。」意境與劉詞略同。劉清勁，宋綿邈。

九

劉無黨錦堂春西湖云：「牆角含霜樹靜，樓頭作雪雲垂。」「靜」字、「垂」字，得含霜作雪之神。此實字呼應法，初學最宜留意。

一〇

辛、黨二家，並有骨榦。辛凝勁，黨疏秀。

一一

黨承旨青玉案云：「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以鬆秀之筆，達清勁之氣，倚聲家精詣也。「鬆」字最不易做到。

一二

又月上海棠用前人韻後段云：「斷霞魚尾明秋水。帶三兩飛鴻點烟際。疎林颯秋聲，似知人、倦游無味。家何處？落日西山紫翠。」融情景中，旨淡而遠，迂倪畫筆，庶幾似之。

一三

又鷓鴣天云：「開簾放入窺窗月，且盡新涼睡美休。」瀟灑疏俊極矣。尤妙在上句「窺窗」二字。窺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裏生出，不同矯揉鉤致，不墮尖纖之失。

一四

柳屯田樂章集爲詞家正體之一，又爲金元已還樂語所自出。金董解元西廂記，搊彈體傳奇也。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駿逸」。董有哨遍詞云：「太皞司春，春工著意，和氣生暘谷。十里芳菲，儘東風絲絲、柳搓金縷。漸漸次第，桃紅杏淺，水綠山青，春漲生煙渚。九十日光陰能幾，早鳴鳩呼婦，乳燕攜雛，亂燕滿地任風吹，飛絮濛空有誰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隨塵土。滿地榆錢，算來難買春光住。初夏永、薰風池館，有蘇牀冰簟紗廚。日轉午。脫巾散髮，沈李浮瓜，寶扇搖紈素。著甚消磨永日？有擕愁竹葉，侍寢青奴。霎時微雨送新涼，些少金風退殘暑。韶華早、暗中歸去。」此詞連情發藻，妥帖易施，體格於樂章爲近。明胡元瑞筆叢稱董西廂記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蓋筆能展拓，則推演爲如干字何難矣。自昔詩、詞、曲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爲轉移。詞曲之爲體，誠迥乎不同。董爲北曲初祖，而其所爲詞，於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繇詞出，淵源斯在。董詞僅見花草粹編，它書概未之載。粹編之所以可貴，以其多載昔賢不經見之作也。〔按：董解元哨遍見古本董解元西廂記，非詞也。〕

一五

金源人詞伉爽清疏，自成格調。唯王黃華小令，間涉幽峭之筆，綿邈之音。謁金門後段云：「瘦雪一痕牆角。青子已妝殘蕚。不道枝頭無可落。東風猶作惡。」歇拍二句，似乎說盡「東風猶作惡」。就花與風之

各一面言之，仍猶各有不盡之意。「瘦雪」字新。

一六

唐張祜贈內人詩：「斜拔玉釵鐙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後人評此以謂慧心仁術。金景覃天香云：「閒階土花碧潤。綴芒鞋、恐傷蝸蚓。」略與祜詩意同。塡詞以厚為要旨，此則小中見厚也。又鳳棲梧歇拍云：「別有溪山容杖屨。等閒不許人知處。」意境清絕、高絕。憶余少作鷓鴣天，歇拍云：「茜窗愁對清無語，除卻秋鐙不許知。」以視景詞，意略同而境遠遜，風骨亦未能騫舉。

一七

遺山樂府促拍醜奴兒學閑閑公體云：「朝鏡惜蹉跎。一年年、來日無多。無情六合乾坤裏，顚鸞倒鳳，撐霆裂月，直被消磨。世事飽經過。算都輸、暢飲高歌。天公不禁人閒酒，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醉如何？」附閑閑公所賦云：「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遺山誠閑閑高足。第觀此詞，微特難期出藍，幾於未信入室。蓋天人之趣判然，閑閑之作，無復筆墨痕迹可尋矣。

一八

張信甫詞傳者祇蘇幕遮一闋：「山河百二，自古關中好。壯歲喜功名，擁征鞍、雕裘繡帽。時移事改，萍梗落江湖，聽楚語、厭蠻歌、往事知多少。　蒼顏白髮，故里欣重到。老馬省曾行，也頻嘶、冷煙殘照。終南山色，不改舊時青。長安道、一回來、須信一回老。」以清蒼之筆，寫慨慷之懷，冷煙殘照，老馬頻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昔人評詩，有云「剛健含婀娜」，余於此詞亦云。

一九

趙愚軒行香子云：「綠陰何處，旋旋移牀。」昔人詩句：「月移花影上闌干。」此言移牀就綠陰，意趣尤生動可喜。即此是詞與詩不同處，可悟用筆之法。

二〇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宋畫院郭熙語也。金許古行香子過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曉山高。」郭能寫山之貌，許尤傳山之神。非入山甚深，知山之真者，未易道得。

許道眞眼兒媚云：「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此等句看似有風趣，其實絕空淺，即俗所謂打油腔，最不可學。

二二

李欽叔（獻能），劉龍山外甥也。以純孝爲士論所重。詩詞餘事，亦卓越輩流。江梅引賦青梅云：「冰肌夜冷滑無粟，影轉斜廊。冉冉孤鴻，煙水渺三湘。青鳥不來天也老，斷魂些、淸霜靜楚江。」「冰肌」句賦帖工緻。「冉冉」以下，取神題外，設境意中。「斷魂」二句拍合，略不喫力，允推賦物聖手。浣溪沙環勝樓云：「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卻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尤爲意境高絕。以南北名賢擬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閒，吳（彥高）其望塵弗及乎。

二三

段復之滿江紅序云：「遯庵主人植菊階下，秋雨既盛，草萊蕪沒，殆不可見。江空歲晚，霜餘草腐，而吾菊始發數花。生意悽然，似訴余以不遇，感而賦之。因李生湛然歸寄菊軒弟。」詞後段云：「堂上客，頭空白。都無語，懷疇昔。恨因循過了，重陽佳節。颯颯涼風吹汝急，汝身孤特應難立。漫臨風三嗅繞芳叢，歌還

泣。」飾辭已下，情深一往，不辨是花是人，讀之令人增孔懷之重。

二四

段誠之菊軒樂府江城子云：「月邊漁。水邊鉏。花底風來，吹亂讀殘書。」前調東園牡丹花下酒酣即席賦之云：「歸去不妨簪一朵，人也道、看花來。」騷雅俊逸，令人想望風采。月上海棠云：「喚醒夢中身，鵓鴣數聲春曉。」前調云：「頹然醉臥，印蒼苔半袖。」於情中入深靜，於疏處運追琢，尤能得詞家三昧。

二五

元遺山以絲竹中年，遭遇國變，崔立采望，勒授要職，非其意指。卒以抗節不仕，顦顇南冠二十餘稔。神州陸沈之痛，銅駝荊棘之傷，往往寄託於詞。鷓鴣天三十七闋，泰半晚年手筆。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蕃豔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露於不自知。此等詞宋名家如辛稼軒固嘗有之，而猶不能若是其多也。遺山之詞，亦渾雅，亦博大。有骨幹，有氣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後能雄，遺山所處不能豪，尤不忍豪。牟端明金縷曲云：「撲面胡塵渾未掃，強歡謳、還肯軒昂否？」知此，可與論遺山矣。設遺山雖坎坷，猶得與坡公同，則其詞之所造，容或尚不止此。其水調歌頭賦三門津「黃河九天上」云云，何嘗不崎嶇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於此等處不露筋骨耳。水調歌頭當是遺山少作。晚歲鼎鑊餘生，棲遲蘦落，興會何能飆舉。知

人論世，以謂遺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充類言之：坡公不過逐臣，遺山則遺臣孤臣也。其賦隆德故宮云：「人閒更有傷心處，奈得劉伶醉後何？」宮體八首，其三云：「春風殢殺官橋柳，吹盡香緜不放休。」其四云：「月明不放寒枝穩，夜夜烏啼徹五更。」其七云：「花爛錦，柳烘煙。」韶華滿意與歡緣。不應寂寞求凰意，長對秋風泣斷絃。」薄命妾辭云：「桃花一簇開無主，儘著風吹雨打休。」其它如無題云：「蟇頭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又云：「幾時忘得分攜處，黃葉疏雲渭水寒。」又云：「籬邊老卻陶潛菊，一夜西風一夜寒。」又云：「慇勤未數閑情賦，不願將身作枕囊。」又云：「只緣攜手成歸計，不恨埋頭屈壯圖。」又云：「旁人錯比揚雄宅，笑殺韓家晝錦堂。」又云：「鹿裘孤坐千峯雪，耐與青松老歲寒。」又云：「諸葛菜，邵平瓜。白頭孤影一長嗟。南園睡足松陰轉，無數蜂兒趁晚衙。」又與欽叔京市市飲云：「醒來門外三竿日，臥聽春泥過馬蹄。」句各有指，知者可意會而得。其詞纏緜而婉曲，若有難言之隱，而又不得已於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

二六

遺山詞佳句夥矣，鐙窗雜誦，率意選摘，不無遺珠之惜也。江城子太原寄劉濟川云：「斷嶺不遮南望眼，時為我、一憑闌。」前調觀別云：「萬古垂楊，都是折殘枝。」又云：「爲問世間離別淚，何日是，滴休時。」感皇恩秋蓮曲云：「微雨岸花，斜陽汀樹，自惜風流怨遲暮。」定風波楊叔能贈詞留別因用其意答之云：「垂老交情何處好？向道。不如行路本無情。」臨江仙西山同欽叔送辛敬之歸女几云：「回首對牀鐙火處，萬山深

裏孤郎。』前調內鄉北山云：『三年閒爲一官忙。簿書愁裏過，筍蕨夢中香。』南鄉子云：『爲向河陽桃李道。休休。青鬢能堪幾度愁。』鷓鴣天云：『醉來知被旁人笑，無奈風情未減何。』前調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勝醉東城一日春。』前調云：『長安西望腸堪斷，霧閣雲窗又幾重。』南柯子云：『畫簾雙燕舊家春。曾是玉簫聲裏、斷腸人。』凡余選錄前人詞，以渾成沖淡爲宗旨。余所謂佳，容或以爲未是，安能起遺山而質之。

二七

塡詞景中有情，此難以言傳也。元遺山木蘭花慢云：『黃星。幾年飛去，澹春陰、平野草青青。』平野春青，只是幽靜芳倩，卻有難狀之情，令人低徊欲絕。善讀者約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

二八

織餘瑣述：元好問淸平樂云：『飛去飛來雙乳燕，消息知郎近遠。』用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則直以爲知，唯消息近遠未定耳。妙在能變化。〔按：此用陳克謁金門詞意。詞云：『花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屛山六扇。翠袖玉笙棲斷。脈脈兩蛾愁淺。消息不知郎近遠。一春長夢見。』〕

二九

金李仁卿（冶）詞五首，見遺山樂府附錄。摸魚兒和遺山賦雁丘過拍云：『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

溟，並付一丘土。」託旨甚大。遺山元唱殆未曾有。李冶後段云：「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貞娘墓。」亦慨乎言之。按冶字仁卿，欒城人。正大七年收世科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壬辰北渡，流落忻、崞間。潛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再以翰林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歸。買田元氏封龍山，隱居講學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八。仁卿晚節與遺山略同，其遇可悲，其心可原，不以下儕元人，援遺山例也。其與翰苑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世之學，高躡紫清，黼黻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孱資瑣質，誤恩偶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恥，爲幾不韙耶？諸公憨我耄昏，救我不逮，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刺經講古，訂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請，投跡故山。木石與居，麋鹿與游，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也。」其辭若有大不得已，其本意從可知。故拜命僅朞月，即託疾引去矣。遺山雁丘詞、雙蕖怨詞，楊正卿（果）亦並有和作。明宏治壬子高麗刊本遺山樂府，爲是書最舊善本，附冶詞不附果詞。果，金末進士、縣令，入元官至參知政事。（按，李冶元史有傳，作李治，後人咸沿其誤。元遺山爲冶父遹寄庵先生墓碑，子男三人：長澈、次冶、次滋。遺山與仁卿同時唱和，斷不至誤書其名。自較史傳尤爲可據。然元朝名臣事略亦作冶，不作治。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李冶題額，並余曾見拓本，皆可證史傳之誤者也。）

三〇

劉將孫養吾齋詩餘，彊邨所刻詞（第一次印本）列入元人，余讎校須溪詞後，係之跋曰：「宋劉尚友養吾齋

詩餘一卷，彊邨朱先生依大典養吾齋集本鈔行，凡二十一闋。檢元鳳林書院草堂詩餘，有劉尙友懷舊游論字韻云：「政落花時節，頗賴東風，綠滿愁痕。悄客夢驚呼伴侶，斷鴻有約，回泊歸雲。江空共道惆悵，夜雨隔篷聞。儘世外縱橫，人間恩怨，細酌重論。歎他鄉異縣，渺舊雨新知，歷落情眞。匆匆那忍別，料當君思我，我亦思君。人生自非麋鹿，無計久同羣。此去重消魂，黃昏細雨人閉門。」此闋大典本養吾齋詩餘未載。樊榭山民跋元草堂詩餘：「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皆南宋遺民也。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藏春、許魯齋二家，厥有深意」，云云。抑余觀於劉、許之後，即以信國文公繼之，不啻爲之揭櫫諸人何如人者。劉尙友詩餘有摸魚兒己卯元夕、甲申客路聞鵑各一闋。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是年宋亡。甲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五年。尙友兩詞並情文悽惋，骨榦近蒼。「聞鵑」闋有「少日」、「曾聽」、「搖落壯心」之句。蓋雖須溪之子，而身丁國變，已屆中年。（按：須溪詞摸魚兒辛巳自壽年五十句云：「渾未覺。憑兒子門生，前度登高弱。」兒子即尙友。辛巳前二年爲己卯，即尙友作元夕詞之年，即宋亡之年。是年須溪四十八歲。須溪亦有聞杜鵑詞，調金縷曲，句云：「十八年間來往斷，白首人間今古。」自註：「予往來秀城十七八年。自己巳夏歸：又十六年矣。」己巳後十六年，恰是甲申，聞杜鵑詞當是與尙友同作。是年須溪五十三歲。須溪又有臨江仙將孫生日賦云：「二十年前此日，女兒慶我生兒。」末云：「兒童看有子，白髮故應衰。」須溪賦是詞時，尙友逾弱冠，有子矣。「白髮故應衰」，猶是始衰者之旨。蓋須溪得尙友早，父子年歲相差，僅數二十強弱。據詞略可考見者如右。）抗志自高，得力庭訓。詩餘二十一闋，無隻字涉宦蹟。如踏莎行閒游云：「血染紅牋，淚題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八聲甘州送春云：「春還是、多情多恨，便不教綠滿洛陽宮。只消得、無情風雨，斷送悤悤。」樊榭所謂悽惻傷感，不忘

故國，旨在斯乎？彊邨所刻詞成，就余商定編目。余謂蘉吾齋詩餘宜編廁須溪詞後，不當下儕元人。因略抒己意爲之跋。冀不拂昔賢之意云爾。」蘉吾詩餘撫時感事，淒豔在骨。當時名不甚顯，何耶？自昔名父之子，擅才藻者，往往恃父以傳。必其父官位高。若蘉吾則爲父所掩者。

三一

元詹天游（玉）送童甕天兵後歸杭齊天樂云：「相逢喚醒京華夢，吳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月色。畫鼓紅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俊侶，甚花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更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回記得。更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升菴詞品謂：「此伯顏破杭州之後，其詞絕無黍離之感，桑梓之悲，止以游樂爲言。宋季士習一至於此。」升菴斯言，徵特論世少疏，即論詞亦殊未允。當元世祖威稜震疊，文字之獄，在所不免，第載籍弗詳耳。鳳林書院草堂詩餘無名氏選至元大德間諸人所作，（天游詞錄九首。）並皆南宋遺民詞。多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而於卷首冠以劉藏春、許魯齋二家，以文丞相、鄧中齋、劉須溪三公繼之，若故爲之畦町。當時顧忌甚深，是書於有所不敢之中，僅能存其微旨，庶亦幾經審慎而後出之。天游詞歇拍云：「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看似平淡，卻含有無限悲涼。以此二句結束全詞，可知弄碧吹香，無非傷心慘目，游樂云乎哉？曲終奏雅，吾謂天游猶爲敢言。升菴高明邁駿，其於昔賢言中之意，不耐沈思體會，遽爾肆口譏訶，是亦文人相輕，充類至義之盡矣。天游它詞，如滿江紅詠牡丹云：「何須怪、年華都謝，更爲誰容。銜

謹與花度歲華，人閒不假雨和風。任一枝流落向人家，付與流紅。」一剪梅云：「閑著江湖儘寬，誰肯漁蓑。」忠憤至情，流溢行間句裏。三姝媚云：「如此江山，總付與、西湖歌舞。」則尤慨乎言之。升庵涉獵群籍，大都一百十行，或並天游齋天籟詞未嘗看到歌拍，它詞無論已。其言烏足為定評也。

三二

耶律文正鷓鴣天歌拍云：「不知何限人閒夢，併觸沉思到酒邊。」高渾之至，淡而近於穆矣。庶幾合蘇之清、辛之健而一之。

三三

燹中埔老人跋藏春樂府云：「雄廓而不失之傖楚，醞藉而不流於側媚。」余嘗謂二語心目中以賞會藏春詞。如木蘭花慢云：「桃花為春憔悴，念劉郎、雙鬢也成秋。」望月婆羅門引云：「望斷碧波煙渚，蘋蓼不勝秋。但冥冥天際，誰識歸舟。」臨江仙云：「馬頭山色翠相連。不知山下客，何日是歸年。」南鄉子云：「暮雨夜深猶未住，芭蕉。殘葉蕭蕭不奈敲。」前調云：「醉倒不知天早晚，雲收。花影侵窗月滿樓。」前調云：「行人更在青山外。不許憑高不上樓。」鷓鴣天云：「斜陽淡淡山偏好，愁倚闌干獨下樓。」踏莎行云：「東風吹散滿城花，無人曾見來時處。」右所摘皆警句，以云醞藉，近之，而雄廓不與焉。太常引云：「低地寬松鶴。看青草紅芳鬬春。」藏春佐命新朝，運籌帷幄，致位極衢，乃有作此等藹婉語，何耶。江城子云：「看盡好花春睡

穩，紅與紫、任他閒。」則是功成名立後所宜有矣。

三四

趙晚山桂枝香和詹天游就訪云：「頗類江南，應念小窗貧女。朱樓十二春無際，倚蒼寒、淸袖如故。茶香酒熟，月明風細，試教歌舞。」唐人有貧女吟，是此詞所本，不止少陵「天寒翠袖」也。託旨婉約，所謂「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臨淄求自試表，昌黎上宰相書，古今同慨。

三五

趙晚山曲游春云：「抖擻人間，除離情別恨，乾坤餘幾。」苦語，亦豪語。

三六

張蛻巖壽高樓爲山邨仇先生壽後段云：「喜女嫁男婚今已畢。便束帛安車那肯出。無一事，甚閒身。西湖鷗鷺長爲侶，北山猿鶴莫移文。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山邨仕元，非其本意，乃部使者强迫之。即碧山亦當如是。

三七

秋澗樂府鷓鴣天贈馭說高秀英云：「短短羅袿淡淡妝。拂開紅袖便當場。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談霏玉有香。由漢魏，到隋唐。誰教若輩管興亡。百年總是逢場戲，拍板門鎚未易當。」馭說即評書，此詞清渾超逸，近兩宋風格。

三八

宋昭容王清惠北行，題壁滿江紅云：「問嫦娥、於我肯從容，隨圓缺。」文丞相讀至此句，歎曰：「惜哉！夫人於此少商量矣。」趙文敏木蘭花慢和李筼房韻云：「但願朱顏長在，任它花落花開。」言爲心聲，是亦隨圓缺之說矣。隨園詩話載其絕上詩句：「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則何感愴乃爾。所謂非無萌蘖之生焉。

三九

余徧閱元人詞，最服膺劉文靖，以謂元之蘇文忠可也。文忠詞以才情博大勝。文靖以性情樸厚勝。其菩薩蠻王利夫壽云：「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鄰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憶」一本作「說」，細審之，似不如「憶」字與下句尤貫合。）音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爲壽無多事。惟願歲常豐。年年社酒同。」此余尤爲心折者也。自餘如前調飲山亭感舊云：「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急欲臥蒼苔。前郵酒未來。」清平樂云：「青天仰面。臥看浮雲卷。蒼狗白衣千萬

鬟。都被幽人窺見。偶然夢見華胥。覺來花影扶疏。窗下曾論誰語。呼來共詠舞雩。」前調飲山亭留宿云：「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羣花未謝。脫巾就臥松龕。覺來詩思方酣。欲借白雲爲墨，淋漓灑徧晴嵐。」前調賀雨云：「雨隨簫鼓。四野歡聲舉。平昔飲山今飲雨。來就老農歌舞。今生負郭無田。寸心萬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啼鳥欣然。」前調閒棋云：「棋聲清美。盤礴青松底。門外行人遙指示。好箇爛柯仙子。輸贏都付欣然。興闌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翁心不在棋邊。」人月圓云：「自從謝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閒。今年新授，平章（原誤作「意」）風月，檢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謁，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翠蓋，山擁雲鬟。」前調云：「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廢壘，老樹遺臺。太山如礪，黃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歎，花開花落，春去春來。」西江月山亭留飲云：「看竹何須問主，尋邨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雲山屬我。張叟臘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玉樓春云：「西山不似龐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髮染晴嵐，千里青青濃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惟酒好。夜來一飲盡千鍾，今日醒來依舊老。」南鄉子張彥通壽云：「窗下絡車聲。窗畔兒童課大經。自種牆東新菜爽，青青。隨分盃盤老幼情。千古董生行。雞犬昇平畫不成。應笑東家劉季子，無能。縱飲狂歌不治生。」鵲橋仙云：「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盡意臥林高，漫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租賦。私家雞黍。學種東皋煙雨。有時抱膝看青山。卻不是、高吟梁父。」玉漏遲泛舟東溪云：「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千丈。不學東山高臥，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顰處，白雲無恙。自唱。一

曲漁歌，當年從箇年，使我悲壯。老境蕭蕭，換盡平生豪氣。天公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滿意一篙春浪。」念奴嬌懷仲良云：「中原形勢，東南壯，[illegible]秋色。萬水千山收拾就，一片空梁落月。煙雨松楸，風塵淚眼，滴盡青青血。平生不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蕭然，乘槎天上，曾對河山說。前日後期今日近，悵望蘋花幽絕。雙闕紅雲，三江白浪，應負肝腸鐵。舊游新恨，一生都付長鋏。」如右各闋，新警透於沖夷，足以盡郁於平淡，讀之如飲醇醪，如[illegible]青銅。涵泳而紬索之，於性靈懷抱，胥有裨益。備錄之，不嫌其多也。

汪牛坡云：「[illegible]中有是性情，是性情，無道學氣。」

四〇

天籟詞永遇樂同李按察西湖云：「青衫猶在，淚痕猶濕，猶帶小蠻針綫。」東坡公青玉案句：「春衫猶是，小蠻針綫，曾濕西湖雨。」而太素語特傷心。其言外之意，形骸可土木，何有於小蠻針綫之青衫。以坡公之「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比之，猶死別之與生離也。

四一

彭巽吾漢宮春元夕云：「夜來風雨，搖得楊柳黃深。」此等句便是元詞，去南渡諸賢遠矣。

四二

羅壺秋木蘭花慢禁釀云：「漢家糜粟詔，將不醉、飽生獃。」語極莊，卻極諧。喜遷鶯慢云：「悵別後、屏掩吳

山，便瘦燕月寒，鬢蟬雲委。錦字無憑，付銀燭、盡燒千紙。』十二分決絕、卻十二分纏綿，詞人之筆，如是如是。

四三

六么令調情娟倩，如鶯年碧玉，凝睇含顰，讀之令人悽惻。李梅溪京中清明云：『淡煙疏雨，香徑渺啼鴂。新晴畫簾閒卷，燕外寒猶力。依約天涯芳草、染得春風碧。人閒陳迹。斜陽今古、幾縷游絲趁飛蝶。誰向尊前起舞、又覺春如客。翠袖折取嫣紅，笑與簪華髮。回首青山一點，簷外寒雲疊。梨花淡白，柳花飛絮，夢繞闌干一株雪。』此詞語淡態濃，筆留神往。初春早花，方其韶令，庶幾不負此調。

四四

『舊話不堪長』，趙青山望海潮句。叶『長』字雋。儻易爲『詳』，則尋常，無韻致矣。可悟用字之法。

四五

劉起潛菩薩蠻和詹天游云：『故園青草依然綠。故宮廢址空喬木。狐兔穴巖城。悠悠萬感生。胡笳吹漢月。北語南人說。紅紫鬧東風。湖山一夢中。』僅四十許字，而麥秀、黍離之感，流溢行閒。所謂滿心而發，頗似包舉一長調於小令中。與天游齊天樂贈童甕天兵後歸杭闋，各極悽惋低徊之致。

四六

陸子方臞東詩餘點絳脣情景四首，其一云：「玉體纖柔，照人滴滴嬌波溜。塡詞未就。遲卻窗前繡。」情景之佳，殆無逾此。臞東類稿妾陳氏墓誌銘略云：「妾陳氏，暨陽悟空鎮人。生而秀慧。里之豪彊委禽焉。父靳不與。曰：吾女當擇才人事之。父與余外氏同里閈，往來識余，遂與歸焉。余閒居八年，素不事生業，左右散去略盡，陳獨侍余無倦色。性警悟，頗涉文學。壬午春歸甯，父欲奪其志，誓不許。曰：吾死陸氏矣。趣之而歸。感微疾，臥經旬，容止不類病人。榮撥集閣之，一夕而卒。年二十有七。」子方點絳脣詞疑即爲陳氏作。陳涉文學，故能塡詞。子方詞其二云：「齊眉相守。願得從今後。」其四云：「白頭相守。破鏡重圓後。」略與歸甯趣歸情事相合。

四七

姚牧庵文章鄧匠，餘事塡詞。菩薩蠻中秋夜雨云：「素娥會把詩人調。衰顏不値圓蟾照。」此題作者夥矣，「衰顏」句未經人道。浪淘沙余年七十洪山僧相過言別公十餘年而顏益紅潤賦此曉之云：「桃花初也笑春風。及到離披將謝日，顏色逾紅。」桃花將謝更紅，經此詞道破，思之信然。體物工細乃爾。

四八

顏吟竹，南渡遺老，與須溪翁唱酬，蓋氣類之感也。菩薩蠻云：「江南古佳麗。只綰年時髻。信手綰將成。

從吾嬾學人。」此老倔强，乃不肯作時世妝者。浣溪沙云：「天上人間花事苦，鏡中樓閣四山低。」又破春過撩鶯唬。」「撩」字未經宦人如此用過。

四九

劉鼎玉少年游詠碁句：「意遠子聲遲」，五字凝鍊，如聞子響楸枰聲。蝶戀花送春云：「只道送春無送處。山花落得紅成路。」則尤信手拈來，自成妙諦。以幽秀二字評之，宜。

五〇

鳳林書院名儒草堂詩餘輯錄於元代，類是南宋遺民，寄託遙深，音節激楚。厲太鴻比諸清湘瑤瑟。秦惇夫所云：「標放言之致則愴快而難懷，寄獨往之思又鬱伊而易感也。」段宏章洞仙歌詠荼蘼云：「一庭晴雪，了東風孤注。睡起濃香占窗戶。對翠蛟盤雨，白鳳迎風，知誰見，愁與飛紅流處。想飛瓊弄玉，共駕蒼煙，欲向人間挽春住。清淚滿檀心，如此江山，都付與、斜陽杜宇。是曾約梅花帶春來，又自趁梨花，送春歸去。」起調以前人「開到荼蘼花事了」詩意爲故國銅駝之感。「睡起」句言南宋湖山歌舞皆在睡夢中，即南唐史(原誤作「宋」。)盧白所謂「風雨揭卻屋，渾家醉未知」也。翠蛟白鳳，是留夢炎一輩。飛瓊弄玉，是信國文公及其以次諸賢。清淚滿檀心，新亭之淚也。歇拍云云，不擇返日之戈，翻落下井之石，爲新朝而推刃故國者，方自詡爲識時俊傑。哀莫大於心死，讀先生此詞，猶有天良觸發否乎？詞能爲悱惻，而不能爲

激昂。蓋當是時，南宋無復中興之望。餘生薇葛，歌歎都非。我安適歸。忽與終古。安得『瓊樓玉宇』，無恙高寒；又安得尺寸乾淨土，著我鐵綽銅琶，唱『大江東去』耶？

五一

作慢詞起處，必須籠罩全闋。近人輒作景語徐引，乃至意淺筆弱，非法甚矣。元曾允元爲草堂詩餘之殿，其水龍吟春夢起調云：『日高深院無人，楊花撲帳春雲煖。』從題前攝起題神。已下逐層意境，自能迤邐入勝。其過拍云：『儘雲山煙水，柔情一縷；又暗逐、金鞍遠。』尤極迷離惝怳、非霧非花之妙。

五二

曾鷗江點絳脣後段云：『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看似毫不喫力；政恐南北宋名家未易道得。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也。

五三

李齊賢字仲思，遼時高麗國人，有益齋長短句。鷓鴣天云：『飲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工。』宋諺謂『吹笙』爲『竊嘗』。蕙川詞浣溪沙序云：『范才元自釀，色香玉如，直與綠萼梅同調，宛然京洛風味也。因名曰萼綠春，且作一首。謬以「竊嘗」爲「吹笙」云。』詞後段：『竹葉傳杯驚老眼，松醪題賦倒綸巾。須防

銀字暖朱脣。』「銀當」，當酒也，故末句云云。仲思居中國久，詞用當時諺語，略與張仲宗意同，資諧笑云爾。織餘瑣述云：『樂器竹製者唯笙，用吸氣吸之，極輕，故以喻「銀當」。』

五四

益齋詞太常引暮行云：『燈火小於螢。人不見、苔扉半扃。』人月圓馬嵬效吳彥高云：『小顰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菩薩蠻舟次青神云：『夜深篷底宿。暗浪鳴琴筑。』巫山一段雲山市晴嵐云：『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翳還明。』前調黃橋晚照云：『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此等句寘之兩宋名家詞中，亦庶幾無愧色。

五五

益齋詞寫景極工。巫山一段雲遠浦歸帆云：『雲帆片片趁風開。遠映碧山來。』筆姿靈活，得帆隨湘轉之妙。北山煙雨云：『嫩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一鳥沒長空。』「濃凝」「亂泛」，疊韻對雙聲，與史邦卿『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句同。益齋乃無心巧合耳。

五六

劉雲閑虞美人春殘念遠云：『子規解勸春歸去。春亦無心住。』下句淡而鬆，卻未易道得。並上句『解勸』

『解』字，亦爲之有精神。竊謂詞學自宋迄元，乃至雲閒等輩，清研婉潤，未墜方雅之遺。亦猶書法自六朝迄唐，至褚登善、徐季海輩，餘韻猶存，風格毋容稍降矣。設令元賢繼起者，不爲詞變爲曲風會所轉移，俾肆力於倚聲，以語南渡名家，何遽多讓。雲閒輩所詣止此，豈曰其才限之耶。

五七

周梅心鷓鴣天爲禁酒作云：『曾唱陽關送客時。臨岐借酒話分離。如何酒被多情苦。卻唱陽關去別伊。』句中有韻，能使無情有情，且若有甚深之情。是深於情、工於言情者，由意境醞釀得來，非小慧爲詞之比。

五八

王山樵阮郎歸云：『別時言語總傷心。何曾一字真。』前人或摘爲警句。余嫌其說得太盡，且心、真非韻。

五九

蕭漢傑菩薩蠻春雨云：『今夜欠添衣。那人知不知？』國朝郭頻伽浪淘沙云：『裌衣剛換又增綿。只是別來珍重意，不爲春寒。』何嘗不婉麗可喜。古今人不相及，當於此等句參之。

六〇

蕭吟所浪淘沙中秋雨云：『貪得今年無月看，留滯江城。』『貪』字入詞夥矣，未有更新於此者。無月非貪

者所獨，即亦何加於貪。所謂愈無理愈佳。詞中固有此一境。唯此等句以肆口而成爲佳。若有意爲之，則纖矣。菩薩蠻春雨云：『煙雨溼闌干。杏花鶯語寒。』『鶯語』入詞，僅見，而句乃特韻。

六一

彭會心念奴嬌秋日牡丹云：『鶯燕無情庭院悄，愁滿闌干苔積。宮錦尊前，霓裳月下，夢亦無消息。』詞旨悽絕。彷彿貞元朝士，白髮重來，上陽宮人，青燈擁髻。

六二

彭會心拜星月慢祠壁宮姬控絃可念末段云：『多生不得丹青意，重來又、花鎖長門閉。到夜永、笙鶴歸時，月明天似水。』去路縹緲中仍收束完密，神不外散，是爲斲輪手。世之以空泛寫景語爲『江上峰青』者，直未喻箇中甘苦也。

六三

虞道園風入松寄柯敬仲：『畫堂紅袖倚清酣』闋歇拍：『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云云。此詞當時傳唱甚盛。宋于國寶『一春長費賞〔案：『賞』應作『買』。〕花錢』闋，體格於虞詞爲近，鮮翠流麗而已，亦復膾炙人口。此文字所以貴入時也。道園別有此調爲甫田壽云：『頻年淸夜肯相過。春碧捲紅贏。畫檐幾度徘徊

月，梁園迥、無復鳴珂。門外雪深三尺。窗中翠淺雙蛾。舊家丹荔錦交柯。新玉紫峯駝。長安日近天涯遠，行雲夢、不到江波。欲度新詞爲壽，先生待教誰歌？」此詞意境較沈淡，便不如前詞悅人口耳，奈何！

六四

宋顯夫賀新涼徐復聽雨軒云：「潛度松筠時淅瀝，恍吳娃、昵枕傳私語。」昔賢聽雨詞夥矣，此意未經道過。菩薩蠻丹陽道中云：「何處最多情，練湖秋水明。」視楊升庵「塘水初澄似玉容」句，微妙略同，而超逸過之。非慧心絕世，曷克領會到此。虞美人雨中觀梅云：「玉人誰使似冰肌。酒罷歌闌、一晌又相思」句，亦清麗絕倫。

六五

韓致堯詩：「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邵復孺詞：「魚吹翠浪柳花行」，由韓詩脫化耶？抑與韓闇合耶？劉桂隱滿庭芳賦萍云：「乳鴛行破，一瞬淪漪。」非胸次無一點塵，此景未易會得。靜深中生明妙矣。邵句小而不纖，最有生氣；劉稍不逮。桂隱近於精詣入神。

六六

許文忠（有壬）圭塘樂府，元詞中上駟也。沁園春云：「看平湖秋碧，淨降天去。亂峯嫋翠，飛入窗來。」又云

『且清尊素瑟，半庭花影。芒鞵竹杖，十里松陰。』又云：『愛朔雲邊雪，一聲寒角。平沙細草，幾點飛鴻。』以景勝也。木蘭花慢云：『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水龍吟過黃河云：『鼓枻茫茫萬里，棹歌聲、響凝空碧。』滿江紅云：『木落霜清，水底見、金陵城郭。』石州慢云：『畫出斷腸時，滿斜陽煙樹。』以境勝也。水龍吟題賈氏白雲樓云：『本是無心，寧知下土，有人延佇。』鵲橋仙云：『長安多少曉雞聲，管不到、江南春睡。』南鄉子云：『回首林廬千萬丈。嶙峋。不效修蛾一點顰。』滿江紅次李沁州韻云：『有一官更比在家時，添幽寂。』賀新郎南城懷古云：『野水芙蓉香寂寞，猶似當年怨女。』浣溪沙云：『閒人庭院甚宜苔。』沁園春云：『神仙遠，有桃花流水，便到天台。』以意勝也。水調歌頭郎席贈高辛甫云：『浩蕩雲山煙水，寥落晨星霜木，如子已無多。』以度勝也。

六七

蛻巖詞摸魚兒王季境湖亭蓮花中雙頭一枝邀予同賞而爲人折去季境悵然請賦云：『吳娃小艇應偷采，一道綠萍猶碎。』摘花游落紅云：『一簾晝永。綠陰陰尚有、綠趺痕凝。』並是眞實情景，寓於忘言之頃、至靜之中。非胸中無一點塵，未易領會得到。蛻翁筆能達出，新而不纖，雖淺語、卻有深致。倚聲家於小處規橅古人，此等句卽金鍼之度矣。

六八

袁靜春燭影搖紅云：「鳳釵頻誤踏青期，寂寞牆陰冷。」下句略不刷色，卻境靜而有韻。臺城路云：「但詩惱東陽，病添中散。」淸婉喜其屬對穩稱。

六九

張楚夫古山樂府淸平樂春寒云：「韶光已近春分。小桃猶揹霜痕。」「揹」猶言不放也。與「餘寒猶勒一分花」之「勒」略同。「揹」字入詞僅見。

七〇

古山滿江紅云：「七椀波濤翻白雪，一杯冰雹消長日。」水龍吟云：「茶甌雪捲，紋楸雹響，醉魂初醒。」以冰雹形容棋聲之淸脆，頗得其似。曩余有句云：「雪聲淸似美人琴」，蓋爾雅所云霄雪也。

七一

壽詞難得佳句，尤易入俗。古山太常引壽高丞相自上都分省回云：「報國與憂時。怎瞞得、星星鬢絲。」冰龍吟爲何相壽云：「要年年霖雨，變爲醇酎，共蒼生醉。」此等句渾雅而近樸厚，雖壽詞亦可存。

七二

倪雲林太常引壽彝齋云：「柳陰濯足水侵磯。香度野薔薇。芳草綠萋萋。問何事、王孫未歸。一壺濁

酒，一聲淸唱，簾幙燕雙飛。』風暖試輕衣。介眉壽、遙瞻翠微。』壽詞如此落筆，脫然畦封，方雅超逸。『壽』字只於結處一點，可以爲法。

七三

顧仲瑛靑玉案過拍云：『晴日朝來升屋角。樹頭幽鳥，對調新語，語罷雙飛卻。』眼前景物，涉筆成趣，猶在宋人範圍之中。歇拍：『可恨狂風空自惡。曉來一陣，晚來一陣，難道都吹落。』云云，即墮元詞蹊徑。再稍纖豔，即成曲矣。元明人詞亦復不無可采，祇抉擇何如耳。

七四

蕭東父齊天樂云：『歛玉分裯，賦雲侵枕，猶憶噴蘭低語。』穠豔極矣，卻不墮惡趣。下云：『如今最苦。甚怕見燈昏，夢游間阻。』極合疏密相間之法。

七五

淸眞詞：『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時相見何妨』等句，愈質愈厚。趙待制燭影搖紅云『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略得其似。待制詞以婉麗勝，似此句不能有二也。

七六

趙待制蝶戀花云：「別久嗁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八月圓云：「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並從秦淮海「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句出，可謂善於變化。〔按：所引秦句乃阮閱詞。〕

七七

元舒道原(頔)官台州學正，所箸貞素齋詞。小重山端午云：「碧艾香蒲處處忙。誰家兒共女，慶端陽。細纏五色臂絲長。空惆悵，誰復弔沅湘。往事莫論量。千年忠義氣，日星光。離騷讀罷總堪傷。無人解，樹轉午陰涼。」又有詩云：「湖海半生客，乾坤一布衣。義哉周伯叔，餓食首陽薇。」其寄託如此。其弟士謙(遜)箸可庵詩餘。木蘭花慢壽貞素兄云：「回頭十年如夢，看園花、灼灼幾春妍。爭似蒼蒼松柏，歲寒同保貞堅。」二舒蓋元室遺臣抗節不仕者。伏讀四庫書目舒頔貞素齋集提要：「貞素齋集八卷，元舒頔撰。頔字道原，績溪人。至元丁丑，江東憲使辟爲貴池教諭。秩滿調丹徒。至正庚寅，轉台州路學正。以道梗不赴。歸隱山中。明興，屢召不出。名所居曰貞素齋，著自守之志也。所著有古淡稿、華陽集，今皆不傳。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孫旭、元孫孔昭等所輯，績溪知縣遂寧逍春所刊。其文章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尙纖巧纖組之習。七言古體，尤爲擅場。卷首有頔自序及自作小傳，均以陶潛自比，而其文乃多頌明功德。蓋元綱失馭，海水羣飛，有德者興，人歸天與，原無所容其怨尤。特遺老孤臣，義存故主，自抱其區區之志耳。頔不忘舊國之恩，爲出處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與劇秦美新一例而論也。」云云。竊謂提要之作，時代距國初未遠。以獎許舒頔之言爲嚮化諭誡者勸。其實如頔其人，對於新朝歌

功誦德，殊可不必。亦如元遺山入元初，其心何嘗不可大白於天下。唯是寄書耶律，薦擧人材，亦復蛇足。凡此誠不足爲盛德累，竊意不如並此而無之。爲一後人援以自解，乃至藉本加厲，詎非二公之遺憾哉？

七八

龜巢老人詞賀聖朝和馬公振留別云：「如今相見，衰顏醉酒，似經霜紅樹。」衰老亂離之感，言之蘊藉乃爾，令人消魂欲絕。

七九

邱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淸切之句。無俗念枰棋云：「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鶴羣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雜蛟龍蟠屈。」前調月云：「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其形容棋勢，如見開奩落子時。淡蕩飄逸，尤能寫出月之神韻。向來賦此二題者，殆未曾有。

蕙風詞話卷四

一

意內言外，詞家之恒言也。韻會舉要引說文作「音內言外」，當是所見宋本如是。以訓詩詞之詞，於誼殊優。凡物在內者恒先，在外者恒後。詞必先有調，而後以詞塡之。調即音也。亦有自度腔者，先隨意爲長短句，後協以律。然律不外正宮、側商等名，則亦先有而在內者也。凡人聞歌詞，接於耳，即知其言。至其調或宮或商，則必審辨而始知。是其在內之徵也。唯其在內而難知，故古云知音者希也。

二

唐人詞三首，永觀堂爲余書扇頭。望江南云：「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以（原注：爲）奴吹散月邊雲。照見附（原注：負）心人。」前調云：「五梁臺上月，一片玉無暇（原注：瑕）。以里（原注：迤邐）看歸西□去，橫雲出來不敢遮。婆娑繞天涯。」菩薩蠻云：「自從宇宙光戈戟。狼煙處處熏天黑。早晚豎金雞。休磨戰馬蹄。淼淼三江小（原注：水）。半是□（原注：不易辨，似儒字。）生頪（原注：淚）。老尙逐今財。問龍門何日開？」幷識云：詞三闋，書於唐本春秋後語紙背，今藏上虞羅氏。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

浙西日，爲亡伎謝秋娘所撰。」杜陽雜編亦云：「菩薩蠻乃宣宗大中初所製。」明胡元瑞筆叢據之，斥太白集中菩薩蠻四詞爲僞作。然崔令欽教坊記末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已有此二調。崔令欽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是其人嘗在睿、元二宗之世。其書紀事訖於開元，亦足證其時代。據此，則憶江南、菩薩蠻皆沿元教坊舊曲。此詞寫於咸通間，距李贊皇鎮浙西時二十餘年，距大中亦不過數年，而敦煌遠地已行此二調，益知段安節與蘇鶚之說，非實錄也。蕙風詞話曰：「胡元瑞斥太白菩薩蠻四詞爲僞作，姑勿與辯。試問此僞詞孰能作，孰敢作者。未必兩宋名家克辦。元瑞好駁升庵，此等冒昧之談，乃與升庵如膠之新，何耶？

三

全芳備祖顧卞詠虞美人草調虞美人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惜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月三更。　撫鞍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萼凜秋霜。九泉歸路是仙鄉。恨茫茫。」此詞見碧雞漫志(字句小異)，不具作者姓名。花草粹編署無名氏。苟無肥遯著錄，則顧卞姓名失傳矣。卞唐人抑北宋人，俟攷。

四

逸老堂詩話：「花間集詞：『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泖，非也。』花間集注，未之前聞。俞子容所引，作

者誰氏不可致。

五

中國櫻花不繁而實。日本櫻花繁而不實。薛昭蘊謁離別難云：「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淒淒。」此中國櫻花也。入詞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見娟倩。日本櫻花唯綠者最佳。其紅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氣反為所掩。唯是氣象華貴，宜彼都花王奉之。

六

蹋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誤金城作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余嘗謂花蕊才調冠時，非尋常不櫛者流，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采桑子詞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甫就前段，而為軍騎促行。後有無賴子足成之云：「三千宮女選〔按：「選」應作「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太平清話謂花蕊至宋尚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豈有隨飄行而貽此敗節之語。此詞後段決非花蕊手筆，稍涉倚聲者能辨之。按邵齋讀書志云：「花蕊夫人偉輸織室，以罪賜死。」烏得有宋宮寵幸事。鄉於近錄，叢談，所記互異，未定孰是孰非。及證以晁氏之說，始知誤在叢談。而采桑子後段之誣，尤不辨自

明，而花蕊之冤雪矣。晉王射殺花蕊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謂是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進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云云。此又一說。據此。則亦必非作宮詞之花蕊夫人也。

七

陽春白雪：劉吉甫（潁）滿庭芳云：『鶯老梅黃。水寒煙淡，斷香誰與添溫。寶釭初上，花影伴芳尊。細細輕簾半捲，憑闌對、山色黃昏。人千里，小樓幽草，何處夢王孫。十年，羈旅興，舟前水驛，馬上煙郵。記小亭香墨，題恨猶存。幾夜江湖舊夢，空凄怨、多少銷魂。歸鴉後、角聲驚起，微雨暗重門。』趙立之云：『此詞宛有淮海風味，惜不名世。』陶氏詞綜補遺劉潁一家，即據陽春白雪采錄。小傳云：『字吉甫。宋詩紀事：吉甫入元祐黨籍。』陶又案：『臨漢隱居詩話載楊文公談苑言：本朝武人多能詩。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據此，則吉甫曾官武職』云云。是合作滿庭芳詞之劉潁、入元祐黨籍之劉吉甫、官武職而能詩之劉吉甫爲一人矣。攷元祐黨籍碑：餘官一百七十七人，劉吉甫次九十三。武臣二十五人，無劉吉甫名。元祐黨人傳：劉吉甫，元符中累官承務郎致仕。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言多詆譏，降官，責遠小處監當。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第八人。（原注：『據宋史紀事本末。』）夫入黨籍之劉吉甫，既碻然非武職矣。其官承務郎，乃在元符中。攷宋史楊億傳，億卒於天禧四年，下距元符元年，凡七十八年。彼楊文公者安得預見劉吉甫之詩而稱之乎？可知官武職而能詩之劉吉甫，必非入元祐黨籍之劉吉甫矣。而此二人者，又皆非作滿庭芳之劉吉甫。何也？彼固名潁字吉甫，非名吉甫也。元祐黨籍碑斷無書字不書

名之例。楊文公談苑本朝武人多能詩句下劉吉甫云有上，有若曹翰句：『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云云。陶穀語略而亦具耳。楊於曹既稱名，而於劉獨稱字。彼二人皆名吉甫，於名顗者奚與焉？陳藏一話腴云：『郴之桂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其故也。紹興間，劉顗為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儀封。芮、敖追義帝，而布殺之。放弒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此為郴州守之劉顗，其即作滿庭芳之劉顗乎？仍未敢據以實小傳也。細審滿庭芳詞，風格亦於南宋為近。

八

毛子晉跋初寮詞云：『履道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至鰲禁，皆天下第一。或謂其受知於蔡元長密薦於上，故恩遇如此。』又云：『或云：初為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攸。』又幼老春秋云：『王安中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引入禁中，賜讌，作雙飛玉燕詩。』今就二說攷證之。毛跋一曰或謂，再曰或云，殆傳疑之詞，未可深信。賜讌賦詩，事誠有之，詎必蔡攸引入耶。宋史安中本傳：『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於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阬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阬，迫有司承歲額數千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覈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夤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覘察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並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

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擬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訴。上爲還安中翰林學士，又還承旨。」云云。安中對於蔡京，屢持異議。再疏劾京，乃至京懼攸泣，而謂附京結攸者顧如是乎？二家之說，何與史傳迥異如是？

九

葉少蘊避暑錄話言：「崇寧初，大樂無徵調。蔡京徇議者請，欲補其闕。教坊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不宜妄作。京不聽，遂使他工爲之。踰旬得數曲，即黃河清之類。京喜甚，召衆工試按，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問何如？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蓋末音寄煞他調，俗所謂落腔是也。」按宋史樂志：「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讎。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云云。今據葉少蘊之言，是當時所製曲，碻有未安，故不克行，非繇教坊樂工嫉之如讎也。

一〇

明楊升庵外集：「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

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綱也。』云云。曩余輯辯翳集，嘗據以辨西施隨范蠡游五湖之誣。此闋曹仲達（組）薄媚西子詞（見樂府雅詞）其第六歇拍云：『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鍔紅委。鸞存鳳去，孤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榮還故里。降令曰，吳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此詞亦謂吳亡，越殺西施。其曰『鮫綃香骨委塵泥』，又曰『渺渺姑蘇』，似亦含有沈之於江之意。與升庵所引墨子及吳越春秋逸篇之言政合。仲達宋人，如此云云，必有所本。則為西子辨誣，又益一證。當補入辯翳集。

二

歐陽永叔生查子元夕詞誤入朱淑眞集。升庵引之，謂非良家婦所宜。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辨之詳矣。魏端禮斷腸集序云：『蚤歲父母失審，嫁為市井民妻。一生抑鬱不得志。』升庵之說實原於此。今據集中詩

（余藏斷腸集，鮑淥飲手校本，巴陵方氏碧琳琅館景元鈔本。又從宋元百家詩、後村千家詩、名媛詩歸暨各選本輯補遺一卷。）及它書攷之。淑真自號幽棲居士，錢塘人。（四庫提要）或曰海寧人，文公姪女。（古今女史）居寶康巷，（西湖遊覽志：在涌金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村。（全浙詩話）幼警慧，善讀書。（游覽志）文章幽豔，（女史）工繪事。（杜東原集有朱淑真梅竹圖題跋。沈石田集有題淑真畫竹詩。）曉音律。（本詩答求譜云：「春來處處多傷感，那得心情事鼓絃。」）父官浙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璿璣圖記，有云：「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池北偶談）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亭諸勝。（本詩：晚春會東園云：「紅點苔痕綠滿枝，舉杯和淚送春歸。倉庚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蝶趁落花盤地舞，燕隨柳絮入簾飛。醉中曾記題詩處，臨水人家半掩扉。」春遊西園云：「閒步西園裏，春風明媚天。蝶疑莊叟夢，絮憶謝娘聯。踏草翠茵軟，看花紅錦鮮。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西樓納涼云：「小閣對芙蕖，嘉陰一霞無。水風涼枕簟，雪葛爽肌膚。」夏日遊水閣云：「淡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闌無箇事，水風涼處讀殘書。」納涼桂堂云：「微涼待月畫樓西，風遞荷香拂面吹。先自桂堂無暑氣，那堪人唱雪堂詞。」夜留依綠亭云：「水鳥棲煙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好月十分魄，萬里無雲一樣天。」案各詩所云，如長日讀書，夜留待月，確是家園遊賞情景。淑真它作多思親念遠之意，此獨不然。依綠亭云：「風傳宮漏到湖邊」，當是寓錢塘作，不在于歸後也。）夫家姓氏失考。似初應禮部試，（本詩賀人移學東軒云：「一軒瀟灑正東偏，屏棄囂塵聚簡編。美璞莫辭雕作器，涓流終見積成淵。謝班難繼予慚甚，顏孟堪希子勉旃。鴻鵠羽儀當養就，飛騰早晚看沖天。」送人赴禮部試云：「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鞭。屢鼓莫嫌非作氣，一飛當自卜沖天。賈生少達終何寓，馬援才高老更堅。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菑川。」案二詩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者。（本詩春日書懷云：「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里淚長流。」寒食詠懷云：「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遊。春色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案二詩言親幃千里，思親懷土，當是于歸後作。）淑真從宦常往來吳、

越、荊、楚間。（本詩舟行即事其六云：「歲暮天涯客異鄉，扁舟今又渡瀟湘。」題斗野亭云：「地分吳楚界，人在斗牛中。」案舟行即事其二云：「白雲遙望有親廬。」其四云：「目斷親幃瞻不到。」其七云：「庭闈獻壽阻傳盃。」又秋日得書云：「已有歸寧約。」足爲于歸後遠離之確證。）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御選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嘗會魏席上，賦小鬟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爲韻，作五絕句。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並載集中。淑眞生平大略如此。舊說悠謬，其證有三。其父既日宦游，又嘗留意清玩，東園諸作，可想見其家世，何至下嫁庸夫，一證也。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二證也。（案本詩江上阻風云：「撥悶喜陪尊有酒，供廚不慮食無錢。」酒醒云：「夢回酒醒嚼盂冰，侍女貪眠喚不譍。」睡起云：「侍兒全不知人意，猶把梅花插一枝。」淑眞詩凡言起居服御，絕類大家口吻，不同市井民妻。若近日西青散記所載賀雙卿詩詞，則誠鄙俚小家語矣。）魏、謝大家，豈友駔婦，三證也。淑眞之詩，其詞婉而意苦，委曲而難明。當時事迹別無記載可考。以意揣之，或者其夫遠宦，淑眞未必皆從。容有竇滔陽臺之事，未可知也。（本詩恨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云：「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梅窗書事云：「清香未寄江南夢，偏惱幽閨獨睡人。」惜春云：「願教靑帝長爲主，莫遣紛紛點翠苔。」愁懷云：「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是與花爲主，一任多生連理枝。」案愁懷一首，大似諷夫納姬之作。近有才婦諷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鷗鷺莫入隊。」政與此詩闇合。游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以爲淑眞厭薄其夫之佐證，何樂爲此，其心地殆不可知。）它如恩親、感舊諸什，意各有指。以證斷腸之名，（案淑眞歿後，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眞自名也。）尤爲非是。生查子詞，今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四庫提要：宋曾慥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並作永叔。慥錄歐詞特愼。雅詞序云：『當時或作豔曲，謬爲公詞，今悉刪除。』此闋適在選中，其爲歐詞明甚。）余昔校刻汲古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詳記之。茲復箸於篇。

一二

曩余譔詞話辨朱淑眞生查子之誣，多據集中詩比勘事實。況蕙廬先生惡樹叢談云：『淑眞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其論亦據本詩，足補余所未備，亟記之。

一三

朱淑眞詞，自來選家列之南宋，謂是文公姪女，或且以爲元人，其謬甚矣。淑眞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曾布貴盛，丁元祐以後，崇寧以前，以大觀元年卒。淑眞爲布妻之友，則是北宋人無疑。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淑眞。即以詞格論，淑眞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謂不相若，則時會爲之也。池北偶談謂淑眞璿璣圖記，作於紹定三年。紹定爲是紹聖之誤。紹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蘇鞏數久矣。記云：『家君宦游浙西。』臨安亦浙西，詎容有此稱耶？

一四

玉臺名翰，原題香閨秀翰，檇李女史徐範所藏墨蹟。（範爲白楡山人貞木女兄，跛足，不字，自號蹇媛。）凡晉衛茂漪、唐吳采鸞、薛洪度、宋胡惠齋、張妙靜、元管仲姬、明葉瓊章、柳如是八家。舊尚有長孫后、朱淑眞、沈清友、曹比玉四家，已佚。卷尾當湖沈彩跋，（彩字虹屛，盥恆姿。）亦殘缺。餘俱完好。向藏嘉興馮氏石經閣。道

光壬辰，宜興程朗岑大令(頤)借勒上石。亂後逖亭金氏得之。余頃得慓本甚精。並朱淑眞書殘石別藏某氏者亦得拓本。(正書二十行，不全，字徑三分。)淑眞書銀鉤精楷，摘錄世說「賢媛」一門，涉筆成趣，無非懿行嘉言，而謂閨婦能之乎？「柳梢、月上」之誣，尤不辨自明矣。

一五

易安居士三十一歲小象立軸，藏諸城某氏。諸城，古東武，明誠鄉里也。余與半唐各得橅本。易安手幽蘭一枝。(半塘所藏改畫菊花。)右方政和甲午德父題辭，(「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眞堪偕隱。」)左方吳寬、李澄中各題七絶一首。按沈匏廬先生(濤)瑟榭叢談：「長白普次雲太守(俊)出所藏元人畫李易安小照索題，余爲賦二絶句」云云。未知即此本否。(易安別有「茶蘼春去」小影。)

一六

易安照初臨本，諸城王竹吾前輩(志修)舊藏。竹吾又蓄一奇石，高五尺，瓏瓏透豁，上有「雲巢」二字分書，下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見寶王氏仍園竹中。辛卯，政和改元，是年易安二十八歲。

一七

元以詞曲取士，於載籍蕪徵。唯宋時詞人遭遇極盛。淳熙間，御舟過斷橋，見酒肆屏風上有風入松詞。

高宗稱賞良久，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兪國寶也，即日予釋褐。（中興詞話）是眞以詞取士矣。淳熙十年八月，上奉兩殿觀潮浙江亭。太上諭令侍宴官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進呈，以吳琚爲第一。（乾淳起居注）是以詞試從臣，且評定甲乙矣。政和癸巳，大晟樂府告成，蔡元長薦晁次膺赴闕下。會禁中嘉蓮生，進並蒂芙蓉詞稱旨，充大晟協律。（能改齋漫錄）李邴少日作漢宮春，膾炙人口。時王黼爲首相，忽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家姬數十人，皆絕色。酒半，羣唱是詞侑觴，大醉而歸。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玉照新志）是皆以詞得官矣。詞衰於元，唯曲盛行。士夫精研宮律者有之，未聞君相之提絜。詞曲取士之說，不知何據而云然也。

一八

詞苑叢談卷十辨證有云：『王銍默記載歐陽公望江南雙調：「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初歐公有盜甥之疑，上表自白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幼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錢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學簸錢時也。」愚案歐公詞出錢氏私志，蓋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誣之。此詞不足信也。』（叢談止此）案周淙輦下紀事云：「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後拜貴妃。又有小劉妃者，以紫霞帔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容。皆有寵。宮中號妃爲大劉孃子，婉容爲小劉孃子。婉容入宮時，年尚幼。德壽賜以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

春深。」（紀事止此）德壽之詞與默記所傳歐公之作，僅小異耳。錢世昭私志稱彭城王錢景臻爲先王。景臻追封，當建炎二年。世昭爲景臻之孫，愐（景臻第三子）之猶子。以時代考之，亦南宋中葉矣。（四庫全書提要於錢世昭、王銍時代，並未考定詳確。）竊疑後人就德壽詞衍爲雙調以誣歐公，世昭遂錄入私志，王銍因載之默記。唯錢穆父固與歐公同時。然公詞旣可假託，即自白之表，穆父之言，亦何不可造作之有？竊意歐陽文集中，未必有此表也。（按，歐陽全集中有此表。）

一九

詞苑叢談引王仲言云：「左譽字與言，策名後藉甚宦途。錢塘幕府樂籍有張芸女穠，色藝妙天下，譽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後穠委身立勳大將，易姓章，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一麗人搴簾顧譽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穠也。君恍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案中興戰功錄：「張俊之愛妾張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臬之役，俊貽書屬以家事，張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迺知所謂立勳大將即俊矣。中興戰功錄，刻入江陰繆氏藕香簃叢書。

二〇

楊升庵詞品云：「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也。」毛子晉書舟詞跋云：「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二家之

說，於它書未經見。據王季平書舟詞序，季平實與正伯同時。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季平書舟詞序作於紹熙五年甲寅。上距東坡之卒，凡九十三年。正伯與東坡，安得爲中表兄弟乎？考東坡詩集送表弟程六之楚州一首，施元之注云：『東坡母成國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姪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孺，第六，卽楚州。之邵字懿叔，第七。』正伯之字與懿叔約略近似，殆卽中表之戚之說所由來歟。子晉不考，遂沿其譌。其不曰中表之戚，而曰中表兄弟，又未知別有所據否矣。升庵述舊之言，本屬不盡可信，此其較甚之尤者。

二

程珌洺水詞西江月壬辰自壽首句：『天上初秋桂子，』自注：『今歲七月，月中桂子下。』織餘瑣述謂：『此典絕新，惜語焉弗詳。』案宋舒岳祥閬風集有月中桂子記，可與程詞印證。唯歲月不同。記云：『余童丱時，先祖措齋翁教課余讀書。會中秋，月色浩然，聞瓦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先祖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少時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廂天井燭之，得二升許。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脂麻氣味。余錄之，雜菊花作枕。其收拾不盡，散落磚罅甃縫者，旬日後輒出樹。子葉柔長如荔支，其底粉青色，經冬猶在，便可只餘。兒戲不甚愛惜，徒植盆斛，往往失其所在矣。是後未之見也。每遇中秋月明，輒憶此時事。今年五十九，對月悵然。此至淸之精英也。今若有此，定汲井花水嚥下也』。（原注：『是歲爲丁丑，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此事唐亦有之。摭言云：『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於台州

臨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孟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册。」南部新書云：「杭州靈隱山多桂樹。僧曰：『月中桂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墮。」麈說云：「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登閣望之，紛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蓋屢見不一見，春夜亦有之矣。白香山憶江南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又虔州天竺寺詩云：「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皆賦此事。

二三

四印齋所刻稼軒詞，覆大德廣信本。木蘭花慢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云：「追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用史記淮陰侯傳「臣追亡者」語。它本「追」竝作「興」，直是臆改。此舊刻所以可貴也。

二四

宋陳成父，字汝玉，寧德人。辛稼軒持憲節來閩，聞其才名，羅致賓席。妻以女。有和稼軒詞默齋集，藏於家。見萬姓統譜。辛壻工詞，庶幾玉潤，惜所作無傳。

臨桂白龍洞，有紫霞翁題名。桂勝名勝志、謝志金石略竝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遊白龍

洞記云：『壁間有一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案宋楊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洞曉律呂，著有作詞五要，刻入姜白石(按：應爲『張玉田』)詞源。浩然齋雅談云：『纘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子麟孫早夭，祝爲嗣。仕至司農卿、浙東帥。』不聞有遷謫之事，不知何因游吾粵也？周公謹九日登高徵招換頭云：『腸斷紫霞深，知音遠，寂寂怨琴淒調。』歇拍云：『楚山遠，九辯難招，更晚煙殘照。』吾邑遠在楚南，周詞云云，可爲霞翁游粵之證。

二五

詞名六么令，『么』字近人寫作『幺』，一說當作『么』，作『幺』誤。『么』是宋樂譜字。案白石自製曲揚州慢『盡薺麥青青』『薺』字，長亭怨慢『綠深門戶』『門』字，淡黃柳『明朝又寒食』『又』字，旁譜並作『么』，(它詞尙多見)今『上』字也。『六么』之『么』，未知是否即今『上』字之『么』。然作『幺』說亦未優，不如作『么』，較近聲律家言也。

二六

夢窗詞掃花游贈芸隱云：『暖通書牀，帶草春搖翠露。』江神子賦洛北碧沼小庵云：『不放嬌紅流水透宮溝。』『通』字、『透』字，宋本並作『通』，注：『去聲』。作『通』、作『透』，皆後人臆改，不知古音故也。明楊鐵崖東維子集五月八日紀游三十六天洞靈洞詩云：『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厨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

林屋刺船毛文通。王生石髓隨手嚼，僕來求珠空耳縱。」此詩凡十六韻，皆「送」、「宋」韻。「通」字可作去聲，此亦一證。

二七

明綏安廖用賢尚友錄，至尋常之書也。閒亦可資考訂，信開卷有益矣。陽春白雪卷四有雷北湖好事近「梅片作團飛」云云，外集有雷春伯沁園春官滿作「問訊故園」云云。錢唐瞿氏刻本陽春白雪卷端詞人姓氏爵里，遂誤分雷北湖、雷春伯為二人。無論爵里，並其名弗詳也。雷應春，字春伯，郴人。以詩擅名，累官監察御史。首疏時相，繼忤權貴，出知全州，弗就。歸隱北湖。後知臨江軍，安靜不擾。嘗欲城新淦以備不虞，當路阻之。及己未之亂，臨江倉卒無備，人始服其先見。所著有洞庭、玉虹、日邊、盟鷗、清江諸集。偶檢尚友錄得之，可以訂瞿刻陽春白雪之誤。

二八

竹垞詞綜錄金人韓玉詞三首，列王特起後，趙秉文前。宋有兩韓玉。其一金史有傳，字溫甫，北平人，明昌五年進士，官至河北軍節度副使。其一紹興初由金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著有東浦詞。金韓玉字溫甫者，未聞其能詞也。宋韓玉東浦詞一卷，刻入汲古閣六十家詞。竹垞詞綜所錄感皇恩廣東與康伯可「遠柳綠含煙」闋，減字木蘭花贈歌者「香檀素手」闋，賀新郎「柳外鶯聲

碎」闋，並在卷中。可知竹垞誤宋韓玉爲金韓玉矣。(金韓玉不應有廣東之行，與康伯可唱酬，是亦一證。)

二九

蘇文忠前赤壁賦：「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句)望美人兮天一方。」幼年塾誦，如此斷句。比閱劉尚友養吾齋詞沁園春檃括前赤壁賦，起調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泛舟。」「七月句」下自注：「『望』效公予懷望平讀。」始知宋人讀此二句，乃於「望」字斷句叶韻。句各六字，亟記之，以正幼讀之誤。尚友名將孫，入元抗節不仕，須溪之肖子也。

三〇

四明陳先生(著)本堂詞有賞鳳花滿春澤二首，水龍吟、聲聲慢各一首。此花近今所無。本堂句云：「飛紅舞翠歡迎。」又云：「怕驚塵涴衫，深羽紅翎。」可想見花之形色。又云：「杜鵑啼正忙時，半風半雨春慳。酴醾未起，櫻桃初熟，梅酸微試。」則開時在暮春矣。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有鳳花賦云：「花出鶴林。」(當即鶴林寺)士林字叔寔，亦四明人。

三一

得九峰書院刻本中州樂府，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連序跋共九十葉。「前有嘉靖十五年濮州彭汝寔序，稱

「中州樂府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敘志之。蜀左轄儼山陸先生偶得是編，圖刻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有屬吏麻城毛鳳韶跋。汲古閣刻中州集，據明宏治刻本。刻樂府即據此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不復贅。」殊不知鄧千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玄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詩中。小敘一概刪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益信。錢塘丁氏善本堂所藏中州集亦宏治刻本，樂府亦即此本。（又一寫本，並依毛氏復刻本。）宏治刻中州集，未刻樂府。嘉靖刻樂府，不附屬中州集。毛氏復刻，乃合而為一耳。

三二

仁和勞氏丹鉛精舍校遺山樂府，屢引中州元氣集。錢竹汀先生補元史藝文志中州元氣十册，在詞曲類。是書勞猶及見，當非久佚。唯曰十册，疑是寫本未刻，故未分卷。則訪求尤不易矣。晚近弁髦風雅，古書時復流通，容有得見之望，未可知耳。

三三

遺山樂府張家鼐校本，末附訂誤。其鷓鴣天云：「拍浮多負酒家錢。」訂誤云：「『錢』元誤『船』，今正。」案遺山有浣溪沙云：「拍浮爭赴酒船中，」可證鷓鴣天句「船」字非誤。張校臆改，誤也。晉書畢卓云：「拍浮酒

[illegible]中，便足了一生。」

三四

金古齊僕散汝弼，字良弼，官近侍副使。風流子詞作云：「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看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阿蠻，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 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賴有紫囊來進，錦襪傳看。歎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正大三年刻石臨潼縣。今存。詞筆藻耀高翔，極慷慨低徊之致。其「浴酒發春」，「笑波生媚」，句法矜鍊，雅近專家。惟起調云：「三郎年少客，」則誤甚。蓋唐玄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而楊妃以天寶四年乙酉入宮。玄宗年已六十一，何得謂「三郎年少」耶？「但淚滿關山」，「但」字纖。

三五

苕溪漁隱叢話：「『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按：應作『院落』。）深沈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貴耳集：陳秋塘（藻）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句，陳謂「梨花一枝春帶雨」似茉莉花，「珠簾暮捲西山雨」似含笑花，「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荼蘼花，王荊公[illegible]總不如「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邦翰曰：「此論不獨詩評，乃花

譏也。「於中好」詞醉花蔭云：「四面亭前，面面看花坐。」讀畫齋叢書本元草堂詩餘「四面」作「四雨」，當是彭語用蒲元任夜讀秋塘語。蒲云：「作亭子，榜曰四雨。」尤與彭詞合。作「四面」者誤也。

三六

漢書黃霸傳：「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重」，傳容切。元劉敏中中庵詩餘南鄉子老病自戲云：「耳重眼花多。行問欲危語則訛。」「耳重」即「重聽」，讀若「輕重」之「重」，僅見。

三七

韓子通解伯夷忘天下之慮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元安敬仲（熙）默庵樂府石州慢寄題龍首峰云：「擬將書劍，西山采蕨食薇，自應不羨春風管。」「采蕨食薇」改「服食葛薇」，較典雅。

三八

漁洋倚聲集序云：「書成，鄒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厥義蓋取諸此。」案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倚聲」字始此。

三九

宋人工詞曲者稱『聲家』，一曰『聲黨』，見碧雞漫志。詞曲曰『韻令』，見清波雜志。唐劉賓客董氏武陵集紀：『兵興已還，右武尙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原注，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夜諷』字甚新，殆即新詞度曲之謂。劉用入文，必有所本。

四〇

古詩『眽眽不得語』，宋詞『眽斷』字作『脈』，誤。

四一

寒食禁火，相傳因介之推事，猶端午競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詩餘陸放翁春遊摩訶池水龍吟：『禁煙將近』句注云：『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此別一說。

四二

明嘉靖庚寅上海顧汝所（從敬）所刻草堂詩餘，雖剞劂未精，其所據依卻是宋刻舊本，未經明人增羼。詞後有箋者約十之三四，初學誦習最宜。

蕙風詞話卷五

一

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爲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儷指不過數家，何至爲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陳忠裕、彭茗齋、王薑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啓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艷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鄒程邨同操選政，程邨實主之，引阮亭爲重云爾。而爲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韻爲宗，明清之間，詩格爲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託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爲之任咎，詎不誣乎？

二

陳大聲詞，全明不能有二。坐隱先生草堂餘意，甲辰春半塘假去，即付手民，蓋亦契賞之至。寫樣甫竟，半塘自揚之蘇，嬰疾遽殁。元書及樣本並失去，不復可求。其詞境約略在余心目中，乘樂章之敷腴，淸眞

之沈著，漱玉之綺麗。南渡作者，非上駟未易方駕。明詞往往爲人指摘，一陳先生撥百殺而有餘。走嘗失傳，明詞之不幸，半塘之隱恫矣。大聲名鐸，號七一居士，下邳人，家上元，睢寧伯陳文曾孫。正德間，襲濟州衛指揮。有秋碧軒集五卷、香月亭集、（卷數未詳）秋碧樂府二卷、梨雲寄傲詞、草堂餘意，各一卷。（余所得館狹逾百葉，卷數不復記憶。）館見千頃堂書目。大聲精曉宮律，人稱「樂王」。又善謔，嘗居京師，戲倣月令云云。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與徐霖仙聯句。

三

楊用修席芬名閥，涉筆瑰麗。自負[illegible]。述其忍俊不禁，信有奇思妙語，非尋常才俊所及。嘗云：李後主搗練子「深院靜」、「雲鬢亂」二闋，蓋是一舊本，並是鷓鴣天：「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猶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聲隨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無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以「塘水初澄」比方玉容，其爲妙肖，匪夷所思。「雲鬢亂」闋前段，尤能以畫家白描法，形容一種貞靜之思婦。綾羅之暖寒，非深閨弱質，工愁善病者，能會不到。「一樹藤花」，確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獨自看」，其殆自悲之詩，無聊無欲之旨乎。「屏鑑風而自掩」，境至清寂，無一點塵。如此云云，可知「遠岫眉攢」「倚闌和淚」，皆是至真至正之情，有合風人之旨。即詞協詞格，亦與之俱高。雖張光復起，宜無閒然。或猶護其豔麗

澀，寧非固歟。

四

宇內無情物，莫如山水。眼前留山一徑，行水片帆，乃至目極不到，即是天涯。古今別離人，何一非山水為之間阻。明王泰際浣溪沙云：「多隨身在翠微間。歸看雙鬟妝鏡裏，一樣春山。」由無情說到有情，語怨而婉。陳伯陽如夢令云：「不為隔江山，何故教人隔眼。」亦先得我心。蘇州府志：「王泰際字內三，崇正癸未進士。性至孝，歸省，值國變，北望號慟，與同年黃淳耀約偕隱。乙酉兵亂，淳耀兄弟並以身殉。泰際以親故，遁迹故廬，構堂三楹，曰寄廬。自號說存老人，閉戶著書，足迹不入城市，四十年如一日。卒年七十有七。門人諡曰貞憲。著有欠抱集。」內三先生固深於情者，宜其能為情語也。

五

明王子衡（廷相）醉落魄云：「意緒幾何容易遣。說與無情，只作尋常怨。」閒愁怨皆不得已之至情，子衡未會斯旨。王蓬齋先生江城梅花引云：「霜。飛霜。夜何長。有難忘。自難忘。」閒愁怨根觸於不自知，所謂「有難忘，自難忘」也。蓬齋蓋有難忘者。

六

弇州山人臨江仙後段云：「莫笑殘花休笑我，此時饒較休爭。來年春到便分明。五原無限綠，難染鬢千

瑩。」意足而筆能達，出語不涉尖。春雲怨歇拍云：「未舉尊前，乍停杯後，半晌儘堪白首。」極空靈沈著之妙。世俗以纖麗之筆作情語，視此何止上下牀之別。

七

明夏節愍完淳，年十七殉國難，詞人中未之有也。其大哀九哀諸作，庶幾趾美楚騷。夫以靈均辭筆爲長短句，烏有不工者乎？謝枚如稱其所作如猿啼、如鵑啼，略得其似。唯所舉鵲踏枝、千秋歲二闋及一斛珠、憶王孫斷句，則猶非其至者。魚游春水春暮云：「離愁心上住。捲盡重簾推不去。簾前青草，又送一番愁句。鳳樓人遠簫如夢，鴛枕詩成機不語。兩地相思，半林煙樹。猶憶那回去路。暗浴雙鷗催晚渡。天涯幾度書回，又逢春暮。流鶯已爲喚鵑妒，蝴蝶更禁絲雨誤。十二時中，情懷無數。」婆羅門引春盡夜云：「晚鴉飛去，一枝花影送黃昏。春歸不閉重門。辭卻江南三月，何處夢堪溫，更階前新綠，空鎖芳塵。隨風搖曳，雲不須蘭棹朱輪。只有梧桐枝上，留得三分。多情皓魄，恐明宵、還照舊釵痕。登樓望、柳外銷魂。」斷句柳梢青江泊懷漱廣云：「暝宿吳江，風燈零亂，一晌相思。」鵲橋仙樓夜云：「猛然聽得杜鵑啼，又早是、一輪殘月。」

八

節愍詞燭影搖紅云：「孤負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夢斷人腸，靜倚銀釭待。隔浦紅蘭堪采，上扁

舟、傷心欸乃。梨花帶雨柳絮迎風，一番愁債。回首當年，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瀟灑。一自市朝更改。暗銷魂、繁華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涼千載。」聲哀以思，與遠祖詞『雙闕中天』闋，託旨略同。

九

明于儒穎句：『相守何妨日日愁。』情至語不嫌說盡。若箇愁人，幾生修得。

一〇

明鄒貫衡(樞)十美詞紀梁昭小傳云：『昭動口簫管，稍低於肉。聽之若只知有肉，不知有簫管也者。而簫管精蘊，暗行於肉之中。偷聲換字，聽者魂消意盡。』此數語精絕。簫管精蘊，暗行肉中，偷聲換字，即在其中。聲律之微，可由此悟入。如或問宮調之說，舉此答之足矣。蓋至此，宮律斷無不合，非合宮律，亦斷不足語此。能知其神明變化之故，則思過半矣。今日而談宮調，已與絕學無殊。古之知音，如白石、紫霞諸賢，何惜舉例陳義，明白朗暢，以昭示後人：有非言語所能形容。即言之未易詳盡，其委折難期聞者之領會，因而姑置勿論耳。後之知音，不能起前賢為之印證，尤不敢自信自言之。彼鄒貫衡亦未必精研宮律，其談言微中，則夙昔評歌顧曲，閱歷之所得深矣。

一

國朝湯貞愍名貽汾，字雨生，武進人。世襲雲騎尉，官杭州參將。咸豐初，粵逆陷金陵，殉難，年逾七十矣。工詩、詞、書、畫，有琴隱園集。明湯胤績字公讓，鳳陽人。初授錦衣百戶，亦世職。官延綏參將，殉難。工詩、詞，有東谷遺稿。兩公於四百年間後先輝映，若合符節，誠佳話也。公讓浣溪沙云：「燕壘雛空日正長。一川殘雨映斜陽。鸕鷀曬翅滿魚梁。　榴葉擁花當北戶，竹根抽筍出東牆。小庭孤坐懶衣裳。」頗清灑入格。『擁』字鍊，能寫出榴花之精神。

二

得舊鈔本明季二陸詞，其人其詞皆可傳，欲授梓未能也。節具傳略，並詞數闋如左。陸鈺字眞如，海寧人，萬曆戊午舉人。改名嘉謨，字恕夫，晚號退庵。九上春官不第，鍵戶著書，足不入城市。甲申遭變，隱居貢師泰之小桃源。曰：「吾乃不及祝開美乎？」未幾，絕食十二日卒。有集十卷。其射山詩餘曲遊春和查伊璜客珠江元韻云：「問牡丹開未？正乳燕身輕，雛鶯舌細。共聽霓裳，看爲雨爲雲，胡天胡帝。[illegible][illegible]行樂處，總回首、依稀都記。攜來絲竹東山，幾度燈前杖底。　鼙鼓東南動地。見下瀨樓船，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免關情，對楚館春風，吳江秋水。瞎灑英雄淚。更莫問、年來心事。又是午夢驚殘，歌聲乍起。」前調再疊韻云：「深杯曾綰未？羨肉匹絲清，宮浮商細。[illegible]耳休聽，任他[illegible]牽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寄[illegible]興衰處，盡節風、紛紛難

記。不如倚杖臨風，一任醉□花底。芳草斜陽藉地。看遠樹天邊，歸舟雲際。曲裏新聲，惡虎當關中，隴西流水。又濕青衫淚。那更惜、闌珊春事。卻看楊柳梢頭、一輪月起。」前調三疊韻云：「曉日還升未？正虬箭猶傳，獸烟初細。鳴鳥間關，痛精衛炎姬，子規川帝。千載人何處。笑符讖、何勞懸記。欣然更拓雲藍，自寫新詞窗底。窗外光陰徧地。繞畫角飄殘，一聲天際。豎子成名，念英雄難問，夕陽流水。獨下新亭淚。儘寂寞、閒居無事。議論江左夷吾，關西伯起。」浪淘沙云：「松徑掛斜暉。閒叩禪扉。故人蹤跡久離違。握手夕陽西下路，未忍言歸。此地是耶非。千載依依。采香徑外越來溪。碧纏緗約今尚在，歌舞全稀。」前調云：「萬闕俯行雲。我一相聞。主人几榻迥無塵。世外興亡彈指刼。一著輸君。回首太湖濆。斷靄紛紛。扁舟應笑館娃人。比擬子陽西蜀事。話到殘曛。」（原注：「子陽，雙白語也，蓋有所指。」案「雙白」義未解。）

一三

陸宏定，字紫度，號綸山，別字蓬叟，鈺次子。九歲能文工詩，與兄辛齋齊名。（案：辛齋名嘉淑，字冰修，鈺如長子。其遺稿未見。有念奴嬌、賀新郎人各一闋，見詞綜二編。蓮宮齋見明詞綜。）有「冰綸二陸」之目。宏定一生高潔，有一草堂、愛始樓、寧遠堂諸集。其憶西閣長短句，首署「東濱陸宏定著，孫式熊鈔存。」（案：當無刻本。）滿路花花朝題蒲萄繁蔓圖悼亡姬云：「刀尺好誰貽？又是中和節。豢芳何處也，催鶗鴂。春遲條冷，別院梅花發。撫景堪愁絕。自入春來，風風雨雨纔歇。小庭枯蔓，逗的春消息。新條還護取，穿蘿薜。當年記道，纖手親

移植。共倚藤陰月。斷人腸，是花期、轉眼狼籍。』望湘人云：『記歸程過半，家住天南，吳蠶越曲飄渺。轉眼秋冬，幾回新月，偏向離人燎皎。念管甯殘，疏鐘夢斷，客衣寒悄。憶臨歧、淚染湘羅，怕助風霜易老。是爾翠黛慵描，正懨懨顦顇，向予低道。念此去、誰憐冷煖，關山路杳。縱攜手、殷款語丁寧，眼底征雲繚繞。悔不剪、春雨蘼蕪，牽惹愁懷多少。』虞美人云：『花原藥塢花鋤去。會底天工意。卻移雙蝶傍漁磯。剛被一輪新月、照前谿。來霜往露須臾換。都是牽愁案。漸添華髮入中年。悔把高山流水、者回彈。』宏定娶周氏，名鑾，字西銈，郡文學明轍女。事舅姑至孝，撫側室子女以慈。好作詩及小詞，別母渡錢塘云：『未成死別魂先斷，欲計生還路恐難。』詠杏花云：『萱草北堂廻晝錦，荊花叢地妒嬌姿。』恣外入燕滅字木蘭花云：『莫便忘家莫憶家。』惜全闋已佚。

一四

憑西閣詞篇幅增於射山，而風格差遜。射山閱涉側豔，洎乎晚節，矍然河嶽日星，烏可以詞定人耶？其小桃紅歇拍云：『終躊躇、生怕有人猜，且尋常相看。』因憶國初人詞有云：『丁寧切莫露輕狂。眞箇相憐儂自解，妒眼須防。』此不可與陸詞並論。詞忌做，尤忌做得太過。巧不如拙，尖不如禿，陸無巧與尖之失。

一五

射山詞虞美人云：『可憐舊事莫輕忘。且令三年、無夢到高唐。』余甚喜其質拙。一斛珠云：『挑燈且[illegible]同君

坐。好向燈前，舊誓重盟過。」醉春風云：「淚如鉛水傍誰收。記記記。卻正煩君，盈盈翠袖，拭英雄淚。」一絡索云：「一尊銜淚向人傾，拌醉謝，尊前客。」皆佳句。

一六

明屈翁山（大均）落葉詞（道援堂詞），余卅年前即喜誦之。『悲落葉。葉落絕歸期。縱使歸時花滿樹，新枝不是舊時枝，且逐水流遲。』末五字含有無限淒惋，令人不忍尋味，卻又不容已於尋味。又『清淚好，點點似珠勻。蛺蝶情多元鳳子，鴛鴦恩重是花神。恁得不相親。』『紅茉莉，穿作一花梳。金縷抽殘蝴蝶繭，釵頭立盡鳳凰雛。肯憶故人姝。』哀感頑豔，亦復可泣可歌。

一七

鄭如英，字無美，小字妥娘。工詩，詞，與卞賽、寇湄相頡頏也。桃花扇傳奇眠香選優等齣，以阿丑之詼諧，作無鹽之刻畫。肆筆打諢，若瓦街匃姝，一丁不識者然，殆未深攷。虞山金陵雜題：『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閏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板橋雜記謂：『頓老琵琶、妥娘詞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漁洋秋柳詩，唐葭年云：『爲妥娘作。』風調可想。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閏集。所箸紅豆詞，衆香集錄五闋。長相思寄翙蓮生云：『去悠悠。思悠悠。水遠山高無盡頭。相思何日休。 見春愁。對春愁。日日春江認去舟。含情空倚樓。』楊柳枝游玉隱園云：『水漲池塘春草生。喜新晴。麥苗風急紙鳶輕。過

清明。柳絲簾外颭搖起，亂芳英。戲拈紅豆打黃鶯。費幽情。」臨江仙芙蓉亭懷鄭奇逢云：「夜半忽驚風雨驟，曉來寒透衾裯。蕭條景色懶登樓。衡陽歸雁杳，幽恨上眉頭。　臺空院廢人依舊。月沈雲淡花羞。芙蓉寂寞小亭秋。黃花衡晚落，相對倍添愁。」小傳云：「繼美南曲妙姬，丰姿清麗，神采秀發，而氣度瀟灑，無脂粉態。獨處靜室，未嘗衒容諧俗。其詠梅詩曰：『盛名每被詩家賞，素豔常遭俗眼嗤。開向人間非得計，倩誰移上白雲泥。』得比興之旨。」

一八

漁洋冶春紅橋，風流文采，照映湖山。倚聲初集（漁洋、程邨同輯。）錄紅橋懷古浣溪沙十闋，末注云：「紅橋詞即席賦成，興到成篇，各采其一，以誌一時盛事。當使紅橋與蘭亭並傳耳。」當時同游十人，漁洋游記未詳。倚聲集傳本絕少，亟錄以備甄揚故者述焉。「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煙芳草舊迷樓。」（漁洋，三闋存一。）「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誰翻水調唱涼州。　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不如歌笑十三樓。」（杜濬）「清淺雷塘永不流。幾聲寒笛蕪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　五夜香霏殘月夢，六宮釵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邱象隨）「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之下（詞綜作「柳絲陰下」）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　曲水已無宮殿舫，夕陽何處玉鉤斜。綠荷陰遍舊時花。」（[illegible]子令）「紫陌青樓女史家。門前簾下六萌車。雕環雙臂絡紅紗。　十二闌干閒倚遍，黃鸝啼上[illegible]，人斜。隔江猶唱後庭花。」（蔣階。原評：「歎當以此為絕唱。」）「一曲紅橋三兩家。

門前過盡卓金車。碧楊深處紡吳紗。疎雨撩風偏細細，晴波受月故斜斜。無情有思隔溪花。」（朱克生）「狹巷朱樓認妾家。捲簾初下碧油車。東風翠袖曳輕紗。 岸上鶯歌隨柳弱，水邊燕尾掠波斜。春江流落可憐花。」（張養重）「綠樹陰濃露酒家。小廊迴合引停車。銀箏嬌倚杏兒紗。 水調歌頭聲未了，曲欄干外月光斜。聲聲渡口賣荷花。」（劉深嵩）「隱隱簫聲送畫橈。迷樓無影見平橋。不須指點已魂銷。 港口荷花紅冉冉，岸邊野草碧迢迢。游人依舊弄新潮。」（陳允衡）「鳳舸龍船泛畫橈。江都天子過紅橋。而今追憶也魂銷。 繡瓦無聲春脈脈，羅幃有夢夜迢迢。漫天絲雨咽歸潮。」（陳維崧）。安邱曹升六（貞吉）珂雪詞亦有追和之作：「幾曲清溪泛畫橈。綠楊深處見紅橋。酒帘歌扇暗香銷。 白雨跳波荷冉冉，青山擁髻水迢迢。三生如夢廣陵潮。」神韻絕佳，與諸名輩抗手。

一九

納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其飲水詩塡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顚頓。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塡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采，進於沈著渾至何難矣。嘅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

者薄。力求新豔，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箏琶競其繁響，蘭荃爲之不芳，豈容若所及料者哉！

二〇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晦。

二一

飲水詞有云：『吹花嚼蕊弄冰絃。』又云：『烏絲闌紙嬌紅篆。』容若短調輕清婉麗，誠如其自道所云。其慢詞如風流子秋郊即事云：『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騷騷。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聽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煙如織，皁鵰飛處，天慘雲高。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君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許，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意境雖不甚深，風骨漸能騫舉，視短調爲有進，更進，庶幾沈著矣。歇拍『便向夕陽』云云，嫌平易無遠致。

二二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納蘭容若詩詞命名本此。

二三

梁汾嘗捄漢槎事，詞家記載綦詳。惟梁溪詩鈔小傳注：「兆騫旣入關，過納蘭成德所，見齋壁大書「顧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云云，此說它書未載。昔人交誼之重如此。又宜興志儒寓傳：「梁汾嘗訪陳其年於邑中，泊舟蛟橋下。吟詞至得意處，狂喜，失足墮河。一時傳爲佳話。」說亦僅見，亟附箸之。

二四

香海棠館詞話及薇省詞鈔梁汾小傳後，載顧、成交誼綦詳。閱武進湯曾輅先生（大奎，貞愍之祖。）炙硯瑣談一段甚新，爲他書所未載，亟錄如左。「納蘭成德侍中與顧梁汾交最密。嘗塡賀新涼詞爲梁汾題照，有云：「一日心期千刼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梁汾答詞亦有「託結來生休悔」之語。侍中殁後，梁汾旋亦歸里。一夕，夢侍中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其嗣君舉一子。梁汾就視之，面目一如侍中，知爲後身無疑也。心竊喜甚。彌月後，復夢侍中別去。醒起，急詢之，已卒矣。先是侍中有小像留梁汾處，梁汾因隱寓其事，題詩空方。一時名流，多有和作。像今存惠山草庵貫華閣。雲自在龕藏天香滿院圖，容若三十二歲像也。朱邸晴嶸，紅闌綠曲，老桂十數株，柯葉作深黱色，花綻如黃雪。容若青衰絡緹，竚立如有所憶，貌清癯特甚。禹鴻臚之鼎筆。」

二五

或問國初詞人當以誰氏爲冠？再三審度，舉金風亭長對。問佳構奚若？舉搗練子云：「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枕輕衾各自寒。」

二六

竹垞靜志居琴趣詠繡鞋云：「假饒纖意與人看，又何用明金壓繡。」語意刻深，令人無從置辯。羅泌詠釣臺詩：「一著羊裘便有心。」適於斯指矣。

二七

江湖載酒集有點絳脣題虞夫人玉映樓詞集後附原詞。虞名兆溆，字蓉城，海鹽人。梁鶴徵錄：「李秋錦元名虞兆潢，海鹽籍。」或蓉城昆弟行也。

二八

孫愷似布衣奉使朝鮮，所進書有朴誾塤詞一卷，名擷秀集，封達御前，見蔣京少瑤華集述。海邦殊俗，亦擅音闋，足徵本朝文教之盛。庚寅，余客滬上，借得越南阮綿審鼓枻詞一卷。短調清麗可誦，長調亦

有氣格。歸自遙云：『溪畔路，去歲停橈溪上渡。攀花共繞溪前樹。重來風景全非故。傷心處。綠波春草黃昏雨。』望江南十首，錄二云：『堪憶處，曉日聽鸝鸝。百襉細裙偎草坐，半裝高髻踏花行。風景近清明。』『堪憶處，蘭槳泛湖船。荷葉羅裙秋一色，月華粉靨夜雙圓。清唱想夫憐。』沁園春過故宮主廢宅云：『好箇名園，轉眼荒凉，不似前年。憶雕甍繡闥，芙蓉江上，金尊檀板，翡翠簾前。歌扇連雲，舞衣如雪，歷亂春花飛半天。曾無幾，卻平蕪牧笛，頹岸漁船。悠悠往事堪憐。況日暮經過倍黯然。但夕陽欲落，照殘芳樹，昏鴉已滿，嘶斷寒煙。暫駐筇枝，淺斟杯酒，暗祝輕澆廢址邊。微風裏，恍玉簫彷彿，月下遙傳。』玉漏遲阻雨夜泊云：『長江波浪急。蘭舟叵耐，雨昏煙濕。突兀愁城，總爲百憂皆集。歷亂燈光不定，紙窗隙、東風潛入。寒氣襲。鐺殘酒渴，詩懷荒澀。料想碧玉樓中，也背著闌干，有人悄立。彤管鸞牋，一任侍兒收拾。誰忍相思相望，解甚處、山川都邑。休話及。此宵鵑啼花泣。』孫審字仲淵，公爵。

二九

甘肅人詞流傳絕少。狄道吳信辰先生（鎮）松厓詩錄附詞一卷。先生由舉人官至湖南沅州知府，主講蘭山書院。蛩歲詩學爲半空山人室弟子。其集多名人序跋，如袁簡齋、王西莊諸先生，并推許甚至。楊蓉裳跋其詞云：『葉脫而孤花明，雲淨而峭峰出。』余評之曰：『鏗麗沈至，是能融五代入南宋者。』點絳脣天台云：『水泛胡麻，人間伉儷仙家愛。春風半載。歸去迷年代。咫尺天台，回首雲霞礙。郎如再。向時嬌態。惟有桃花在。』玉蝴蝶赤壁懷古云：『扼腕炎靈，末季中原，大局盡入當塗。猶恃專場爪距，窘迫南烏。

不知權、空勞知備，既生亮、可弗生瑜。快斯須。漲天煙火，百萬焦枯。胡盧。昔年此地，虹銷霸氣，雷掃雄圖。折戟沉沙，忽然携酒到髯蘇。話三分、江山笑汝，成兩賦、風月歸吾。問樵漁，鱸肥鶴瘦，畢竟誰輸。』（後段字字勁偉。）意難忘別人云：『纔上離筵。恨斷風五馬，躑躅江干。孤帆天共遠，雙袖淚頻彈。別時易，見時難。儘一霎盤桓。更何時，重閨燕玉，再護湘蘭。夕陽無限關山。有淒涼飛雁。水咽雲寒。梅花雖吐雪，楓葉尚流丹。心上事，不能寬。是舊怨新懽。且暫教，洞庭明月，兩處同看。』（換頭稼軒勝處。）憶少年題桐陰倚石圖云：『飄飄梧葉，團團紈扇，冷冷羅袖。朱顏易凋歇，歎涼風依舊。石上絲蘿盤左右。乍相偎、遠山即皺。儂心鎮常熱，任蒼苔冰透。』（蘇、辛卻無此娟雋。）

三〇

蜀語可入詞者：四月寒名『桐花凍』，七夕漬綠豆令芽生，名『巧芽』。（桐娟浙產，生長蜀中，為余言之，不忍忘也。桑歲庚寅，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琅館藏書移寫。時距桐娟殂化，僅匝月耳。有鷓鴣天句云：『殘宮風雨如年夜，薄倖蕭郎尚校書。』半唐老人最為擊節，謂情至語無逾此者，偶憶記之。）

三一（已下續話）

宋大寧夫人韓氏游靈巖觀音道場題紀磨崖云：『大寧夫人韓氏朝拜東嶽回，游靈巖觀音道場。四絕之所，崇峰列翠，宛若屏圍。而北主峰峽然五里之聳，而肩有殿，號曰證明。謂其如來化跡，祈應如響。於是發

精確志，不憚巇嶮，乘輿而步其上。仰瞻紺像，欣敬不已。及觀巖麓，木怪石奇，景與世別。眺寓移時，頓忘塵慮。若□聖力所加。從心之年，焉能至此。於內自省，尤爲之幸。仍知名山勝槩，傳不誣矣。時政和改元季春念五日，孫男左侍禁曹洙、三班奉職溧、右班殿直涇侍行。使女意奴、孫倩奴、喬□奴、□□奴、張吉奴、硯美奴、楊藥奴、朱采奴、薛珍奴、張望奴董從行。洙奉命題紀岩石。」使女名入石刻，於此僅見。惜十泐其二，而倩、藥二名絕韻。余得拓本，珍弆久之，檢付裴沚，爲賦浣溪沙云：「捧硯亭亭列十眉。雲涯暫駐絳紗帷。若華名姓好誰題。　香豔別開金石例。纖穠如見燕環姿。僧彌團扇可無詩。」

三二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眞。昔賢論靈均書辭，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必非求變化者之變化矣。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爲是非眞之寄託耶？

三三

誦佛經不必求甚解，多誦可也。讀前人佳詞亦然。昔人言：「客都門者日詣廠肆，循覽插架，寓目籤題，勿庸蟠帑，輒有無形之進益。」通於斯旨矣。少日讀名家詞，往往背誦如流。詢以作者誰氏，輒復誤記。蓋

心目專注，弗逞旁及。漚尹謂余得力即在是。其知人之言夫。（求甚解即亦可云旁及。此旨至微，蓋其所專注，在於甚解之外矣。）

三四

詞無不諧適之調，作詞者未能熟精斯調耳。昔人自度一腔，必有會心之處。或專家能知之，而俗耳不能悅之。不拘何調，但能塡至二三次，愈塡愈佳，則我之心與昔人會。簡淡生澀之中，至佳之音節出焉。難以言語形容者也。唯所作未佳，則領會不到。此詣力，不可彊也。

三五

澀之中有味、有韻、有境界，雖至澀之調，有眞氣貫注其間，其至者，可使疏宕，次亦不失凝重，難與貌澀者道耳。

三六

問哀感頑豔，「頑」字云何詮？釋曰：「拙不可及，融重與六於拙之中，鬱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幾乎。猶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啼然，看似至易，而實至難者也。」

三七

信是慧業詞人，其少作未能入格，卻有不可思議，不可方物之性靈語，流露於不自知。斯語也，即使其人中年深造，晚歲成就以後，刻意爲之，不復克辦。蓋純乎天事也。苟無斯語，以謂若而人者之作，蒙竊未敢信也。

三八

問：詠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佳，先勿涉獃。一獃典故，二獃寄託，三獃刻畫，獃襯托。去斯三者，能成詞不易，矧復能佳，是眞佳矣。題中之精蘊佳，題外之遠致尤佳。自性靈中出佳，從追琢中來亦佳。』

三九

以性靈語詠物，以沈著之筆達出，斯爲無上上乘。

四〇

凡題詠之作，遣詞當有分寸。譬如題某女士所畫牡丹，某女士係守貞不字者，詞中說牡丹之句，必須案切女士身分，不可稍涉輕佻。後段說到女士，亦宜映合牡丹。即畫即人，融成一片。如此作來，不但並不見

難，而且必有佳句。從倅色揣稱中出，它題並挪用不得。

四一

唐秣陵崔夫人墓志，相傳卽會眞記之鶯鶯。拓本甚舊，或作題詞，就余商定。有「箋碧凝塵」句。「凝」字未愜，屢易字仍未安，最後得「棲」字，不禁拍案叫絕。此鍊字之法也。

蕙風詞話續編　卷一

一

姚令威憶王孫云：『毿毿楊柳綠初低。淡淡梨花開未齊。樓上情人聽馬嘶。憶郎歸。細雨春風濕酒旗。』與溫飛卿『送君聞馬嘶』，各有其妙。政可參看。

二

『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少陵句也。梅溪詞喜遷鶯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蓋反用其意。

三

竹山詞絳都春換頭云：『婭姹。嚬青泫白，恨玉佩罷舞，芳塵凝榭。』『姻婭』之『婭』，從無作活用者。字典亦無別解。唯字彙補注云：『婭㛂，態也。婭音鴉，么加切。』蔣詞又叶作去聲。按廣韻作『亞奈』，注：『作態貌。』〔按：尊前集載和凝詞已有「婭姹含情嬌不語」句。〕

四

竹山詞虞美人詠梳樓：「樓兒忒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較「天際識歸舟」，更進一層。

五

寄閒翁風入松云：「舊巢未著新來燕，任珠簾、不上瓊鉤。」用「待燕歸來始下簾」句意。翻新入妙。戀繡衾云：「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是未經人道語。

六

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今朝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呂居仁減字木蘭花云：「來歲花前。又是今年憶昔年。」命意政同，而遣詞各極其妙。〔按：此則與詞話卷二第九一則相類，此稍略。〕

七

曹元寵品令歌拍云：「促織兒、聲響雖不大，敢教賢、睡不着。」「賢」字作「人」字用，蓋宋時方言。至今不嫌其俗，轉覺其雅。

八

于湖詞菩薩蠻云：『東風約略吹羅幕。一簷細雨春陰薄。試把杏花看。濕紅嬌暮寒。佳人雙玉枕。烘醉鴛鴦錦。折得最繁枝。暖香生翠幃。』此詞綺麗蕃豔，直逼花間。求之北宋人集中，未易多覯。

九

侯彥周嬾窟詞念奴嬌探梅換頭云：『休恨雪小雲嬌，出羣風韻，已覺桃花俗。』頗能爲早梅傳神。『雪小雲嬌』四字連用，甚新。又西江月贈蔡仲常侍兒初嬌云：『荳蔻梢頭年紀，芙蓉水上精神。幼雲嬌玉兩眉春。京洛當時風韻。』芙蓉句亦妙於傳神。『幼雲嬌玉』四字亦新。

一〇

仲彌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憶秦娥詠木犀後段云：『佳人斂笑貪先折。〔按：「重新爲翦斜斜葉。斜斜葉。」三字原脫。〕釵頭常帶，一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藥纖滯之失。

一一

梅磵詩話：金人犯闕，陽武令蔣興祖死之。其父被擄至雄州驛，題詞於壁，調減字木蘭花云：『朝雲橫度。

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邨三兩家。　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蔣乃靖康間浙西人。詞寥寥數十字，寫出步步留戀，步步悽惻。當戎馬流離之際，不難於慷慨，而難於從容。偶然攬景興懷，非平日學養醇至不辦。興祖以一官一邑，成仁取義，得力於義方之訓深矣。雄州宋隸河北東路，金屬中都路，今甘肅寧夏府靈州西南。〔按，雄州爲河北省雄縣，非寧夏。〕

〔按，蕙風所引，與傳本梅磵詩話頗異。詩話原文云：「靖康間，金人犯闕，陽武蔣令興祖死之。其女爲賊擄去，題字於雄州驛中，敘其本末，仍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云。蔣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顏色，能詩詞。鄉人皆能道之。此湯巖起詩海遺珠所載。」蔣興祖事見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忠義傳七，與梅磵詩話合。蕙風誤以其女爲其父。〕

一二

石屏詞往往作豪放語，綿麗是其本色。滿江紅赤壁懷古云：「赤壁磯頭，一番過、一番懷古。想當時、周郎年少，氣吞區宇。萬騎臨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魚龍怒。捲長波、一鼓困曹瞞，今如許。　江上渡，江邊路。形勝地，興亡處。覽遺蹤勝讀，詩書言語。幾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問道旁、楊柳爲誰春，搖金縷。」歇拍云云，是本色流露處。

一三

毛子晉跋石屏詞云：「式之以詩名東南，南渡後天下所稱『江湖四靈』之一也。」按宋詩人徐照、徐璣、翁卷、

趙紫芝，傳唐賢宗法，號稱『四靈』。據子晉云云，則又別有『四靈』之目矣。

一四

四庫提要云：『宋代曲譜，今不可見。白石詞皆記拍於句旁，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攷四庫存目箸錄宋張炎樂府指迷一卷，提要云：『其書分詞源、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按，此二字原脫。）令曲、雜論十四篇。』即詞源下卷，不知何所本而以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名之。而其上卷，則當時並未經見。故於白石譜字，竟不能辨識也。宋燕樂譜字，流傳至今者絕尠。日本貞享初（當中國康熙初）所刻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吾國西潁陳元靚編輯）卷八音樂舉要，有管色指法譜字，與白石所記政同。卷九樂星圖譜所列律呂隔八相生圖及四宮清聲律生八十四調，於諸譜字之陰陽配合，剖析尤詳。卷二文藝類有黃鐘宮散套曲，爲願成雙令、願成雙慢，（已上係宮拍）獅子序、本宮破子、賺、雙勝子、急三句兒等名。首尾完具。節拍分明。讀白石詞者，得此可資印證。

一五

詞有淡遠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爲高手。然不善學之，最易落套。亦如詩中之假王、孟也。劉招山一翦梅過拍云：『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邨。水繞孤邨。』頗能景中寓情。昔人但稱其歇拍三句『一般離思』云云，未足盡此詞佳勝。

一六

潘紫巖詞，余最喜其南鄉子一闋，（後邨詩話題云：「潘牥懷舊，」花菴絕妙詞選題云：「題南劍州妓館。」）小令中能轉折，便有尺幅千里之勢。詞云：「生怕倚闌干。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想見躡飛鸞。月下時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歇拍尤意境幽邃。

一七

[illegible]西江月過拍云：「殷雲度雨井桐凋，雁雁無書又到。」昔人句云：「江頭數盡南來雁，不寄西風一幅書。」[illegible]詞括以六字，彌覺沈頓。

一八

馬古洲海棠春云：「護取一庭春，莫彈花間鵲。」用徐幹臣「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可謂善變。

一九

又馬古洲月華清云：「怕裏。又悲來老卻，蘭台公子。」「怕裏」，宋人方言，草窗詞中屢見，猶言恰提防間。大致如此詮釋，尚須就句意活動用之。

二〇

高彥先，吾廣右宦賢也。東溪詞行香子云：「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罟縈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早已因循。菱花照影，筇竹隨身。奈沈郎尪、潘郎老、阮郎貧。」蓋編管容州時作。極寫流離困瘁狀態，足令數百年後讀者爲之酸鼻。憶余自題蕙夢詞句云：「雪虐霜欺。須拌得、鬢邊絲。」彥先先生可謂飽經霜雪矣。

二一

曾蒼山（原一）曾游吾粵。考粵西金石略：臨桂雄山、隱山、水月洞，並有淳祐十二年與趙希圍同游題名。梅磵詩話云：「蒼山年七歲，賦楊妃纈云：『萬騎西行駐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誰知一掬香羅小，踏轉開元宇宙來。』蓋穎悟絕人者。」其詞如謁金門云：「梅紛褪。點點雨聲春恨。半吐桃花芳意嫩。草痕青寸寸。把酒花邊低問。莫解幾深紅損。等待春風晴得穩。琵琶重整頓。」亦以天事勝也。

二二

黃雪舟詞，清麗芊綿，頗似北宋名作。惟傳作無多，殊爲憾事。其水龍吟云：「柔腸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淚。」蓋仿東坡「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刻鏤稍著痕迹耳。其歇拍云：「待問

春，怎把千紅，換得一池綠水。』亦從『一分流水』句引伸而出。

二三

方秋崖沁園春詞，檃括蘭亭序，有小序：『汪彊仲大卿，禊飲水西，令妓歌蘭亭，皆不能，乃爲以平仄度此曲，俾歌之』云云。大抵循聲按拍，宋人最爲擅長。不徒長短句皆可歌，即前人佳妙文字，亦皆可歌。水西羣妓，殆非妙選工歌者。如其工者，則必能歌蘭亭序矣。它如庾子山春賦、梁元帝蕩婦思秋賦、采蓮賦，李太白惜餘春賦、愁陽春賦，儻付珠喉，未知若何流美。又如江文通別賦、謝希逸月賦、鮑明遠蕪城賦、李遐叔弔古戰場文、歐陽文忠秋聲賦、蘇文忠前後赤壁賦，皆可選摘某篇某段而歌之。此類可歌之文，尤不勝僂指。紅簫鐵板，異曲同工已。

二四

葛郯信齋詞水調歌頭舟回平望過烏戍値雨向晚復晴云：『應是陽侯薄相，催我胸中錦繡，淸唱和鳴鷗。』『薄相』猶言游戲，吳閭里語曰『白相』。『白』蓋『薄』之聲轉。一作『孛相』，烏程張鑑冬靑館詩山塘感舊云：『東風西月燈船散，愁煞空江孛相人。』

二五

蕭閑小重山云：『得君如對好江山。幽棲約，湖海玉屏顏。』比余詠梅清平樂云：『玉容依舊。便抵江山秀。』略與昔賢闇合，特言外情感不同耳。

二六

閨人時妝，鬢髮覆額，如黝髹可鑑。以梳之小而絕精者，約正中片髮，入其齒中，闊與梳相若，梳齒藏不見，則髹起，爲美觀。花閒集毛熙震浣溪沙云：『象梳欹鬢月生雲。』清姒嘗改爲『象梳扶鬢雲藏月』，蓋賦此也。

二七

近人稱壽五十一歲曰開六，六十一曰開七。程大昌韻令（按：宋人稱詞曰韻令，此以爲調名，僅見。）頌人生日云：『壽開八秩，兩鬢全青，顏紅步武輕。』自注：『白樂天開六秩詩自注云：年五十歲，即日開六秩矣。』言自五十一即爲六十紀數之始也。』五十即曰開六，與今小異。（按：彊村叢書本程大昌文簡公詞載此詞自注所引白樂天注，爲五十一歲，非五十歲。不知蕙風所據何本，或非善本，故有奪字。）

二八

易祓喜遷鶯云：『記得年時，膽瓶兒畔，曾把牡丹同嗅。』語小而不纖。極不經意之事，信手拈來，便覺旖旎

纏綿，令人低徊不盡。納蘭成德浣溪沙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祇道是尋常。』亦復工於寫情，視此微嫌詞費矣。喜遷鶯歇拍云：『強消遣，把閒愁推入，花前杯酒。』由『舉杯消愁』意翻變而出，亦前人所未有。

二九

金李用章莊靖先生樂府謁金門序云：『西齋得梅數枝，色香可愛，一日爲澤倅崔仲明竊去。感歎不已，因賦此詞十二章，以寫悵望之懷。』直書竊梅人之官位姓字，此序奇絕亦詣絕。其十二章之目曰：寄梅、探梅、賦梅、歎梅、慰梅、賞梅、畫梅、藏梅、別梅、望梅、憶梅、夢梅。細審一一，卻無言外寄託，只是爲梅花作，抑何纏綿鄭重乃爾。其寄梅歇拍云：『爲問花閒能賦客。如何心似鐵。』亦悱惻，亦蘊藉，直使竊梅人無辭自解免。其後有太常引同知崔仲明生日云：『太行千里政聲揚。問何處、是黃堂。遺愛幾時忘。試聽取、人歌召棠。錦衣年少，插花躍馬，休負好風光。三萬六千場。但暮暮、朝朝醉鄉。』召棠遺愛，於插花年少得之。竊花人幸復不惡，不失其爲花閒能賦，賴此闋爲之解嘲。

三〇

李莊靖謁金門云：『萬里無雲天紺滑。一輪光皎潔。』『紺滑』二字，未經前人用過。較『雨過天青雲破處』，尤爲妙於形容。

三一

眉匠詞，竹垞少作，豐潤丁氏持靜齋藏。

三二

遯庵樂府大江東去云：「不如鬭早，付它妻子耕織。」江城子云：「明日新年，鬭早趁還家。」漁家傲云：「住山活計宜鬭早。身世滄溟一漚小。」「鬭早」當是北人方言，菊軒樂府中亦兩見。（漚尹云：今汴梁城中有此方言，猶言及早。「鬭」讀若「鬭」。）（按：宋人詞中亦頗有用「鬭早」二字者。）

三三

鄭谷貧女吟：「笑蘸燈花學畫眉。」潘元質詞：「旋蘸燈花，兩點翠眉誰畫。」蓋以燈煤碾細代眉黛。王元老菩薩蠻云：「留取麝煤殘，臨鸞學遠山。」此用香煤，更韻。

三四

曩作七夕詞，涉尋常兒女語，曦丈尤切誡之，余自此不作七夕詞，承丈教也。碧瀣詞（刻入薇省同聲集。）齊天樂序云：「前人有言：牽牛象農事，織女象婦功。七月田功粗畢，女工正殷，天象亦寓民事也。六朝以來，多寫作兒女情態，慢神甚矣。丁亥七夕，偶與瑟軒論此事，倚此糾之。」「一從豳雅陳民事，天工也垂星彩。

穆始牽牛，衣成織女，光照銀河兩界。秋新候改。正嘉穀初登，授衣將屆。春秬秋梭，歲功於此隱交代。神靈焉有配偶，藉唐宮夜語，誣衊冥宰。附會星期，揩撫月夕，比作人間歡愛。機窗淚灑。又十萬天錢，要償婚債。綺語文人，懺除休更待。」即誠余之恉也。

三五

菊軒臨江仙云：「浮生擾擾笑何樓。試看雙鬢上，衰颯不禁秋。」案劉貢父詩話：「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宋初也）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多虛僞，故以名之。」菊軒詞蓋用此。

三六

明秀集樂善堂賞荷詞：「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滹南老人詩話云：「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似易『膩』字差勝。」龍壁山人云：「蓮本清臞，膩得其貌，未得其神也。」余嘗細審之，此字至難穩稱，尤須與下云『薰沈水』相貫穿。擬易『潤』字、『媚』字、『薄』字，彼勝於此。似乎『薄』字較佳，對下句『高』字亦稱。

三七

須溪詞百字令『少微星小』闋自注：『佛以四月八生，見明星悟道，曰：「奇哉！」即左傳「星隕如雨」之夕也。』此說絕新。須溪賅博，未審於何書得之。

三八

宋人多壽詞，佳句卻罕覯。雪坡詞沁園春壽婺州陳可齋云：「元祐諸賢，紛紛台省，惟有景仁招不來。」命意高絕。前調壽陳中書云：「著身已在瀛洲。問更有長生別藥不？」極雅切，極自然。又壽陶守云：「春雨晴時，千金斗粟，民仰使君爲食天。」「民以食爲天」，尋常語耳。（按：見通鑑賈潤甫諫李密語。）「爲食天」更倚而新。

三九

吳人呼女曰囡，讀若奴碩切。虞山王東淑（應奎）柳南續筆：「吾友吳友篁箸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而黑。間有生女皙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册中兩見之」云云。吳叔永（詠）鶴林詞賀新郎賀城壽秀永弟云：「爺作端與新太守，囡拜賜書天府，況哥共、白頭相聚。」則宋人已用之入詞語矣。叔永，蜀人，亦作吳語，何耶？「囡」字編於字書，並未之載。

四〇

鶴林詞清平樂壽吳毅夫云：「荔子纔丹楓子白，拾貼誕彌嘉月。」「拾貼」字亦方言，於此僅見。

四一

「算一生繞徧，瑤階玉樹，如君樣、人間少。」吳叔永水龍吟壽李長孺句。壽詞能爲此等語，視尋常歌誦功

德，何止仙塵糟玉之別。

四二

葉夢得避暑錄話：『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花一枝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郭遯齋卜算子序云：『客有惠牡丹者。其大深紅，其六淺紅。貯以銅瓶，置之席間。約五客以賞之。仍呼侑尊者六輩。酒半，人簪其一，恰恰無欠餘，因賦。』『誰把洛陽花，翦送河陽縣。魏紫姚黃此地無，隨分紅深淺。小插向銅瓶，一段眞堪羨。十二人簪十二枝，面面交相看。』遯齋詞事，與歐公風趣略同。玉谿生以『送鉤』、『射覆』入詩，得毋愧此雅故。

四三

青泥蓮花記：『李之問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李見而喜之。將行，勝瓊送別，餞飲於蓮花樓下，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君住。奈何無計隨君去。」因復留經月。爲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寄李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幾程。　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蓋寓調鷓鴣天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底，抵家爲其妻所得。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麗，遂出妝奩資夫取歸。

瓊至，即棄冠榆，損妝飾，委曲事主母，終身和悅，未嘗少有閒隙焉。「勝瓊鷓鴣天詞，純是至情語，自然妙造，不假造琢，愈渾成、愈穠粹。於北宋名家中，頗近六一東山。方之聞韓之彥，雖幽棲、漱玉，未遑多讓。誠坤靈閒氣矣。之問之妻，能賞會勝瓊詞句，既無見嫉之虞，尤有知音之雅。委曲以事，和悅終身，吾爲勝瓊慶得所焉。」又朱端朝，字廷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往來久之。及省試優等，授南昌尉。輾轉脫瓊瓊籍，挈之歸家。因闢二閤，東閤正室居之，瓊瓊居西閤。廷之之任南昌，倏經半載，西閤以梅雪扇寄之，後寫一詞，調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廷之詳味詞意，知爲東閤所抑。自是坐臥不安，竟託疾解綬。既抵家，置酒會二閤，賦浣溪沙一闋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相。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天公非是不思量。」自是二閤歡好如初。茲事亦韻甚。惟是瓊瓊所遭，視勝瓊稍不逮，勝瓊誠勝瓊矣。

四四

國初錫山侯氏刻十名家詞，有顧梁汾序一首，論詞見地絕高。江陰金溎生（武祥）粟香室重刻本，佚去此序。曩移鈔史館本顧集，亦未之載，亟錄於此。序云：「異時長短句，自花間、草堂而外，行世者蓋不多見。明末海虞毛氏，始取花庵尊前諸集、及宋人詞稿，盡付剞劂。其中字句之譌，姓名之混，間不免焉。雖然，讀書而必欲避譌與混之失，即披閱吟諷，且不能以終卷，又安望其暢然抆去抑塞，任爲流通也。亦園主人

高情逸韻，擺落一切，顧於長短句，獨有玄賞。其所刻詩不一，而先之以詞。其所刻詞不一，而先之以十家之詞，皆嚴斧藻本。集中之爲譌且混者絕少，眞可補毛氏所未及。抑余更有取焉。今人之論詞，大概如昔人之論詩。主格者其歷下之摹古乎？主趣者其公安之寫意乎？邇者競趨而宗南宋四家，何異竟陵之主香山、眉山、渭南、遺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余則以南唐二主當蘇、李，以晏氏父子當三曹，而進少陵一席。竊比於鍾記室獨孤常州之云。總讓亦國之不競已，不獨人，不強分時代，令一切矜新立異者之廢然返也。」

四五

容若夢江南云：「新來好，唱得虎頭詞。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標格早梅知。」即以梁汾詠梅句喻梁汾詞。賞會若斯，豈易得之並世。

四六

宋毛幵自宛陵易倅東陽留別諸同寮滿庭芳云：「回頭笑，渠家數口，又泛五湖舟。」俚語稱妻曰「渠家」，蓋見坊肆間小說。毛詞則舉一切眷屬言之。

四七

周必大近體樂府有點絳唇七夕詞代文潞公家姬小瓊拜賦，「七夕」作「七夜」，甚新。小瓊即范石湖所謂與韓无咎、晁伯如家姬稱爲三傑者，見本事詞注。（按：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又木蘭花慢題黃道揣阮時得名妾故戲及之云：「松間玄鶴舞翩躚。山鬼下蒼烟。正閉戶焚香，簌商泛角，非指非絃。」按：見宋人所繪九歌圖，山鬼像絕娟倩，所謂「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綴雲屏妙姬，能當之無愧色耶？

四八

中庵詩餘鵲橋仙觀接牡丹云：「栽時白露，開時穀雨，培養工夫良苦。閒關消息阿誰傳，算只是、司花說與。寒梢一拂，芳心寸許，點破凡根宿土。不知魏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案：見查海餘得樹樓雜鈔，引黃伐檀集妒芽說：「客有語予，人有以桃爲杏者，名曰接。其法：斷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陽既作，其枝葉與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於其本。蓊然者與杏爭盛者。主人命去之，此妒芽也。」云云。接花入題詠，於劉詞僅見。吾廣右花傭，最擅此技。如以桃接杏，則先植桃於盆，其本必蟠屈有姿致，僅留一二枝條，壯約指許。屆清明前則就杏擇其枝氣在者，壯相若者，與桃之本姿致宜稱者，審定長短距離，削去其半，約寸許，同時於桃枝近本處，亦削去其半，亦寸許，速就兩枝受削處密切黏合，以苧皮緊束之，外用杏根畔土，調融塗護，勿露削口。若所接杏枝距地較高，則植木爲架搘桃盆，務令兩花高下相若。無稍拗屈彊附。迨至夏初，兩枝必合而爲一。苧皮暫不必解。於杏枝削口稍下，徐徐鋸斷，俾兩花脫離，即將削口稍上之桃枝鋸棄，則本桃而花葉皆杏矣。它花接法並同。唯所接皆木本，接時必清明前。如劉詞所云

牡丹係草本，白露已深秋，能於深秋接草本花，其技精於今人遠甚。唯詞歌拍云：『不知魏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當接花時，不能預定其色品，詎昔之接異於今之接耶？惜其法不可得而考矣。

四九

王文簡倚聲集序：『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外，不概見。而梨園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云云。僅二百數十言，而詞家源流派別，瞭若指掌。是書傳本絕尠，亟節記之。

五〇

倚聲之作，石刻閒見箸錄，金文尤罕覯。宋滿江紅詞鏡，鏡邊飾以梅花，詞作回文書：『雪共梅花，念動是、經年離折。重會面、玉肌眞態，一般標格。誰道無情應也妒，暗香蕤沒教誰識。卻隨風偷入傍妝台，縈簾

額。鶯醉眼，朱成碧。隨冷燠，分青白。歎朱絃凍折，高山音息。悵望關河無驛使，剡溪興盡成陳迹。見似枝而喜對楊花，須相憶。」馮晏海（雲鵬）得之濟南，謂其詞類宋人，故定為宋鏡。見張詩舲（祥河）偶憶編。又曾賓谷（燠）藏宣德銅盤，內刻錦堂春詞：「映日穠花旖旎。築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烟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五一

義州李文石（葆恂）舊學盦筆記，記所見金石書畫，有宋製賈文元玉詞牌。按賈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士出身。慶曆間，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左僕射，卒謚文元。有木蘭花云：「都城水淥嬉遊處。仙棹往來人笑語。紅隨遠浪泛桃花，雪散平堤飛柳絮。東君欲共春歸去。一陣狂風和驟雨。碧油紅旆錦障泥，斜日畫橋芳草路。」黃花庵云：「公生平唯賦此一詞。」未審即玉牌所刻否？

五二

光緒甲午，伯愚學士（志銳）簡烏里雅蘇臺辦事大臣。宗室伯希祭酒（盛昱）賦八聲甘州贈行云：「驀橫吹、意外玉龍哀，烏里雅蘇臺。看黃沙磊幕，縱橫萬里，攬轡初來。莫但訪碑荒磧，（自注：「同人屬拓闕特勤碑。」）爾是勒銘才。直到烏梁海，蕃落重開。六載碧山丹闕，幾商量出處，拔我蒿萊。愴從今別後，萬卷一身薶。約明春、自專一壑，我夢君、千騎雪皚皚。君夢我，一枝榔栗，扶上巉苕。」蓋伯愚此行雖之官，猶遷謫也。

伯希詞甫脫稿，即錄示余。小紅箋細字絕精。此幡帶故紙得之。此等詞略同杜陵詩史，關係當時朝局，非尋常投贈之作可同日語。因亟箸於編。

五三

半塘雜文存者絕少。檢篋僅得其寄臨馮恩江（永年）手札舊稿。馮為半塘之戚，有看山樓詞，故語多涉詞。「十年闊別，萬里相思。往在京華，得寄南岡二子詩鈔，嘗置座隅，不時循誦，以當晤言。去秋與家兄會於漢南，又讀看山樓詞，不啻與故人握語於匡番婆娑間，麈柄爐香，可彷彿接。尤傾倒者在言情令引。少游曉風之詞，小山舞雲之唱，我朝晚近納蘭公子，深入北宋堂奧。遺聲墜緒，二百年後，乃為足下拾得，是何神術，欽佩欽佩！姪溷跡金門，素衣緇塵。閒較倚聲之作，謬邀同輩之知。既獎藉之有人，漸斷疑以從事。私心竊比，乃在南宋諸賢。然畢力奔赴，終不于於絕潰斷潤閒。於古人之所謂康莊亨衢者，不免有望洋向若之嘆。天與人力，百不如人，奈何奈何！萬氏持律太嚴，弊流於拘且雜，識者至嘗為癡人說夢，未免過情。然使夾者之有人，綜攀音於至當，俾倚聲一道，不致流為句讀不葺之詩，則華路開基，紅友實為初祖。不審高明以為然否？往歲陵刻姜、張諸詞集，許邀青睞。新加匡訂。此外如周、辛、王、史諸家，皆世人所欲見，又經無著本單行。在擬刊，並公同好。又擬輯錄同人好詞，為笙磬同音之刻。自羅六故，百事皆灰。加以病豎相纏，精力日茶，不識此志能否克遂。它日殘喘稍蘇，校刻先人遺書畢，當再鼓握鉛之氣。足下博聞彊識，好學深思，其有關於諸集校勘者，幸示一二。盼盼。歸來百日，日與病鄰。喪

葬大事，都未盡心毫末。負署高厚，尙復何言。飢能驅人，敝門未遂。涉淞渡湖，載入深圜。今冬明春，當返都下。壹是家兄當詳述以聞，不再覼縷。白雪曲高，青雲路阻。雙江天末，瞻企爲勞。附呈拙製，祈不吝金玉，啓誘蒙陋。風便時錫好音。諸惟爲道珍重不備。」又云：「倚聲夙昧，律呂尤疏。特以野人擊壤，孺子濯纓，天機偶觸，長謠斯發。深慚紅友之持律，有愧碧山之門風。意迫指嘗，遑恤顏厚。茲錄幸已所造，得若干闋就正。嗟夫！樗散空山，大匠不覩。桐焦爨下，中郎賞音。得失何常，眞賞有在。傳曰：「予舍不訂吾文，後世誰知訂吾文者。」謬附古誼，率辱雅裁，幸甚幸甚！」半塘故後，其生平著作與收藏均不復可問。即其奏稿存否，亦不可知。此手札亦吉光片羽矣。

五四

遺山句云：「草際露垂蟲響徧。」寫出目前幽靜之境。小而不纖，妙在「垂」字、「響」字，此二字不可易。

五五

松厓詞竹香子詠斑竹菸管云：「莫問吞多咽少，釣詩竿、何妨飢齧。」「釣詩竿」可作喫菸典故。

五六

元張師遜養蒙先生詞玉漏遲壽張右丞云：「端正嬋娟，爲我玳筵留照。」「端正嬋娟」四字，用之壽詞，莊雅

而宜稱。它家詞中未之見也。

五七

『金朝遺風：冬月頭雪，令僮輩團取，比明，拋親好家。主人見之，即開宴娛賓，謂之撒雪會。』見王秋澗詞江神子序。金源雅故，流傳絕少，亟記之。

五八

倪雲林踏莎行後段云：『魯望漁郎，陶朱煙島。高風峻節爲今掃。黃雞啄黍濁醪香，開門迎笑東鄰老。』舊作錦錢詞壽樓春陶然亭賦前段云：『登陶然孤亭，問垂楊閱盡，多少豪英。我輩重來攜酒：但問黃鶯。』後段云：『垂竿叟渾無營，共閒鷗佔斷，煙草前汀。一角高城殘照，有人閒憑。』蓋當時實景。託恉與雲林略同。半塘云：『愈含蓄，愈雋永。』

五九

雲林詞人月圓云：『悵然孤嘯，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依依素影，何處飛來。』李重光浪淘沙云：『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同一不堪回首。

六〇

海寧查悔餘（愼行）得樹樓雜鈔：『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聲怪石實太平樓。（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元黃文獻公溍集有先居士樂府後記云：舊傳太平樓秦檜所建。按沂中罰金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洎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詠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滿庭芳所由作也。此事咸淳臨安志不載。』云云。〔按：此與元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所載不同。〕案吳興備志：『黃溍字晉卿，本姓丁，世居吳興。父鑄育於義烏之黃。溍登延祐二年進士第，累官翰林學士，謚文獻。』據此知溍父名鑄。元吳師道敬鄉錄，載宋何茂恭（恪）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云：『予友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讐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磨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云云。據此，知鑄字槐卿。兩宋詞學極盛，士流束髮受書，大都硏究宮律。顧其所作幸而得傳，鉅公華胄而外，十之一二云爾。槐卿滿庭芳詞，具見平生風節，乃竟湮沒失傳，尤爲可惜。宋元已還，小說雜編之屬，未見者不少，容或記述及之。俟異日考求焉。絕妙好詞卷六有黃鑄秋蕊香令一首。鑄字晞顏，號乙山，邵武人，官柳州守，乃別是一人。姓名偶同耳。〔按：據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載記先世墓誌銘一文，太平樓樂府，乃其六世祖所撰。黃溍六世祖，名中輔，見宋濂所撰金華黃先生行狀。黃溍生於元至元十四年，距南宋初約一百三四十年，其父決不能與秦檜同時。〕

六一

審齋詞好事近和李清宇云：『歸晚楚天不夜，抹墻腰橫月。』只一『抹』字，便得冷靜幽瑟之趣。

高竹屋金人捧露盤詠梅二闋：『念瑤姬，翻瑤佩，下瑤池。冷香夢、吹上南枝。羅浮夢杳，憶曾清曉見仙姿。天寒翠袖，可憐是、倚竹依依。溪痕淺，雲痕凍，月痕淡，粉痕微。江樓怨、一笛休吹。芳音待寄，玉堂煙驛雨淒遲。新愁萬斛，爲春瘦、卻怕春知。』又：『楚宮閒。金成屋，玉爲闌。斷雲夢、容易驚殘。纖歌幾疊，至今愁思怯陽關。清音恨阻，抱哀箏、知爲誰彈。年華晚，月華冷，霜華重，鬢華斑。也須念、閒損雕鞍。斜緘小字，錦江三十六鱗寒。此情天闊，正梅信、笛裏關山。』絕妙好詞錄前一闋。余則謂以風格論，後闋較尤遒上也。

六三

評閨秀詞無庸以骨餘爲言。大都嚼蘂吹香，搓酥滴粉云爾。亦有濬發巧思，新穎絕倫之作。閨秀正始集：張芬寄懷素窗陸姊七律一首，回文調寄虞美人詞。詩云：『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靜燈殘未得留。風冷結陰寒落葉，別離長望倚高樓。遲遲月影移斜竹，疊疊詩餘賦旅愁。將欲斷腸隨斷夢，雁飛連陣幾聲秋。』詞：『秋聲幾陣連飛雁，夢斷隨腸斷。欲將愁旅賦餘詩，疊疊竹斜移影、月遲遲。　樓高倚望長離別。葉落寒陰結。冷風留得未殘燈。靜夜幽庭小掩、半窗明。』芬字紫蘩，號月樓，江蘇吳縣人，著有兩面樓偶存稿。

六四

無名氏〔按：或云蔣人〕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李元膺洞仙歌云：「雪雲散盡，放曉晴庭院。楊柳於人便青眼。更風流多處，一點梅心相映遠。約略顰輕笑淺。」詞中此等意境，余極喜之。潘瀛選新荷葉云：「日麗風柔，水邊天氣鮮新。閒坐斜橋，數完幾折溪痕。酒旗戲鼓，怯餘寒、未滿前村。小紅怎乳，鶯聲一卷纔勻。節過收燈，風光尚未踰旬。粉糝疏籬，誰家香玉粼粼。雛晴嫩霽，似垂鬟、好女盈盈。江南煙景，殢人猶在初春。」此詞亦雅令可誦。瀛選，順治朝宜興人。

六五

大興李松石（汝珍）箸李氏音鑑，自以三十三字母爲詞，調行香子云：「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翔。〔按：疑誤。〕對酒陶然、便博箇、醉中仙。」「春滿堯天」即「昌茫陽（移秧切）」，下仿此。姪書園調青玉案云：「垂楊低現紅橋路。看碧鳥、飛無數。殘照平疇人過渡。清尊把酒，迷離秀樹，南浦天街暮。」姪安調謝池春云：「細雨纔晴，便踏春泥沽酒，指人家、數條嫩柳。酩酊獨醉，把漢書詳剖，看閒門問奇來否。」徐聲甫（鐵）調錦纏道云：「對酒南樓，門掩春花天曉。林邊千點蒼山小。三橋騰跨紋裊。明鏡平鋪，舟放人歸早。」許石華調鳳凰閣云：「喜鬪巢新燕，低飛屋角。呢喃頻對語閒閣。爭把柳絲

桃蕊，常時鄭郤。盼將子、數來庭幕。」許月南（音鶴）調醉太平云：『春暖鶯狂，花園蝶嚷。雲嵐滋味曾嘗。勸君頻舉觥。歡飽醉鄉，黑甜睡方。懸琴端按宮商。寧知辛苦忙。』各詞調皆三十三字，並與字母雙聲恰合，無一復音。作者非必倚聲專家，即亦煞費匠心矣。

六六

羣書類要事林廣記，西穎陳元靚編。康熙三十九年版行於日本。（彼國元祿十二年。）凡所記載，起自南宋，迄於元季。涉明初，則續增也。中間雅故珍聞，往往新奇可喜。戊集文藝類圓社摸場云：『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毬。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況是青春年少，同輩朋儔。向柳巷花街翫賞，在紅塵紫陌追游。脫履搊來憑眼活。認冥爲有準杈兒，扶住惟口鳴，識踢乃無憂。右搭右花跟。似烏龍兒擺尾。左側左虛拕，似丹鳳子搖頭。下住處全在低業，打著人惟仗推吹。使力藏力。以柔取柔。集閑中名爲一絕，決勝負分作三籌。俺也絲韈羅袴，短帽輕裘。襟沾香汗溼，韈污軟塵浮。佩劍仙人時側目，擲梭玉女巧凝眸。紛錯兒前後仰身，身移不浪。金翦刀往來移步，步過頻偸。況乎奢華治世，豪富皇州。春風喧鼓吹。化日沸歌謳。歡笑對吳姬越女，繁華勝桑瓦潘樓。湖山風物，花月春秋。四聖觀柳邊行樂，三天竺松下優游。樂事賞心，難並四美。勝友良朋，無非五侯。心向閒中着，人於俾裏求。凡來踢圓者，必不是方頭。』又滿庭芳云：『若論風流，無過圓社，拐膁蹬蹋搭齊全。門庭富貴，曾到御簾前。灌口二郎爲首，趙皇上、下脚流傳。人都道、齊雲一社，三錦獨爭先。花前、並月下，全身繡帶，偸側雙肩。更高而不遠，一搭打鞦

轠。毬落處、圓光賺拐，雙佩劍、側蹈相連。高人處，翻身佶料，天下總呼圓。』又云：『十二香皮，裁成圓錦，莫非年少堪收。綠楊深處，恣意樂追遊。低拂花梢慢下，侵雲漢、月滿當秋。堪觀處，偸頭十字拐，舞袖拂銀鈎。肩尖、並拐搭，五陵公子，恣意忘憂。幾回沈醉，低築傍高樓。雖不遇、文章高貴，分左右、曾對王侯。君知否，閑中第一，佔斷是風流。』(後有齊雲社規。下脚文毬門社規。毬門齊雲入門白。打場戶。兩人場戶。三人場戶。四人場戶。五人名小出尖。五人場戶。名皮破落花流水。六人名大。出尖踢花心各圖式。)遏雲要訣云：『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眞，字必正。欲有墩亢掣拽之殊，字有脣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更忌馬嚼韁子，俗語鄉談。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以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爲瀆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假如未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撥。三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片結尾。三拍煞入序尾。三拍巾門煞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做此。出賺三拍。出聲巾門。又三拍煞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遏雲致語筵會用鷓鴣天云：『遏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眞。三盃五盞陶情性。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處，總佳賓。歌聲嘹亮遏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聽。』(後有圓社市語。中呂宮圓裹圓。)駐雲主張滿庭芳集曲名云：『共慶淸朝，四時歡會，賀筵開、會集佳賓。風流鼓板，法曲獻仙音。鼓笛令無雙多麗，十拍板音韻宜淸。文序子，雙聲疊韻，宥若瑞龍吟。當筵，聞品令，聲聲慢處，丹鳳微鳴。聽淸風八韻，打拍底、更好精神。安公子、傾盃未飲，好女兒、齊隔簾聽。眞無比，最高樓上，一曲稱人心。』詩曰：『鼓板淸音按樂星。那堪打拍更精神。三條犀架垂絲

絡。兩隻仙枝攀月輪。舌韻渾如丹鳳叶。板聲有若靜鞭鳴。幾回月下吹新曲。引得嫦娥側耳聽。』〈水調歌頭〉云：『八蠻朝鳳闕，四境絕狼煙。太平無事，起烘聚哨傚梨園。笛弄崑崙上品，節根雲陽妙選，畫鼓可人憐。亂撒眞珠迸，點滴雨聲喧。韻拙聽，聲不俗，駐雲軒。諧音節奏，分明花裏遇神仙。到處朝山拜岳，長是爭籌賭賽，四海把名傳。幸遇知音聽，一曲讚曉天。』詩曰：『鼓似眞珠綴玉盤。笛如鸞鳳嘯丹山。可憐一片雲陽水，遏住行雲不往還。』（後有至套鼓板棒數。）余嘗謂宋人文詞雖游戲通俗諸作，亦不無高異處，蓋氣格使然。元人即已弗逮。明已下不論也。右詞數闋，當時賜趦唱賺之法，藉存概略，猶有風雅之遺意焉。猶賢乎已，是之取爾。詎謂今日等於牧奴豎所爲哉？「按『遏雲要訣』『欲有敷亢』，『欲』疑『歌』誤。『社條不賽』，『不』疑誤字。

六七

李淑昭擣練子云：『桃似錦，柳如煙。鶯不停梭蝶不閑。妨卻繡窗多少事。盡拋針黹到花前。』妹淑慧和韻云：『收曉霧，散朝煙。遂閣忙人到此閑。繡線未拋針舊譜。脚根早已到花前。』淑昭、淑慧，笠翁二女。其詞未經選家著錄。

六八

韻語陽秋云：『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

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梅聖俞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則甚善矣。」此論精微，可通於詞。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即倚聲家言自然從追琢中出也。

六九

樂府指迷云：「古曲亦有拗者。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今歌者亦以為碍。如尾犯「肯把金玉珠珍（別並作珍珠）博」（耆卿句），絳園春：「游人月下歸來。」（夢窗絳都春句。或當時名絳園春，它本未見。）「金」字、「遊」字當用去聲之類。」按尾犯如虛齋「殷勤更把茱萸看」，夢窗「滿地桂陰人不惜」。「更」、「桂」字並去聲。（夢窗「遠夢越來溪畔月」，「越」字可作去。）絳都春夢窗別作：「更傳鶯入新年」、「並禽飛上金沙」、「更愁花變梨霙」、「便教移取薰籠」、「便教接宴鶯花」，上一字並用去聲。紅友極重去聲字，乃詞律尾犯錄柳詞，無一旁注。絳都春錄吳詞，竟於「並」字旁注可平。亦疏於攷訂也。（按：「游人月下歸來」絳都春非吳文英作。據草堂詩餘，乃丁仙現詞。）

七〇

得舊書畫便面數十。其一李子仙（驪）自書黃梅花詞。極入律可誦，書勢亦秀渾不俗。檢國朝詞綜集如閩甫黃氏詞綜續編、杏舲丁氏詞綜補，驪詞並未著錄。張午橋前輩云：「驪，蘇州人，曾官翰林。」繆筱珊先生

云：『幅工制舉藝，曾見某選本所錄甚多。』

探春慢（黃梅花）　李麗

黃葉辭柯，寒香貼幹，橫斜堪入清供。金屋垂簾，銅盤承淚，背向東風倚籠。蠟剪誰施巧，定難儔。冷蜂偎凍。小窗閒付詩評，素心人自相共。不見飛英片片，任怨咽玉龍，聽徹三弄。月影昏時，煙痕深處，喚起羅浮幽夢。明是春消息，又底事、丸封珍重。酒熟鵝兒，呼童花下開甕。

七一

余與半塘五兄，文字訂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蔆景一集，懷兄之作，幾於十之八九。未刻以前，亦未盡寄京師。半塘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曩余過從抵巷口，見繫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眞。又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祇是黃昏。』看似平易，非深於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塘。

七二

周稚圭中丞撰錄十六家詞，各繫一詩。其繫孟文一首：『一庭疏雨善言愁。傭筆荆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揚州。』神韻獨絕，與漁洋紅橋詞『北郭清溪』闋可稱媲美。

蕙風詞話續編　卷二

一

徐嘯竹布衣（繩），甘泉老名士也。丁酉暮春，晤於滬闠。時年八十，傾蓋如故。越日，賦高陽臺見貽。旋又錄示舊作數闋，及王西御先生論詞絕句若干首，意甚鄭重。其[illegible]序一闋，尤為生平得意之筆也。

高陽臺　　徐繩

捫蝨譚雄，射雕手健，十年前早知名。西燕東勞，參差未許將迎。詩尊酒伴悲歡慣，問悲歡、可有人聽。渺天涯，滿目風塵，雙鬢霜星。　相逢此日休嫌晚。[illegible]緣[illegible]，如見生平。一絲吟思，一分明月同清。[illegible]多湖海元龍氣，[illegible]它，滄還鷗盟。且同來，花下分觴，座上飛觥。

當年吟社已沈消。淮海詞人半寂寥。今日與西始初識，令人想殺海棠橋。

吾鄉昔[illegible]，[illegible]氏為山斗。西御先生有詞集[illegible]行世，令子玉生家藏有詞系，未刻。道光季年，留聯[illegible]詞壇，不下二十人。存者惟繩而已。今有[illegible]。收入新詩，八十自題未草，有句知明眼交游士，留取餘年酬異鄉。變聽作[illegible]，飽嘗世味[illegible]。始覺古[illegible]明訓。好誇心頭有未[illegible]。可以知其志矣。嘯竹又草。

滿庭芳

城中歸棹，成此寄懷王、沈[illegible]、[illegible]介甫、倪[illegible]吳門，陶玉生、符南樵、王西御揚州，大舟譯友，阿[illegible]女道士。

篷窗一宵溫夢，趁遙天暮雨。菰蒲外、隱作秋聲，中流一任容與。山陰道、此時經過，甚傷空憶蘭亭敘。念家山，千里迢遙，暗驚杜宇。回首西湖，臨水獨眺，訪逋仙蹤處。孤山路、落盡梅花，亂鷺啼遍叢樹。繞迴廊、青峰湧目，臨江上、斜陽凄苦。念春歸、我尚天涯，綠陰如許？韶華水逝，客思雲孤，放懷覓舊侶。彷彿是、南屏鐘動，西竺僧歸，金石交親，斷碑披誤。鬢絲幾縷，茶煙一榻，犀香梅熟休相訊，怕相逢、衣上多塵土。謾嗤嗤詠，且教留得還痕證它鴻迹來去。（時歸自京師，淳溪主人六舟出所藏歷足鐙名卷冊索題觀款。）江湖載酒，鑪榻參禪，算一般意趣。儘孤負、煙花三月，佳麗揚州，薄倖詞勳，飄蕭詞賦。予懷渺渺，知音寥落，千秋事業憑誰會，奈江東羈戀同遲暮。那堪水上琵琶，唱徹瀟瀟，西興古渡。

多麗　　嘯竹

施鶴玉攜履澤，曾招寶帶橋翫月之舉。撫今追昔，情見乎辭。

瀛蘭橈。灣環宛轉長橋。蹴西風、湖光萬頃，參差吹出瓊簫。疏煙抹、黛螺丫髻，冷雲冪、鷺脛舒翹。乙未亭邊，松陵路畔，遠山隱約畫眉嬌。堤上柳絲堪折，離思一條條。更休說、賓鴻尚未，去燕難招。憶當年、尊前謙月，多情酒釀詩瓢。瞑樓客、珠璣錦織，踏搖孃、綺席笙調。雁齒排連、蟾暉皎潔、三生夢裏可憐宵。到而今，潴蓮泣露，啼鳥總無聊。文園老，也應羞見，幾度回潮。

二

得坐隱先生精選草堂餘意一冊於運司街廬記書肆，無序跋，卷首有新都環翠堂字樣。詞全和草堂韻，每首詞名下，徑題元作者姓名。唯一人兩調相連，則第二闋題陳大聲。（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錄前人作，綴以己作，非

是。其題前人名者，亦大聲作。）按明陳鐸，字大聲，下邳人，官指揮使。其詞超濟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韻，即仿其人體格。即如淮海、淸眞、漱玉諸大家，實本集中，雖識者不能辨。昔人謂詞絕於明，觀於大聲之作，斯言殆未爲信。明詞綜僅錄浣溪沙一闋。

三

維揚本鶯花藪澤。自昔新城司李，狎主詞盟。紅橋冶春，香艷如昨。浮湛宦轍，代有名流。如項蓮生、蔣鹿潭，並倚聲專家，希蹤北宋。宜良嚴秋槎（廷中），亦後來之秀。需次兩淮，有岩泉山人詞、嶧塵集。其揚州好若干闋，尖豔渾雄，各極其妙。充其才力所至，庶幾嗣響水雲。端木子疇前輩評嶧塵集曰：『天分甚高，下筆有鑄鑱造物之致。而瑕瑜互見。想見其傲岸自雄，不受切磋處。』然則秋槎固託于狂士以自晦者也。

望江南

揚州好，池館鬧春分。蝶影衣香圖作陣，湖光花氣釀成陰。畫槳盪斜曛。

揚州好，骨董列粗粗。縱買高譚評古玩，酸丁低首檢殘書。賞鑑各黏塗。

揚州好，隨意破閒愁。名士商量邀合釀，高僧揮灑到纏頭。無事不風流。

揚州好，處處賽神忙。古佛乘輿朝大士，社公肅穆迓城隍。人鬼兩荒唐。

揚州好，葉子鬪輸贏。阿嫂偷傳鐙畔眼，小姑笑數手中星。金釧響輕輕。

揚州好，午儈敎揚行。三尺布棚譚命運，四圍洋鏡戲春情。籠鳥賽新聲。

揚州好，閒閣禮空王。綵線絮粘泥偶臂，柳條遮和美人香。儘彀佛恩量。

揚州好，對岸列金焦。客舫遠歸京口月，大江橫截海門潮。落日送南朝。

——以上見邈巷叢談

藝文志詞曲類，陳聶恒栩園詞棄稿四卷，佚。栩園詞棄稿，曩余得於海王邨。槧版精絕，前有顧梁汾先生書，於詞學盛衰之故，慨乎言之。略云：「吾儕初學倚聲公，尊前酒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為諧暢。香巖、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攜簦才子，並與讌游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回眎花間、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衰必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為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眾人靡然從而和之，安知詞者之不復盛耶？故余之於詞，不能無戚。而於栩園實不能無望。」（撮止此。）栩園詞格在飲水彈指之間。蓋渡潘安仁之歲，有金縷曲十闋。梁汾題云：「人因愁極傷多病，天與情多卻費才。」餘亦美不勝收。隨意錄數闋如左，可以概全編矣。陳聶係複姓。恒字會起。一字秋田。

臨江仙（人日）

曉色也知晴更好，樽前幾朵花新。剪刀聲在隔窗聞。釵頭雙綵燕，切莫便銜春。未便有情如七夕，合歡消息難眞。東風吹綻小闌痕。不成渾是夢，又是隔年人。（恰合分際，不犯刻露，南宋人遜北宋以此。）

虞美人（寄賀文庚山）

歌筵悽絕方回句。不覺愁如許。江南又是熟梅天。負了月樓花院、一番憐。閒來尋夢斜陽裏。沒箇忘憂地。偶然弦外有三聲，那得吟魂還在、淚闌成。

鵲橋仙（夜泊虎丘）

闔閭城冷，伍胥潮猛，愁過不如歸去。片帆和月出山塘，倘聽得、閶門更鼓。清歌欲斷，遺鈿拋拾，寂寞可中亭路。人家賣酒一燈紅，且醉向、虎丘陰。

定風波（題畫）

翠跳谿聲寒月瀨。柳絲拖得一痕秋。旅雁避人飛不起。煙際。片帆穩穩載閒愁。憶自采蘭人去後。消瘦。不堪重對白蘋洲。似此風光都付與。鷗侶。蘆花斜覆夢魂幽。（不黏不脫，題畫詞斯爲合作。）

五

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師勇，廬州人。（宋史附張世傑傳。元王逢梧溪集云：山東文安縣人，誤也。）德祐元年，元師逼常州，知州趙汝鑒遁，郡人錢訔以城降。師勇以淮兵復常州，固守不屈。後扈王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卒，葬粵東赤溪廳銅鼓山。江陰金同轉溎笙權赤溪同知時，爲表章祠墓，並採輯事實，徵題詠，爲表忠錄鋟行。

余爲題詞，調水龍吟云：「荒江剩過悲潮，弔忠更酹關陵酒。英靈如昨，重圍矢石，孤城刁斗。畫餅傳安，醇醪末路，壯懷空負。說生平意氣，題詩射塔，試旋轉、乾坤手。炎徼重尋祠墓，瘴雲深、鶴歸來否。郢崖玉骨，赤溪血淚，雙旃同守。五百年來，天時人事，淋浪襟袖。聽鼓聲悲壯，厲聲愴惻，爲將軍壽。」(時東北日機交閧。)「射塔題詩」見金氏所輯事略，江陰悟空寺塔也。師勇以縱酒卒，故曰「醇醪末路」也。

六

梅村詩集圓圓曲注：錢湘靈曰、本常州奔牛鎮人(即金牛里)。武陽志摭遺：圓圓，陳姓。其父曰陳貨郎。三桂鎮雲南，問圓圓宗鄰，謬以陳玉汝對，乃使人以千金招致之。玉汝㗖曰，吾明時老孝廉，豈能爲人寵姬叔父耶？謝弗往。陳貨郎至，三桂觴之曲房，持玉盃，跪稟墜地，厚其賜歸之。按它書載圓圓本邢姓，濮南邸中稱邢夫人。據志，則實陳姓，非邢姓矣。暇日因錄摭圓圓事實牽連記之。圓圓名元(一作沅)，初與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購得之。公子逆盜劫之江中，詭載它姬以還。盜再往，已有備矣。力戰易歸。已而事露，禍且不測，公子度不能爭，遂以獻。見衆香集小傳。(吳江王鴻緒、雲間徐樹敏及錢岳、毘陵諸名輩撰定閨秀詞，名衆香集。)(按，某公子即如皋冒辟疆。)圓圓工倚聲，有舞餘詞。荷葉杯有所思云：「自笑愁多歡少。痴了底事倩傳杯。酒一巡時腸九迴。推不開。推不開。」轉應曲送人南還云：「堤柳。堤柳。不繫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凝淚思君斷腸。腸斷。腸斷。又聽催歸聲喚。」醜奴兒令梅落云：「滿溪綠漲春將去。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聲聲羌笛吹楊柳，月映官衙。懶賦梅花。簾裏人兒學喚茶。

見衆香集。辛酉城破，圓圓自沈於蓮花池，即葬池旁。池中會放並頭蓮，在城北商山寺。滇中有商山叢影一卷，載圓圓降鸞之詩，見頤道堂詩自注。（巠伯有題阮賜卿公子從圓圓曲七絕十首。賜卿名福，文達公子，曾親至圓圓墓上訪求軼事。所製曲惜陳集未附錄。）曩見四印齋藏圓圓像凡三幀：一明璫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緇衣褶練：名人題詠甚夥。

七

番禺馮恩江（永年），半塘之戚也。戊子二月，余自蜀入都，始識半塘，即以看山樓詞見貽，並云：『斯人甚好名，若有人爲之著錄，不知其欣慰奚似。』今事隔十七年，半塘之言猶在耳也。馮官江西南康知縣。

壺中天（避亂章江舟次對月）　　馮永年

驚魂定否？早白沙洲外，清光如雪。恨雨顰煙收拾盡，漫把冰輪推出。千里波光，滿天星影，相映俱澄澈。扣舷長嘯，天香飛下瓊闕。　爲問當日歡場，曾來相照，可是今宵月？一樣團圞秋色好，頓判悲歡情節。數點微雲，一行悽雁，似我愁難滅。西風料峭，無端寒透詩骨。

蝶戀花

秋滿長江波浩漫。勝迹凋殘，屈指何堪筭。弔古新添愁一段。灌妃墓側徐亭畔。　莫訝萍蹤輕聚散。送客江頭，多少帆檣亂。南浦西山□不斷。年年只見遊人換。

浣溪沙

悄然嗁鴂不住嗁。一燈如豆夜悽迷。夢中羅襪是耶非？　若果它生能再合，便將死別當生離。蘭因絮果信還疑。

鳳凰臺上憶吹簫

金縷鞋殘舞後，勢翠匿殘路邊一夕，□諸姊妹醉歌醉舞，夜遂自經。無錫楊鐵士繪影徵題，爲填此解。

碧玉樓前，石榴裙外，無端烽火生愁。甚鏡花留影，蕩漾成秋。弱質何堪再誤，風流夢、驀地回頭。聊澆酒。歸魂舞袖，凄斷歌喉。　休休。看香碎玉，倩羅帕消除，萬種溫柔。便臙脂零粉，憑付誰收。化作子規啼血，聲聲怨、似切同仇。從今後，紫蘭紅杜，何處瀟丘。（此詞因其事可傳，存之。）

八

粵西詞見一卷，丙申刻於金陵。嘗欲輯補遺一卷，今不復從事矣。黃雲湄先生詞，余出都後，半塘得於海王邨。今年四月出以示余，屬錄入粵西詞補者也。黃先生名體正，桂平人，嘉慶三年鄉試第一，官至國子監典籍。有帶江園小草，附詞。

夏初臨（送春）　　黃體正

鏤綠成波，吹紅作雨，東風費盡心情。春似遊人，悤悤欲勸行旌。光陰夢褸難醒，縮晴絲、飄去無聲。簾櫳聲寂，闌干徑悄，院落苔青。　天涯何處，芳草偏多。玉樓煙重，翠袖寒輕。朱顏易老，怎禁花事凋零。此恨分明。又頻它、燕子丁寧。共誰聽。三眠柳上，坐啼黃鸝。

夢雨相思引（送春）

夢雨愁雲負一春。傷心如別有情人。離筵幾刻，怎地不銷魂。　蜂蝶過牆紅寂寂，園林回首綠深深。手圍風絮，扶醉倚黃昏。

水龍吟（寒江聞笛）

天涯芳草春初，美人何處瀟湘隔。離情欲訴，更兼漁鼓，波寒瑤瑟。蕩起龍吟，一枝竹裂，江南江北。恁迷濛煙月，豎聲弄破，縷縷紛飛、關山白。吹散梅魂柳魄。憶當年、動人悽惻。高樓靜倚，清尊漫斂，紅牙低拍。回首離亭，萬條飛絮，十年孤客。到如今試問、紫簫黃鶴，阿誰騎得。

九

叢闋某詞話云：本朝鐵嶺人詞，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闖北宋堂奧。太清春天游閣詩寫本，歲己丑，余得於廠肆地攤。詞名東海漁歌，求之十年不可得。僅從沈善寶（錢塘人。武凌雲室，有鴻雪樓詞。）閨秀詞話中得見五闋，錄其四如左。憶與半塘同官京師時，以不得漁樵二歌為恨事。朱希真樵歌及東海漁歌也。余出都後，半塘竟得樵歌付梓，而漁歌至今杳然。就令它日得之，安能起半塘與共賞會耶？此余所為有椎琴之痛也。

浣溪沙（春日同夫子遊溪紀遊）　　西林太清春

花木自成蹊，春與人宜，清流荇藻蕩參差。小鳥避人棲不定，撲亂楊枝。歸騎踏香泥，山影沈西，鴛鴦衝破碧煙飛。三十六雙花樣好，同浴清溪。

南柯子（山行）

絺綌生涼意，肩輿緩緩游。遊林梨棗綴枝頭。幾處背陰籬落、挂牽牛。遠岫雲初斂，斜陽雨乍收。牧蹤樵徑細尋求。昨夜驟添溪水、繞郵流。

早春怨（春夜）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惜分釵（詠空沖）

春將至，晴天氣，消閒坐看兒童戲。借天風，鼓其中。結綵爲繩，截竹爲筒。空空。　人間事。觀愚智。大都製器存深意。理無窮。事無終。實則能鳴，虛則能容。沖沖。

一〇

蔡秉衡，字竟夫，湘士之極落拓者。病甚，以所作松下廬詞寄子大鄂中，意託以傳。余聞而悲之。曩欲撰錄國朝詞若干家爲蕙風簃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闡幽爲宗旨，而著人弗與焉，如松下廬詞之類是也。

浣溪沙（詩孫招集三雅亭禊飲，用子大韻。四首錄一。）

簇簇濃陰鬱不開。舊游如夢認荒苔。紅襟小燕卻飛來。　綺槅雙扃雙照燭。好春一度一銜杯。曲欄干外水紋回。

醉落魄（山居）

及時杯酒。十年人事空回首。乞身漚外天容否？　隨意園蔬，風雨半椽瞉。　杜宇喚殘花信驟。掃花懶縛東風帚。吟牀賸夢詩痕瘦。邪角斜陽，淡照水楊柳。（澹雅略近宋人，「吟牀」句遜。）

鎖窗寒

睽孫竹陰譜話圖。睽孫與人，發與其寫氏[illegible]杭州官舍，擬作一圖未果。後別去，再聚於淮南。[illegible]行，共慕[illegible]此譜付之。今睽孫縈經生業，以貳洪來湘，分権郎州。出圖乞題。予適假歸東下，率譜以應。

簟滑邀涼，簾疏聽雨，少年吟伴。無端絮別，裂竹一聲催遠。紀行程、扁舟去來，又向淮南道中見。認得湖酒伕，秋風毿毿，淚痕都滿。

銷黯。燭重翦。算淮筍流光，幾番暫換。恫覩甥舅，更似者情難遣。索柔毫、臨歧補圖，也抵當時勝游券。儻遙空，問訊平安，共與託飛雁。

好事近

花膩鏡簽春，縷縷香雲低拜。曾記人前偶遇，向那廂端坐。曲屏深掩月三更，還叉洞房鎖。未必[illegible]歡聚，已今宵不果。

二

明陳大聲（鐸）草堂餘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與兩宋名家頡頏。半塘借去未還。筱珊先生急欲付諸剞氏，而元書不可復得。筱珊謂余：可爲陳大聲一哭。

——以上見蘭雲菱夢樓筆記

三

疊輯徽省詞鈔，歷訪顏修來、曹頌嘉、趙[illegible]巖三先生詞勿獲。旬言爲憾事。比閱茶餘客話，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王蓉洲宸讀而艷之，爲寫歲朝填詞圖云云。惜山先生曾官中

書。據此，知先生亦嘗填詞，惜無從搜訪矣。

一三

王阮亭衍波詞瀟湘神云：「迴環錦字寫離愁。恰似瀟波，不斷入湘流。」炙硯瑣談引陸龜蒙采詞：「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謂「瀟湘」字前人已有分用者。按番禺屈翁山（大均）道援堂詞瀟湘神三首，零陵作。「瀟水流。湘水流。三閭愁接二妃愁。瀟碧湘藍雖兩色。鴛鴦總作一天秋。」（原註：瀟湘二水相合，故名鴛鴦水。）「瀟水長。湘水長。三湘最苦是瀟湘。無限淚痕斑竹上。幽蘭更作二妃香。」「瀟水深。湘水深。雙雙流水逐匣心。瀟水不如湘水好。將愁送去洞庭陰。」似是阮亭所本。

一四

兵要望江南詞，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起「占委任」，止「占報應」，最五百二十首。詞雖不工，具徵天水詞學之盛。下至方伎曲士，亦摛藻宮商。雲自在龕藏舊鈔本。（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後志卷二云：「易靜，唐人。」）

一五

敬齋古今黈云：「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　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萱庭。長記合歡東館夜，與解

香縧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按四印齋所刻東山寓聲樂府此闋調名正作破陣子，不作定風波，亦不云異名醉瓊枝。「半醉醒」三字缺。今據此補足，乃可讀，亦快事也。（換頭「雲鬢」，四印作「苔」。）古今黈十書，四庫及武英殿聚珍版從永樂大典錄出，並祇八卷。藕香簃所刻，為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德盛梓行十二卷本，又輯聚珍所存，蔣本所缺，為補遺二卷。

一六

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並一善財而立其前。自是梁汾詞名所本。湘煙錄詩源指訣：李觀作百年歌，王湜請其法，觀彈指曰：「還子爪甲淸塵，庶幾文思有加。」此又一說。

一七

潞府妙勝藏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閨秀吳蘋香（藻）詞名香南雪北，本此。

一八

船子和尚偈云：「別人祗看采芙蓉。香氣長黏繞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漁歌子也。

法常首座漁父詞云：「此尊瀏覽當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漁家傲也。可入宋詞總集。又西余師子禪師偈云：「春花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醉醺醺。雖在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亦天然長短句。〔按：師子和尚乃唐元和間人，非宋人。〕

一九

高麗人詞李齊賢（元時人）益齋長短句一卷，刻入粵雅堂叢書，朴闇撰秀集二卷：孫愷似布衣（瀟灑）使還，封達御前。眾香集載權貴妃詞三闋，亦見愷似使草。林下雅音，異邦尤爲僅見。謁金門云：「異瑞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脈脈。繡龍無氣力。宮女聲停刀尺。百和御香撲鼻。修捲西宮殘夜色。天青星欲滴。」踏莎行云：「時序頻移，韶光難駐。柳花飛盡宮前樹。朝來爲甚不鉤簾，柳花正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海燕不同歸，呢喃獨伴春愁住。」臨江仙云：「花影重簾初睡起，繡鞋著罷慵移。窺粧強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玉旨傳宣呼女監，親臨太液荷池。爭將金彈打黃鸝。樓臺凌萬仞，下有白雲飛。」

——以上自蕙風簃隨筆

二〇

詞人用紅牆事，以姜白石詩見小紅善吹簫也。劉賓客和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詩云：「鸞聲

窈眇管參差。清溜初調衆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吹時。忽驚暮檻飄零葉。唯有潮雲夢想期。謾道今年寒食日。東山登路獨行遲。」則是紅簫之前，又有紅笙矣。

二一

宋周晉清平樂云：「手寒不了殘碁。篝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倚聲家爲金石學，是魚與熊掌也。晉字明叔，號嘯齋。

二二

韓昌黎盆池詩：「夜半青蛙聖得知。」劉賓客和牛相公寓言：「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蒼生。」周草窗西江月詞：「稱銷不過牡丹情。中半傷春酒病。」王質漁父詞：「這些快活有誰知。」「聖得」、「事須」、「稱銷」、「這些」，皆唐宋人方言。

二三

宋閻蒼舒，元名安中，改名蒼舒。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有閻安中，又有閻蒼舒。誤以爲二人也。

二四

余十二歲時，作「韶音洞詩」：「桂林多古洞，每以形得名。此洞在城北，不以形以聲。泠泠清音發，足以怡性情。恍如奏韶樂，鳥獸皆鏘鳴。今我獨坐久，神氣爲之清。」雖此至己卯已前時，作詩苦不能入格。己卯已後，沈頓於詞滋甚，與詩判爲兩途矣。

二五

先兩人世父（樹）輯雜體詩鈔鍥行。如柏梁體、槃父吟、離合體、神智體、休洗紅、兩頭纖纖、自君之出矣、集詞名、藥名之類，體凡數十，得二十四卷，分八鉅册。余幼時輒每種仿爲之。偶憶其一云：「自君之出矣，不復畫長眉。眉長似遠山，山遠君歸遲。」

二六

道光季年，祥符周稚圭先生（之琦）開府吾粵，刻心日齋十六家詞錄成。適華亭張詩舲先生（祥河）官藩司，爲之序。末云：「公今美成，余慚叔夏。」兩賢合併，誠佳話也。

二七

王幼霞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臨桂東鄉地名半塘尾，幼霞先塋所在也。）清透溫雅，初嗜金石，後專一於詞。其四印齋（山谷送顧叔和詩，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

心地直。）所刻詞旁搜博采，精采絕倫，雖虞山毛氏弗逮也。王氏在桂林曰燕懷堂，舊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鏤花牖，納湖光。牖已外即榕湖矣。半塘有鼻病，致憎茲多口，然不足爲直聲才名玷也。

——以上見蕙風簃二筆

二八

東山詞：『揭籬飛瓦雹聲焦。』宋世寒食有抛堶（音陀）之戲，蓋兒童飛瓦石也。下云：『九曲池邊楊柳陌，香輪軋軋馬蕭蕭。』亦寒食風景。

二九

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靈鶼閣藏。余曾從鈔一本。白石自序後有洪武十年八世孫灝四謹志，略云：『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爲五卷。無雕本，藏於家。經兵火，帖軸無隻字，而是編獨存。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詒猶子通，世世寶之。』又萬曆二十一年十六世孫鰲謹書，略云：『此青坡徵君手書，以遺侍御峨客公者。今又二百餘年。楮雖蠹落，而字蹟猶在。因付匠整頓，且命鯉弟以側理漿紙照本臨出，用時莊誦焉。』又乾隆甲子二十世孫虬綠謹書，略云：『公詩初本刻於嘉泰間，晚又塗改刪汰，錄爲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爰裒取各家刊本，彼此讎勘，附以累朝詩話掌故，有入近代者，並爲箋略。獨篇什不敢擅爲增損。間有捃拾，謹以附別之。』余藏白石詩詞集：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

本，華亭張奕樞本，歙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臨桂倪鴻本，王鵬運本，仁和許增本。許本參互各家，□極精審。除此寫本未見外，所據各本與余所藏略同。寫本□錄所見各本序跋，有康熙庚寅遜越蕃錦序，康熙戊戌廣陵書局刻本龍溪曾時燦序，爲許氏及余所未見。所錄詩話、詞評、軼聞、故事，亦視刻本爲多。閒有舛誤自識，亦極該博。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考證。（祠堂本姜熙序，以世表無考爲恨，亦未見此爲本。）附采五絕二首，（訪金老于淨林、觀浣傳師碑陰德保堂二首，刻本有。）七絕二首，（和樸翁一首，刻本有。三高祠一首，刻本無。據悼牽牛，結縈心采入首句：「不貪名館不爭勢。」）填詞二首，（越女鏡心即法曲獻仙音，刻本無。）細讀兩詞，雖非集中傑作，然如前闋「雨」「緒」「路」，後闋「綺」「幾」「醉」等韻，自是白石風格，非竄入它人之作也。

越女鏡心（二首）　　姜夔

風竹吹香，水楓鳴綠，睡覺涼生金縷。鏡底同心，枕前雙玉，相看轉傷幽素。傍綺閣、輕陰度，飛來鑑湖雨。　近重午。燎銀篝、暗薰溽暑。羅扇小、空寫數行怨苦。纖手結芳蘭、且休歌、九辯懷楚。故國情多，對溪山、都是離緒，但一川煙葦，恨滿西陵歸路。（別毛席盤。周頤按：元注題疑有誤字。）

櫳撥幺弦，象奩雙陸，舊日留歡情意。夢別銀屏，恨裁蘭燭，香篝夜閑鴛被。料燕子、重來地，桐陰鎖窗綺。　倦梳洗。暈芳鈿、自羞鸞鏡。羅袖冷、疏竹翠簾半倚。淺雨滲酴醿，指東風、芳事餘幾。院落黃昏，怕春鶯、笑人顦顇。倩柔紅約定，喚起玉簫同醉。（春晚）

周頤按：右詞二闋，采附法曲獻仙音「虛閣籠寒」闋後。細審兩詞，有與法曲獻仙音小異者，前段「輕陰度」、「重來地」叶，後段「空寫數行怨苦」「疏竹翠簾半倚」「怨」字、「半」字去聲是也。有與法曲獻仙音脗合者，前闋前段「風竹」「竹」字，「鳴綠」「綠」字，「睡覺」「覺」字。後段「故國」「國」字。後闋前段「櫳撥」「撥」字，「雙陸」「陸」字，「舊日」「日」字。後段「院落」「落」字並入聲是也。

守律若是謬戲，見古石錄跋。按：惜女鐘心第二首乃趙閑閑法曲獻仙音詞，見陽春白雪。）

三〇

放翁出妻爲作釵頭鳳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釵頭鳳詞見御選歷代詩餘詞話及林下詞選：「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前後段俱轉平韻，與放翁詞不同。（耆舊續聞云：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

三一

潘仙客（瀛選）新荷葉句云：「雛晴放霽，似垂髫、小女盈盈。」未經人道。

三二

枚周保緒（濟）介庵詩詞，多常州耆舊軼聞。湯貞愍官樂清副戎，引疾歸，寄保緒春水園。貞愍暨其配雙湖夫人，俱擅丹青，有畫梅樓雙照。保緒爲題浣溪沙詞，有「暗香雙護玉樓人。旁人剛道是梅魂」之句。貞愍尊命弋捕，改道士裝入羅浮，經月乃出。旣罷，寫其裝爲琴隱圖，琴隱園所由名也。又有十二古琴書屋塡詞圖。張翰風初名翊，改名與權，後定名琦。陸祁生故宅，有「龍蛇影外風雨聲中之軒」，庭中古檜

二，後燬於火。

三三

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子，前朝南渡時宮人也。甲申後流落金臺，後歸秦州邵某。爲詩多抑鬱哀憤之音，有『昭陽遺子聽漁歌。爾樂波濤我爲何。』『入畫無人知是我，倚闌看蝶認爲花』之句。所箸一葉落詞，衆香集錄四闋。女邵笠字濟菴，菩薩蠻云：『亂鶗啼破流蘇夢。櫻桃露濕花梢重。小婢促梳頭。開奩滿鏡愁。畫眉人不在。蹙損雙螺黛。淡日上紅紗。輕蟬鬢影斜。』虞美人後段云：『翠眉一霎愁峯鎖。挼碎芙蓉朵。問伊底事忽嬌嗔。道是采花、掠亂鬢梢雲。』淑秀詞視濟菴稍遜，然『入畫』二語，却未經人道。

三四

尼靜照，字月上，宛平人，曹氏，良家女。泰昌時，選入宮。在掖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爲尼。西江月云：『午倦懨懨欲睡，篆煙細細還燒。鶯兒對對語花梢，平地把人驚覺。有恨慵彈綠綺，無情懶整雲翹。難禁愁思勝春潮。消減容光多少。』體格雅近北宋。

三五

成岫，字雲友，錢塘人。略涉書傳，手談鬮句、鬭茗彈絲，並皆精妙。愛雲閒董宗伯書畫，刻意臨撫。每一

著筆，輒能亂眞。今嫵媚而失蒼勁者，皆雲友作也。戊子春，蓉伯留湖上，見雲友所仿齋畫幾幅，幾不能辨。後得徵士汪然明言其詳，卽為蹇修，結縭於不繫園。時雲友年二十三矣。歸黃後，琴瑟靜好，譜入瀟中緣傳奇。有慧香館集。菩薩蠻云：「綠楊深處黃鸝坐。春苔門巷無人過。簾捲接湖光。六橋車馬忙。錦塘花歷亂。雲擁雷峯暗。觸緒撫瑤琴。澄懷一寄心。」

——以上三則采錄象香集

三六

吳草廬（澄）臨江仙詞：「九日舟泊安慶城下，晚憩臨江水驛。於時月明風淸，水共天碧，情景佳甚。與徐道川、方復齋、況居吾、方淸之驛亭草酌。以『殊鄉又逢秋晚』分韻得『殊』字」：「去歲家山重九日，西風短帽蕭疏。如今景物幾曾殊。舒州城下月，未覺此身孤。勝友二三成草草。只憐有酒無茱。江涵萬象碧霄虛。客星何處是，光彩近辰居。」有元一代吾宗故實尤少，亟記之。

三七

辛卯、壬辰間，余客吳門，與子苾、叔問，素心晨夕，冷吟閒醉，不知有人世升沈也。某夕，漏未三滴，招子苾讌集，不至。叔問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樣詞人天樣遙。翠衾貪度可憐宵。（苾姬人名翠翠）未應箋管換釵翹。破面春風防粉爪（問）。畫眉新月戀香豪。柳嬲花咲奈明朝（余）。」翌日有怡園之約，故

歇拍云云。今日雷峯木拱矣。王逸少所謂「俛仰之間，已成陳迹」。成容若所謂「當時祗道是尋常」也。

三八

陳大聲草堂餘意不可復得，甚恨事也。大聲一字秋碧，精研宮律，當時有樂王之目。又善謔，嘗居京師戲倣月令二月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爲蟻。」見顧起元客座贅語。又有四時曲，秋碧與徐髯僊聯句。

三九

玉梅後詞臨江仙云：「妍風吹墮彩雲香。」麗矣而又有香，且是妍風吹墮，七字三層意。

四〇

楊澤民和清真驀山溪云：「平生驥驁，未肯慚魚水。」余亦云然。

四一

宮調之學，失傳久矣。昔欲將詞家入詞注明宮調者，都爲一帙。取其相同之調，參互比勘，當有消息可尋。惜塵冗，昔無暇也。

四二

余女兒三，黃仲適黃，名淩熙，字蘭卿。蘭卿之曾祖嚴蓉園先生，有詞選梓行。（詞選佚先生名，名待考。）起玄真子漁歌子，訖周美成六醜，都二百二十四闋。選擇溫雅，極合倚聲消息。每闋有箋，徵引贍博。余年十二，女兒于歸，請余是編，頻繙披覽。心維口誦，輒仿為之。是余詞之導師也。先生選詞若是之精，斷無不工填詞之理。顧所作迄未得見。亦知吾國學人湮沒不彰者夥矣。（黃氏家祠內有偶影樓詞，舉版附其上，並可登眺披西山色。女兒以余劫故，請錄勿許，當時為之黯然。此樓名何，則至今不知。）

——以上見香東漫筆

四三

後庭花破子，李後主、馮延巳相率為之。「玉樹後庭前。瑤草妝鏡邊。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圓。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長少年。」單調三十二字，見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引陳氏樂書。王輝、邵亨貞、趙孟頫並有此詞。萬氏詞律不收，謂是北曲。不知南唐已創此調也。（按，宋陳暘樂書無此詞。）

四四

賀方回小梅花「城下路」一闋前段，詞綜作金人石州詞，調名黃鐘樂，於「家」韻分段。半塘云，或沿明人選

本之誤。〔按：詞綜本元好問中州樂府。〕

四五

宋諺：「饑如鷂子。懶如猱子。」稼軒玉樓春：「心如溪上釣磯閒，身似道旁官堠懶。」又云：「謝三娘不識四字，罪之頭。」呂聖求河傳：「常把那、丁字橫書，謝三娘、全不識。」

四六

楊娃亦稱楊妹子，宋寧宗恭聖皇后妹，以藝文供奉內廷。題馬遠松院鳴琴小幅訴衷情云：「閒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　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按楊娃詞各選本未箸錄，此闋見韞石齋筆談。〔按：此首乃宋張掄詞。〕

四七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號惠齋，元功尚書之女也。有文章，兼通書畫。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題百字令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　非共雪月交光，者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按夫人有滿江紅燈花詞，見

花草粹編及詞統。此闋見瑩史皇宋書錄。

四八

東坡詞：「春事闌珊芳草歇。」升庵詞品引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麗眞詩：「燕折鶯離芳草歇」，謂是坡詞出處。不知謝靈運有「芳草亦未歇」句。此條見古虞朱亦棟羣書札記。

四九

又坡詞「游人十三樓」，詞品云：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句也。案咸淳臨安志：「十三間樓在錢塘門外大佛頭纜船石山後，東坡守杭時，多游處其上，今爲相嚴院。」又見武陵舊事、夢粱錄。郭祥正默陳並有詩，見西湖志。升庵豈未考耶？〔按：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二引東坡此詞，已云：「十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

五〇

邵復孺詞「魚吹翠浪柳花行」，小而不纖，最有生氣。〔按：已見前詞話卷三第六五條，彼較詳。〕

五一

「儘臥碎瑤呼不起，看繁星、歷亂如棊走。」趙意孫舍懷玉題張仲治雪中狂飲圖金縷曲句也。情景逼眞，弗

老於醉鄉者不能道。

五二

淮海詞：「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今本「向」改「何」，非是。「怎奈向」宋時方言，它宋人詞亦有用者。

五三

文選樓叢書未刻稿本待購書目二册，有女詞綜，此書未之前聞。

五四

曩與筱珊、半塘，約爲詞社，月祀一詞人，合爲一集。嗣筱珊有湖北之行，因而中止。考出詞人生日，錄記於此，它日克踐斯約，倘當補所未備。正月初四日黃仲則（景仁）生（見年譜）。十一日李分虎（符）生（見本集）。三月十二日蔣京少（景祁）生（見罨畫溪詞題）。二十五日王西樵（士祿）生（見名人年譜）。五月初二日厲樊榭（鶚）生（見本集）。初四日彭羨門（孫遹）生（見延露詞題）。二十二日項蓮生（鴻祚）生（見汪遠孫清尊集）。六月二十九日李武曾（良年）生（見本集）。七月初七日周稚圭（之琦）生（見年譜）。八月二十一日朱竹垞（彝尊）生（見年譜）。閏八月二十八日王阮亭（士正）生（見年譜）。十月二十八日蔣苕生（士銓）生（見名人年譜）。十一月二十二日王德甫（昶）生（見年譜）。十二月十二日納蘭容若（成德）生（見高士奇蔬香詞題）。

——以上見香海棠館詞話

校訂後記

蕙風詞話，近人況周儀撰。（後又改爲況周頤。）況氏爲清末有名詞人，與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四人稱『清末四大家』。此書爲其論詞之作。全書泛論歷代詞人，舉其名篇警句，兼涉考據。最重要者爲其第一卷之塡詞方法，提出作詞三要，曰：重、拙、大。又提出『情眞、景眞』四字。對用意、造句、守律各方面提出況氏自己的看法。

蕙風詞話五卷，據刊本標點。續編二卷輯自況氏各種雜著，原分期刊載一九三六年藝文月刊，訛字太多，就其顯然錯誤者改正。（原刊卷二僅數則，字數太少，現與卷三合并，成爲卷二。）況氏原著，間有考證未周之處，酌加附注，以便讀者（有方括號者爲附注）。

校訂者

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

一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二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三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一）馮延巳鵲踏枝：「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入（別作「過」）鞦千去。」（據四印齋本陽春集）

（二）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據番禺葉氏宋本兩種合印淮海長短句卷中）

（三）陶潛飲酒第五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據陶澍集注本靖節先生集卷三）

（四）元好問穎亭留別：「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象若相借。北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壺觴負吟嘯，塵土足悲吒。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據四部備要本遺山詩集箋注卷一）

四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五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六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眞景物、眞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七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二〕，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一〕宋祁玉樓春（春景）：「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據唐圭璋輯本宋景文公長短句）

〔二〕張先天仙子（時爲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會。）：「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據彊村叢書本張子野詞卷二）

八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一〕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二〕「寶簾閒掛小銀鉤」〔三〕，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四〕也。

〔一〕杜甫水檻遣心二首之一：「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據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

〔二〕杜甫後出塞五首之二：「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據杜詩詳注卷四）

〔三〕秦觀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鉤。」（據淮海長短句卷中）

〔四〕此爲秦觀踏莎行句，已見頁一九二注。

九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詩話「公」作「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澈」作「徹」）玲瓏，不可湊拍（「拍」作「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一〇

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一〕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二〕，夏英公之喜遷鶯〔三〕，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一〕李白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樂游原上淸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據四部叢刊本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

〔二〕范仲淹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據彊村叢書本范文正公詩餘）

〔三〕夏竦喜遷鶯令：「霞散綺，月垂鉤。簾捲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淸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飄煙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據絕妙詞選卷二）

一一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一〕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劉融齋謂：「飛卿精艷（當作「妙」）絕人。」〔二〕差近之耳。

〔一〕張惠言詞選序：「唐之詞人，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

〔二〕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

一二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一〕，其詞品似之。「絃上黃鶯語」，端己語也〔二〕，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三〕，殆近之歟？

〔一〕溫庭筠更漏子：「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幕。惆

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據鶴巢自輯本金荃詞）（按：鶴巢自輯本，文字未經校訂，不足據，應以花間集爲據，校同。）

〔四〕韋莊菩薩蠻：「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據四印齋刻本浣花詞）

〔五〕馮延巳菩薩蠻：「嬌鬟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煙浪寒。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曉霜。」（據陽春集）

三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二〕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一〕中主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倚闌干。」（據晨風閣叢書校刻本李後主詞附錄中主詞）

〔二〕馬令南唐書卷二十一馮延巳傳：「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齋日記：「荊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案：荊公誤元宗爲後主）

一四

温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一五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温韋之下〔一〕，可謂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三〕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一〕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

〔二〕後主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重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據李後主詞）

〔三〕後主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據李後主詞）

一六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即爲詞人所

長處。

一七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一八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眞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一〕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一〕宋徽宗燕山亭（北行見杏花）：「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閑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據彊村叢書本宋徽宗詞）

一九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一〕

（一）龍沐勛唐宋名家詞選：「按：花間集多西蜀詞人，不采二主及正中詞，當由道里隔絕，又年歲不相及有以致然。非因流派不同，遂爾遺置也。王說非是。」

二〇

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一）最煊赫外，如醉花間之「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二）余謂：韋蘇州之「流螢渡高閣」（三）、孟襄陽之「疏雨滴梧桐」（四），不能過也。

（一）陽春集載鵲踏枝十四闋、菩薩蠻九闋，辭繁不具錄。

（二）馮延巳醉花間：「晴雪小園春未到。池邊梅自早。高樹鵲銜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風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卻老。相逢莫厭醉金杯，別離多，歡會少。」（據陽春集）（按：他本陽春集「巢」俱作「窠」。）

（三）韋應物寺居獨夜寄崔主簿：「幽人寂無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渡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據四部備要本韋蘇州集卷二）

（四）全唐詩卷六：孟浩然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注：王士源云：「浩然常閑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聯詩。次當浩然云云，舉座嗟其清絕，不復爲綴。」（按：此事出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原文云：浩然「嘗閑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

二一

歐九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一）余謂：此本於正中上行

杯詞「柳外秋千出畫牆」〔二〕，但歐語尤工耳。

〔一〕歐陽修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琖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據林大椿校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

〔二〕馮延巳上行杯：「落梅著雨消殘粉，雲重煙輕寒食近。羅幙遮香，柳外秋千出畫牆。春山顛倒釵橫鳳，飛絮入簾春睡重。夢裏佳期，祇許庭花與月知。」（據陽春集）

二三

梅聖（原誤作「舜」）俞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當作「又」）了。滿地斜（當作「殘」）陽，翠色和煙老。」〔一〕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二〕。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眉黛促。」〔三〕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一〕梅堯臣蘇幕遮（草）：「露隄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據四部備要本詞綜卷四）

〔二〕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引此詞云：「此一種似為少游開先。」

〔三〕歐陽修玉樓春：「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還相續，不奈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為傷春歌黛蹙。」（據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按：此詞未見陽春集。尊

前集作馮延巳詞，不知何據。陽春集既不載，自難徵信，當爲歐作無疑。觀堂謂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不知此詞原爲永叔作也。又所引係據尊前，故與歐集有異文。」按，宋羅泌校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祇云：「此篇尊前集作馮延巳，而陽春錄不載。」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引「北枝梅蕊犯寒開」句，作馮延巳詞。朱翌，南宋初人，早於羅泌，所言當有據。明董逢元未見尊前集，而所輯唐詞紀以此首爲馮詞，亦必有據。尙未能斷定爲「歐作無疑」也。」

二三

人知和靖點絳脣〔一〕、聖（原誤作「舜」）兪蘇幕遮〔二〕、永叔少年游（原脫「游」）三闋爲詠春草絕調〔三〕。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溼流光」五字〔四〕，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

〔一〕林逋點絳脣（草）：「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雨。又是離愁，（按：「愁」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一引楊元素本事曲作「魂」，文義較長。）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據絕妙詞選卷二）

〔二〕梅堯臣蘇幕遮，已見上頁注。

〔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七：「梅聖兪在歐陽公坐，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按：絕妙詞選、草堂詩餘卷上「青草」均作「春色」）誰爲主」爲美者，梅聖兪因別爲蘇幕遮一闋，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求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不載此一篇，惜哉！」

〔四〕馮延巳南鄉子：「細雨溼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煙鎖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衾兩斷腸。　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牀。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你殘春淚幾行。」（據陽春集）

二四

詩蒹葭一篇〔一〕，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二〕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

〔一〕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據四部叢刊本毛詩卷第六）

〔二〕晏殊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據林大椿校本珠玉詞）（按：晏詞調名，原作鵲踏枝（據明抄本珠玉詞）。『無尺素』應作『兼尺素』（據同上），張子野詞同，較可據。林大椿校本未當。）

二五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一〕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二〕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三〕似之。

〔一〕詩小雅節南山第七章：『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據毛詩卷第十二）

〔二〕陶潛飲酒第二十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

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據陶靖節集卷三）

〔三〕馮延巳鵲踏枝：「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卻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據陽春集）

二六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二〕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迴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三〕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二〕柳永鳳棲梧：「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憑闌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據彊村叢書本樂章集中卷）（按：原稿自注：「歐陽永叔。」觀堂先生靜庵文集續編文學小言五與此則相同，亦云「歐陽永叔蝶戀花」。當據宋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

〔三〕辛棄疾青玉案（元夕）：「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它千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據林大椿校本稼軒長短句卷七。觀堂引此有異文，與其他各本亦均不同，疑誤。）

二七

永叔「人間（當作「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當作「共」）東（當作「春」）風容易

別。」〔一〕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一〕歐陽修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錄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詞綜引此，亦有異文，疑誤。）

二八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二九

少游詞境最為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一〕，猶為皮相。

〔一〕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惠洪冷齋夜話：「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按即踏莎行詞已見頁一九二注）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三〇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一〕「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二〕「樹樹

皆秋色，山山盡（一作唯）落暉。」〔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四〕氣象皆相似。

〔一〕詩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據毛詩卷第四）

〔二〕見楚辭九章涉江，辭長不備錄。

〔三〕王績野望：「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據四部叢刊本王無功集卷中）

三一

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一〕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二〕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前者惟東坡，後者惟白石，略得一二耳。

〔一〕見陶淵明集序。

〔二〕見王無功集卷下答馮子華處士書。按薛收賦，蓋係白牛谿賦。

三二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三三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三四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一)，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二)，所以爲東坡所譏也(三)。

(一) 周邦彥解語花(元宵)：「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唯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據林大椿校本清眞集卷下)

(二) 秦觀水龍吟：「小樓連遠(汲古閣本「遠」作「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甃。　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據淮海長短句卷上)(按：花庵唐宋詞選「遠」亦作「苑」。)

(三) 歷代詩餘卷五引曾慥高齋詞話：「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問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

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按：此出自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文字稍異。宋曾慥有高齋詩話，無高齋詞話。歷代詩餘所引殊不足據。）

三五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原無「破」字，據花草粹編附刊本樂府指迷加。）『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詠（原作「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一〕。

〔一〕四庫提要集部詞曲類二沈氏樂府指迷條：「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說書須用『銀鉤』等字，說淚須用『玉箸』等字，說髮須用『絳雲』等字，說簟須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

三六

美成青玉案（當作蘇幕遮）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一〕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二〕，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一〕周邦彥蘇幕遮：「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據清真集卷上）

〔二〕姜夔念奴嬌（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古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日蕩舟其間，薄荷花而飲。意象幽閒，不類人

境。秋水且涸，荷葉出地尋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自動，間於疏處窺見游人畫船，亦一樂也。揭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句寫之。）：「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淩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據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又惜紅衣（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巖，數往來紅香中。自度此曲，以無射宮歌之。）：「簟枕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灑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柳晚蟬，說西風消息。虹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藉。維舟試望故國。眇天北。可惜渚邊沙外，不共美人游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五）

三七

東坡水龍吟詠楊花〔一〕，和均而似元唱。章質夫詞〔二〕，原唱而似和均。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一〕、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據龍沐勛東坡樂府箋卷二）

〔二〕章楶水龍吟（楊花）：「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霑瓊綴。繡牀漸滿，香毬無

歟，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黏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游蕩，有盈盈淚。』（據四印齋本草堂詩餘卷下）

三八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雙燕〔一〕次之。白石暗香、疏影〔二〕，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三〕等句何如耶？

〔一〕史達祖雙雙燕（詠燕）：『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　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欄獨凭。』（據四印齋本梅溪詞）

〔二〕姜夔暗香（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既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隸習之，音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五，下同）

又疏影：『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三〕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據杜詩詳注卷九）

三九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一〕『數峰淸苦，商略黃昏雨。』〔二〕『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三〕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眞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一〕姜夔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淸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五）

〔二〕姜夔點絳脣（丁未冬過吳松作）：『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峰淸苦，商略黃昏雨。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三）

〔三〕姜夔惜紅衣詞。已見頁二〇八注。『高柳』，汲古閣本、四印齋本、榆園本均作『高樹』。觀堂所引本此。（按花庵詞選亦作『高樹』。）

四〇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

『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此兩句原倒置）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三〕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四〕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一〕謝靈運登池上樓：『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據胡刻文選卷二十二）

〔二〕薛道衡昔昔鹽：『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據四部叢刊本樂府詩集第七十九卷）

〔三〕歐陽修少年游詞，已見頁二〇一注。

〔四〕姜夔翠樓吟（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問之，頗能道其事。還吳，為予言之。興懷昔遊，且傷今之離索也。）：『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氈幕、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檻曲縈紅，簷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據白石道人歌曲卷六）

四一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二〕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三〕「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四〕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一〕古詩十九首第十五：「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據文選卷二十九）

〔二〕古詩十九首第十三：「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據文選卷二十九）

〔三〕陶潛飲酒詩，已見頁一九二注。

〔四〕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據樂府詩集第八十六卷）

四二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

四三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一〕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一〕蕭統陶淵明集序：「其文章『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

四四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四五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四六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當作「西」，刪稿頁一三八可證。）麓輩，面目不

同，同歸於鄉愿而已。

四七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一〕以送月，曰：「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遶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一〕辛棄疾木蘭花慢（中秋飲酒將旦，客謂前人詩詞，有賦待月，無送月者。因用天問體賦。）：「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沈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據稼軒長短句卷四）

四八

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一〕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二〕此二語令人解頤。

〔一〕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二〕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為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四九

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一]二語乎？

[一] 吳文英踏莎行：「潤玉籠綃，檀櫻倚扇。繡圈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舞裙紅，艾枝應壓愁鬟亂。午夢千山，窗陰一箭。香瘢新褪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據彊村叢書本夢窗詞集補）

五〇

夢窗之詞，吾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當作「零」）亂碧。」[一]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二]

[一] 吳文英秋思（荷塘爲括蒼名姝求賦其聽雨小閣）：「堆枕香鬟側。驟夜聲，偏稱畫屏秋色。風碎串珠，潤侵歌板，愁壓眉窄。動羅箑清商，寸心低訴敘怨抑。映夢窗零亂碧。待漲綠春深，落花香汎，料有斷紅流處，暗題相憶。歡酌。檐花細滴。送故人、粉黛重飾。漏侵瓊瑟，丁東敲斷，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終，催去驂鳳翼。歎謝客猶未識。漫瘦卻東陽，鐙前無夢到得。路隔重雲雁北。」（據彊村遺書本夢窗詞集）

[二] 張炎祝英臺近（與周草窗話舊）：「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漢南樹。轉首青陰，芳事頓如許。不知多少消魂，夜來風雨。猶夢到、斷紅流處。最無據。長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遲暮。幾回聽得啼鵑，不如歸去。終不似、舊時鸚鵡。」（據彊村叢書本山中白雲卷二）

五一

『明月照積雪』〔一〕、『大江流日夜』〔二〕、『中天懸明月』〔三〕、『黄（當作『長』）河落日圓』〔四〕，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五〕差近之。

〔一〕謝靈運歲暮：『殷憂不能寐，苦此夜難頹。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運往無淹物，年逝覺已催。』（據百三名家集本謝康樂集卷二）

〔二〕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據文選卷二十六）

〔三〕杜甫後出塞，已見頁一九四注。

〔四〕王維使至塞上：『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據四部備要本王右丞集卷九）

〔五〕納蘭性德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據清名家詞本通志堂詞）

又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據通志堂詞集外詞）

五二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眞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五三

陸放翁跋花間集，謂：「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當作「易」〕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一〕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當作「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二〕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一〕四庫提要集部詞曲類一花間集：「後有陸游二跋。……其一稱：『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二〕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歡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沈至之思

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沈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實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尙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機所啓，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五四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五五

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五六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眞，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

五七

人能於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

五八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一〕。白吳優劣，即於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塡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一〕白居易長恨歌有「轉教小玉報雙成」句爲隸事。至吳偉業之圓圓曲，則入手即用「鼎湖」事，以下隸事句不勝指數。

五九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於排律矣。

六〇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

六一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

六二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一〕「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當作「守窮」）賤，轗軻長苦辛。」〔二〕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眞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游詞〔三〕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四〕惡其游也。

〔一〕古詩十九首第二：「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據文選卷二十九）

〔二〕古詩十九首第四：「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

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據文選卷二十九）

〔三〕金應珪詞選後序：「規模物類，依託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雕而不琢，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

〔四〕論語子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六三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一〕。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一〕按此曲見諸元刊本樂府新聲卷中、元刊本周德清中原音韻定格、明刊本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明刊本張祿詞林摘豔及知不足齋叢書本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等書者，「平沙」均作「人家」，即觀堂宋元戲曲考所引亦同。惟歷代詩餘則作「平沙」，又「西風」作「凄風」，蓋欲避去複字耳。觀堂此處所引，殆即本詩餘也。

六四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豈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宣統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定武城南寓廬。

人間詞話刪稿

一

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一〕

〔一〕姜夔踏莎行（自沔東來。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燕燕輕盈，鶯鶯嬌軟。分明又向華胥見。夜長爭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別後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據白石道人歌曲卷三）（按：此則原稿在前詩話第四十九則之後，故云：『亦僅二語。』）

二

雙聲、疊韻之論，盛於六朝，唐人猶多用之。至宋以後，則漸不講，並不知二者為何物。乾嘉間，吾鄉周松靄先生（春）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餘年之誤，可謂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兩字同母謂之雙聲，兩字同韻謂之疊韻。』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則兩字同一子音者謂之雙聲。如南史羊元保傳之『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官家更廣』四字，皆從k得聲。洛陽伽藍記之『獰奴慢罵』，『獰奴』二字，皆從n得聲。『慢罵』二字，皆從m得聲也。兩字同一母音者，謂之疊韻。如梁武帝『後牖有朽柳』，『後牖有』三字，

雙聲而兼疊韻。「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爲 u。劉孝綽之「梁皇長康强」，「梁長强」三字，其母音皆爲 ian 也。〔一〕自李淑詩苑僞造沈約之說，以雙聲疊韻爲詩中八病之二〔二〕，後世詩家多廢而不講，亦不復用之於詞。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多用疊韻，促節處用雙聲，則其鏗鏘可誦，必有過於前人者。惜世之專講音律者，尚未悟此也。〔按：此則在原稿內已刪去。〕

〔一〕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引陸龜蒙詩序：「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倡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强。』沈休文云：『偏眠船舷邊。』庾肩吾云：『載碓每礙埭。』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

〔二〕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七引李淑詩苑：「梁沈約云：詩病有八，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六」爲正紐，「流柳」爲旁紐。）周春案：「正紐、旁紐，皆指雙聲而言。觀神珙之圖，自可悟入。若此注所云，則旁紐即疊韻矣，非。」

三

世人但知雙聲之不拘四聲，不知疊韻亦不拘平、上、去三聲。凡字之同母者，雖平仄有殊，皆疊韻也。〔按：原稿此則已刪去。今補。〕

四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

而詞亦替矣。（文學小言十三，此下有「除稼軒一人外」六字注。）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五

曾純甫中秋應制，作壺中天慢詞〔一〕，自注云：「是夜，西興亦聞天樂。」謂宮中樂聲，聞於隔岸也。毛子晉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二〕近馮夢華復辨其誣〔三〕。不解「天樂」二字文義，殊笑人也。（按，曾覿此詞，原爲海野詞所未載，殆毛晉據武林舊事卷七補錄。調名下小字注，亦用武林舊事，實非曾覿自注。）

〔一〕曾覿壺中天慢（此進御月詞也。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興亦聞天樂焉。）：「素飆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　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群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據汲古閣本海野詞）

〔二〕宋六十名家詞。毛晉跋海野詞：「進月詞，一夕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

〔三〕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曾純甫賦進御月詞，其自記云：『是夜，西興亦聞天樂。』子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說。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風駛歸功於平調滿江紅，於海野何譏焉？」

六

北宋名家以方回爲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贍，惜少真味。

七

散文易學而難工，駢文難學而易工。近體詩易學而難工，古體詩難學而易工。小令易學而難工，長調難學而易工。

八

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一] 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

[一] 晉宋齊辭子夜歌：「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據樂府詩集第四十四卷）

九

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

一〇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按：原稿此則已刪去。〕

二二

詞家多以景寓情。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如牛嶠之「甘（當作『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一］顧夐之「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二］歐陽修之「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三］美成之「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餉留情」。［四］此等詞求之古今人詞中，曾不多見。

［一］牛嶠菩薩蠻：「玉爐冰簟鴛鴦錦，粉融香汗流山枕。簾外轆轤聲，斂眉含笑驚。柳陰煙漠漠，低鬢蟬釵落。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按：觀堂自輯本牛給事詞）

［二］顧夐訴衷情：「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沉。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按：觀堂自輯本顧太尉詞）

［三］柳永鳳棲梧詞，已見頁一〇三注。此詞又誤入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及醉翁琴趣外編（俱四部叢刊景宋本），毛汲古閣本六一詞則已刪去。（按：參閱卷下第四二則。）

［四］周邦彥慶宮春：「雲接平岡，山圍寒野，路回漸轉孤城。衰柳啼鴉，驚風驅雁，動人一片秋聲。倦途休駕，淡煙裏，微茫見星。塵埃憔悴，生怕黃昏，離思牽縈。華堂舊日逢迎。花艷參差，香霧飄零。絃管當頭，偏憐嬌鳳，夜深簧暖笙清。眼波傳意，恨密約，匆匆未成。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餉留情。」（按：清真集卷下）

二三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一三

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一四

「西（當作「秋」）風吹渭水，落日（當作「葉」）滿長安。」〔一〕美成以之入詞〔二〕，白仁甫以之入曲〔三〕，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

〔一〕賈島憶江上吳處士：「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夜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據叢刊影明本長江集卷三）

〔二〕周邦彥齊天樂（秋思）：「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剪。雲窗靜掩。歎重拂羅裀，頓疏花簟。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荊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據清真集卷下）

〔三〕白樸雙調德勝樂（秋）：「玉露冷，蛩吟砌。聽落葉西風渭水。寒雁兒長空嘹唳。陶元亮醉在東籬。」（據散曲叢刊本陽春白雪前集）又梧桐雨雜劇第二折普天樂：「恨無窮，愁無限。爭奈倉卒之際，避不得蓦嶺登山。鑾駕遷。成都盼。更那堪滻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國。西風渭水，落日長安。」（據元明雜劇本）

一五

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一〕，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

州〔二〕，東坡之水調歌頭〔三〕，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一〕周邦彥浪淘沙慢：「曉陰重，霜凋岸草，霧隱城堞。南陌脂車待發，東門帳飲乍闋。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掩紅淚，玉手親折。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情切。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難忘，唯是輕別。翠尊未竭。憑斷雲留取，西樓殘月。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據清真集卷上）

又一闋：「萬葉戰，秋聲露結，雁度砂磧。細草和煙尚綠，遙山向晚更碧。見隱隱、雲邊新月白。映落照、簾幕千家，聽數聲、何處倚樓笛。裝點盡秋色。脈脈。旅情暗自消釋。念珠玉、臨水猶悲感，何況天涯客？憶少年歌酒、當時蹤跡。歲華易老，衣帶寬，懊惱心腸終窄。飛散後、風流人阻。藍橋約、悵恨路隔。馬蹄過，猶嘶舊巷陌。歎往事，一一堪傷，曠望極。凝思又把闌干拍。」（據清真集補遺

〔二〕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據彊村叢書本樂章集下卷）

〔三〕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據東坡樂府箋卷一）

一六

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一〕，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為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一〕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綠樹聽鵜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稼軒長短句卷一）（按：元大德本「身名裂」作「身名滅」，較是。）

一七

稼軒賀新郎詞：「柳暗凌波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一〕又定風波詞：「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二〕「綠」「熱」二字，皆作上去用。與韓玉東浦詞賀新郎〔三〕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四〕以「夜」「謝」叶「食」「月」，（按「食」當作「節」，「食」在詞中既非韻，在詞韻中與「月」又非同部，想係排誤。）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

〔一〕辛棄疾賀新郎：「柳暗凌波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千里瀟湘葡萄漲，人解扁舟欲去。又檣燕留人相語。艇子飛來生塵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鳴櫓。 黃陵祠下山無數。聽湘娥，泠泠曲罷，為誰情苦。行到東吳春已暮。正江闊潮平穩渡。望金雀觚稜翔舞。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愁為倩，么絃訴。」（稼軒長短句卷一）

〔二〕辛棄疾定風波（自和）：「金印纍纍佩陸離，河梁更賦斷腸詩。莫擁旌旗真箇去。何處。玉堂元自要論思。且約風流三學士。同醉。春風看試幾槍旗。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那邊應是說儂時。」（據稼軒長短句卷八）

〔三〕韓玉賀新郎（詠水仙）：「綽約人如玉。試新妝嬌黃半綠，漢宮勻注。倚傍小欄閒凝佇，翠帶風前似舞。記洛浦當年儔侶。羅襪塵生香冉冉，料征鴻微步淩波女。驚夢斷，楚江曲。春工若見應爲主。忍教都、閒亭邃館，冷風淒雨。待把此花都折取，和淚連香寄與。須信道離情如許。煙水茫茫斜照裏，是騷人九辨招魂處。千古恨，與誰語？」（據汲古閣本東浦詞）

〔四〕韓玉卜算子：「楊柳綠成陰，初過寒食節。門掩金鋪獨自眠，那更□寒夜。強起立東風，慘慘梨花謝。何事王孫不早歸？寂寞秋千月。」（據東浦詞）（按：據汲古閣抄本東浦詞，上片第四句方空乃「逢」字。）

一八

譚復堂篋中詞選謂：「蔣鹿潭水雲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二（原作「三」，依篋中詞卷五改。）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雲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惟存氣格。憶雲詞精實有餘，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然視皋文、止庵輩，則倜乎遠矣。」

一九

詞家時代之說，盛於國初。竹垞謂：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一〕。後此詞人，羣奉其說。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周保緒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又曰：「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

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二〕潘四農德輿曰：「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三〕劉融齋熙載曰：「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沈亦快、用細亦闊、用精亦渾。南宋只是掉轉過來。」〔四〕可知此事自有公論。雖止庵詞頗淺薄，潘劉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則與明季雲間諸公，同一卓識也。

〔一〕朱彝尊詞綜發凡：「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二〕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三〕見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二十二與葉生名澧書。

〔四〕見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

二〇

唐五代北宋之詞，可謂生香眞色。若雲間諸公，則綵花耳。湘眞且然，況其次也者乎。

二一

衍波詞之佳者，頗似賀方回。雖不及容若，要在浙中諸子（按：據原稿「浙中諸子」四字作「錫鬯、其年」。）之上。

二二

近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彊村詞之隱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

陵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學人之詞，斯爲極則。然古人自然神妙處，尚未見及。

二三

宋直方（原作「尙木」，誤。案「徵輿」字「直方」，「尙木」乃「徵璧」字，因改。）蝶戀花：「新樣羅衣渾棄卻，猶尋舊日春衫著。」〔一〕譚復堂蝶戀花：「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二〕可謂寄興深微。

〔一〕宋徵輿蝶戀花：「寶枕輕風秋夢薄。紅斂雙蛾，顚倒垂金雀。新樣羅衣渾棄卻，猶尋舊日春衫著。偏是斷腸花不落。人苦傷心，鏡裏顏非昨。曾誤當初青女約，祇今霜夜思量着。」（據半厂叢書本篋中詞今集卷一）

〔二〕譚獻蝶戀花：「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爐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據半厂叢書本復堂詞）

二四

半唐丁稿中和馮正中鵲踏枝十闋，乃鶩翁詞之最精者。「望遠愁多休縱目」等闋，鬱伊惝怳，令人不能爲懷。定稿只存六闋，殊爲未允也。〔一〕

〔一〕王鵬運鵲踏枝（馮延巳鵲踏枝十四闋，鬱伊惝怳，義兼比興，蒙耆誦焉。春日端居，依次屬和。就均成詞，無關寄託，而章句尤爲凌雜。憶雲生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三復前言，我懷如揭矣。時光緒丙申三月二十八日。錄十）「落蕊殘陽紅片片。懊恨比鄰，盡日流鶯轉。似雪楊花吹又散，東風無力將春限。慵把香羅裁便面。換到輕衫，歡意垂垂淺。襟上淚痕猶隱見，笛[illegible]蠻箋渠所遣。」其一。「斜日危闌凝竚久。問訊花枝，可是年時舊？濃睡朝朝如中酒，誰

僯麥裏人消瘦。「□陽□□斷腸□，片雲何處，不信□當否。休□□箋同錦袖，好□珍重春三後。」其二。「□□到陽關聲欲裂，亭短亭長，楊柳那堪折。揮□□□□□歡，□羅羞指同心結。千里孤光同皓月。畫角吹殘，風外還嗚咽。有限□□□□說，傷心第一生離別。」其三。「風□春□羅□□。難得□□，芳□休閒卻。幾日聽鵑花又落，綠牋莫忘深深約。老去吟情渾□覺。細□□花，空憶□□酌。隔□玉簫聲乍作，眼前何物供哀樂。」其四。「漫說目成心便許。無據楊花，風□頻來去。悵望朱樓難寄語，傷春誰念司勳誤。枉把游絲牽弱絮。幾片閒雲，迷卻相思路。錦□珠□□□□，□歡新□□□否？」其五。「□日□□□夜短。片□歡娛，那惜千金換。燕□□□春不管，改辭□□爲君□。□□□□□隔岸。□雨□□，咫尺迷銀漢。獨□□衣思□伴，籠□□月□□滿。」其六。「望遠愁多休縱目。步繞珍叢，看筍將成竹。曉露□垂珠簏簌，芳林一帶如新浴。簷外春山森碧玉。夢裏驂鸞，記過瀟湘曲。自定新弦移雁足，弦聲未抵歸心促。」其七。「離□春□隨水去。醉倒芳尊，忘卻朝和暮。換盡大隄芳草路，倚條都是相思樹。蠟燭有心燈解語。淚盡唇焦，此恨消沈否。坐對東風憐弱絮，萍飄後日知何處。」其八。「對酒肯教歡意盡。醉醒懨懨，無那忺春困。錦字雙行箋別恨，淚珠界破殘妝粉。□燕受風飛遠近。消息誰傳？盼斷烏衣信。曲几無憀閒自隱。鏡奩心事孤鸞鬢。」其九。「幾見花飛能上樹。難繫流光，枉費垂楊縷。筝雁斜飛排錦柱。只伊不解將春去。漫□心情□地聚。容易□□，那不□風雨。倚偏闌干誰與語？思量有恨無人處。」其十。（據原刻本半唐丁稿鶩翁集）按今半唐定稿鶩翁集中存蝶戀花六闋，計刪第三、第六、第七、第九四闋。

二五

固哉，皋文之爲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

緘。」〔二〕既而浣溪沙評語：「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三〕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一〕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據金奩詞）張惠言詞選評：「此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

歐陽修蝶戀花，即馮延巳之鵲踏枝。（已見頁一九二注）據唐圭璋先生考證，此詞爲馮作。後亦收於歐陽集中，實誤。詞選評：「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寤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爲韓范作乎？」

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據東坡樂府箋卷二）詞選評：「此東坡在黃州作。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按：鮦陽居士語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

〔三〕王士禛花草蒙拾：「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二六

賀黃公謂：「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原作『稱』，依詞鑒改。）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

之恨。』〔一〕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句法，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

〔一〕賀黃公語，見賀裳皺水軒詞筌。裳論史詞，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所引。『輭語商量』、『柳昏花暝』，係史達祖雙雙燕（詠燕）句。已見頁二〇九注。

二七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遺山論詩絕句也。夢窗、玉田輩，當不樂聞此語。

二八

朱子清邃閣論詩謂：『古人詩中（原無『詩中』兩字，依朱子大全增。）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原無『詩』字）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二九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一〕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

〔一〕朱子語見清邃閣論詩

五〇

「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一〕「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二〕此等語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許筆力

〔一〕史達祖喜遷鶯：「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謾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窗際。」（梅溪詞）

〔二〕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　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據山中白雲卷一）

五一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諸人所敢望也。

五二

和凝長命女詞：「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窗裏星光少。　冷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闈空

悄悄。強起愁眉小。」此詞價值，不減夏英公《喜遷鶯》也〔二〕。

〔二〕夏竦喜遷鶯詞，見頁一九五注。

三三

宋李希聲《詩話》曰：「唐（當作「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疏，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一〕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疏遠。若梅溪以降，正所謂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也。

〔一〕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引。

三四

自竹垞痛貶《草堂詩餘》而推《絕妙好詞》〔一〕，後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雖有褻諢之作，然佳詞恆得十之六七。《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詞。古人云：小好小慚，大好大慚〔二〕，洵非虛語。（案：「古人云」以下共十五字，原稿已改作「甚矣，人之貴耳賤目也」。）

〔一〕朱彝尊跋絕妙好詞後：「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盡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

〔二〕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以為好。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

三五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實難索解。

三六

余友沈昕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戀花一闋云：「簾外東風隨燕到。春色東來，循我來時道。一霎圍場生綠草，歸遲卻怨春來早。錦繡一城春水繞。庭院笙歌，行樂多年少。著意來開孤客抱，不知名字閑花鳥。」此詞當在晏氏父子間，南宋人不能道也。

三七

「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一〕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閒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二〕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爲詞家所禁也。

〔一〕羅隱煬帝陵：「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據四部叢刊本甲乙集卷三）

〔三〕唐彥謙仲山（高祖兄仲山隱居之所）：「千載遺蹤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閒丘壠，異日誰知與仲多？」（據汲古閣本鹿門集改）

三八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齊東野語謂：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嚴蕊奴。朱晦庵繫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詞云：「住也如何住」云云〔二〕。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觴者，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三〕。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四〕，恐亦未可信也。

〔二〕陶宗儀說郛卷五十七引雪舟脞語：「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台州。朱晦庵為浙東提舉，數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閒氣耳。』悅齋眷官妓嚴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決，蕊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憲笑而釋之。」

〔三〕朱熹朱子大全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狀：「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

〔四〕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

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並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三九

滄浪〔一〕鳳兮〔二〕二歌，已開楚辭體格。然楚辭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五古之最工者，實推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陶淵明，而前此曹劉，後此陳子昂李太白不與焉。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案：末句原稿作「前此溫韋，後此姜吳，皆不與焉。」

〔一〕孟子離婁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二〕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四〇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四一

唐五代北宋之詞家，倡優也。南宋後之詞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詞人之詞，寧失之倡優，不失

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厭，較倡優為甚故也。

四二

蝶戀花「獨倚危樓」一闋，見六一詞，亦見樂章集。余謂：屯田輕薄子，只能道「奶奶蘭心蕙性」[一]耳。（原注：此等語固非歐公不能道也。）（按：以上二則，據原稿補。）

[一] 柳永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許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豔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才子佳人，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據樂章集卷上）

四三

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淩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一]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余輩讀耆卿、伯可詞，亦有此感。視永叔、希文小詞何如耶？

[一] 此為龔自珍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之一，見定盦續集。

四四

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

四五

讀花間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讀草堂詩餘，令人回想韋穀才調集。讀朱竹垞詞綜，張皋文董子遠（原誤作「晉卿」）詞選，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

四六

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大似袁簡齋之論詩，其失也，纖小而輕薄。竹垞以降之論詞者，大似沈歸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四七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四八

「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一）文字之事，於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詞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內

美。無內美而但有修能，則白石耳。

〔一〕此二句出屈原離騷。

四九

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然其游戲，則以熱心爲之。故詼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

〔按：此二則通行本未載，從原稿補。〕

人間詞話附錄

一

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淸眞梅溪間，而沈痛過之。彊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眞摯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爲哉。

二

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一〕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二闋，境似淸眞，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一〕況周頤洞仙歌（秋日獨遊某氏園）：「一犂閒緣借。便意行散緩，消愁聊且。有花迎徑曲，鳥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圖畫。恣遠眺、登臨臺與榭。堪瀟灑。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游冶。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挂？誰慰藉？到重陽，插菊攜萸事眞假。酒更黃更有約東籬下。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據惜陰堂叢書本蕙風詞卷下）

〔二〕況周頤蘇武慢（寒夜聞角）：「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情高轉抑，思往難回，淒咽不成淸變。風際斷時，迢遞天街，但聞更點。枉教人回首，少年絲竹，玉容歌管。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

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據蕙風詞卷上）

——以上趙萬里錄自蕙風琴趣評語

三

彊村詞，余最賞其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閑』二闋〔一〕，筆力峭拔，非他詞可能過之。

〔一〕朱祖謀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閑，瓌霞如赭水如牋。為誰無盡寫江天。 並舫風絃彈月上，當窗山髻挽雲還。獨經行地未荒寒。』其一。『翠阜紅厓夾岸迎，阻風滋味暫時生。水窗官燭淚縱橫。 禪悅新耽如有會，酒悲突起總無名。長川孤月向誰明？』其二。（據彊村遺書本彊村語業卷一）

四

蕙風聽歌諸作，自以滿路花為最佳〔一〕。至題香南雅集圖諸詞〔二〕，殊覺泛泛，無一言道著。

〔一〕況周頤滿路花（彊村有聽歌之約，詞以堅之。）：『蟲邊安枕簟，雁外夢山河。不成雙淚落，為聞歌。浮生何益，儘意付消磨。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看花餘老眼，重摩挲。香塵人海，唱徹定風波。點鬢霜如雨，未比愁多。問天還問嫦娥。』（梅郎蘭芳以嫦娥奔月一劇蜚聲日下。）（據蕙風詞卷下）

〔二〕按題香南雅集圖諸詞，無從查考。據蕙風詞史，知蕙風詞卷下之戚氏屬之，因錄如下。戚氏（滬尹為畹華索賦此調，走筆應之。）：『竚飛鸞。蓴綠仙子綵雲端。影月娉婷，浣霞明豔，好誰看？華鬘。夢尋難。當歌掩淚十年閒。文園鬢雪如許，鏡裏長葆幾朱顏？襟袂重認，紅牋初捲，怕春暖也猶寒。乍維摩病榻，花雨催起，著意清歡。 絲管。

雖出嬋娟。珠翠照映，老覺太辛酸。春宵短。紫騮難穩，蝴蝶須還。近尊前。暫許對影，香南笛語，倘寫烏闌。番(去)風漸急，省識將離，已忍目斷關山。(晚華將別去，道人先期作虎山之遊避之。)念我滄江晚。消何遜筆，舊恨吟邊。未解清平調苦，道著枝、攀折信纏綿。剩憐甕罋瑤臺、醉扶紙帳，爭遣愁千萬。算更無、月地雲階見。誰與訴、鶴守緣慳。甚素娥、暫缺能圓。更芳節、後約是今番。耐清寒慣，梅花賦也，好好紉蘭。」

——以上趙萬里自丙寅日記所記觀堂論學語中摘出

五

(皇甫松)詞，黃叔暘稱其摘得新二首[一]爲有達觀之見[二]。余謂不若憶江南二闋[三]，情味深長，在樂天、夢得[補注]上也。

[一] 皇甫松摘得新：「酌一巵。須教玉笛吹。錦筵紅蠟燭，莫來遲。繁紅一夜經風雨，是空枝。」其一。「摘得新。枝枝葉葉春。管絃兼美酒，最關人。平生都得幾十度，展香茵。」其二。(據觀堂自輯本檀欒子詞)

[二] 黃昇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按：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不知所本。)

[三] 皇甫松憶江南：「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其一。「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其二。(據檀欒子詞)

[補注] 白居易憶江南三首，見宋本白氏文集卷三十四。劉禹錫二首，見宋本劉夢得文集外集卷四及宋本樂府詩集卷八十二，各錄一首於此：白居易詞：「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劉禹錫詞：「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

六

端己詞情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後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昔人顏謝優劣論〔一〕可知矣。

〔一〕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年終身病之。」又鍾嶸詩品：「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顏終身病之。」

七

毛文錫詞比牛薛諸人，殊為不及。葉夢得謂：「文錫詞以質直為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諸人評庸陋詞者，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一〕而不及者。」〔補注〕其言是也。

〔一〕毛文錫贊成功：「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緘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繞芳叢。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瓏璁。」（據觀堂自輯本毛司徒詞）

〔補注〕葉夢得語，見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不知所從出。

八

魏承班詞遜於薛昭蘊、牛嶠，而高於毛文錫，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詞以帝王為最工，豈不以無意於求工歟。

九

〔顧〕夐詞在牛給事、毛司徒間。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闋〔一〕，亦見陽春錄。與河傳、訴衷情數闋〔二〕，當爲夐最佳之作矣。

〔一〕顧夐浣溪沙：『春色迷人恨正賒，可堪蕩子不還家。細風輕露著梨花。簾外有情雙燕颺，檻前無力綠楊斜。小屏狂夢極天涯。』（據顧太尉詞）

〔二〕顧夐河傳：『燕颺。晴景。小窗屏暖，鴛鴦交頸。菱花掩卻翠鬟欹，慵整。海棠簾外影。繡幃香斷金鸂鶒。無消息。心事空相憶。倚東風。春正濃。愁紅。淚痕衣上重。』其一。『曲檻。春晚。碧流紋細，綠楊絲軟。露花鮮□杏枝繁。鶯囀。野蕪平似剪。直是人間到天上。堪游賞。醉眼疑屏障。對池塘。惜韶光。斷腸。爲花須盡狂。』其二。『棹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鷓鴣相逐飛。天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意向誰說。艤蘭橈。獨無憀。魂銷。小爐香欲焦。』其三。

又集中訴衷情凡兩闋，其一已見頁一三六注，其另一如下：『香滅簾垂春漏永，整鴛衾。羅帶重。雙鳳。縷黃金。窗外月光臨。□沈沈。□斷腸無處尋。□□負春心。』（據顧太尉詞）（按：花間集此數首俱無空格，宜從。）

一〇

〔毛熙震〕周密齊東野語稱其詞新警而不爲儇薄〔一〕。余尤愛其後庭花〔二〕，不獨意勝，即以調論，亦有雋上清越之致，視文錫蔑如也。

〔一〕周密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今傳各本均闕。〔按：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疑非周密語。沈雄書所引多無稽。〕

〔二〕毛熙震後庭花：『鶯啼燕語芳菲節。瑞庭花發。昔時歡宴歌聲揭。管絃清越。 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黦。傷心一片如珪月。閑鎖宮闕。』其一。『輕盈舞伎含芳艷。競妝新臉。步搖珠翠修蛾斂。膩鬟雲染。 歌聲慢發開檀點。繡衫斜掩。時將纖手勻紅臉。笑拈金靨。』其二。『越羅小袖新香蒨。薄籠金釧。倚欄無語搖金扇。半遮勻面。 春殘日暖鶯嬌嬾。滿庭花片。爭不教人長相見。畫堂深院。』其三。（據觀堂自輯本毛秘書詞）

二

（閻選）詞唯臨江仙第二首〔一〕有軒翥之意，餘尚未足與於作者也。

〔一〕閻選臨江仙：『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在雲端。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 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猶掩金鸞。猿啼明月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艱難。』（據觀堂自輯本閻處士詞）

三

昔沈文慤深賞（張）泌『綠楊花撲一溪煙』〔一〕為晚唐名句〔二〕。然其詞如『露濃香泛小庭花』〔三〕，較前語似更幽艷。

〔一〕張泌洞庭阻風：『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村落夕陽邊。』（據全唐詩卷二十七）

〔二〕沈文慤語見唐詩別裁卷十六張蠙夏日題老將林亭一詩後評語。

〔三〕張泌浣溪沙：「獨立寒階望月華，露濃香泛小庭花。繡屏愁背一燈斜。雲雨自從分散後，人間無路到仙家。但憑魂夢訪天涯。」（據觀堂自輯本張舍人詞）

一三

（孫光憲詞）昔黃玉林賞其「一庭花（當作「疏」）雨溼春愁」〔一〕為古今佳句〔二〕。余以為不若「片帆煙際閃孤光」〔三〕，尤有境界也。

〔一〕孫光憲浣溪沙：「攬鏡無言淚欲流，凝情半日懶梳頭。一庭疏雨溼春愁。楊柳只知傷怨別，杏花應信損嬌羞。淚沾魂斷軫離憂。」（據觀堂自輯本孫中丞詞）

〔二〕黃昇語見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三引。（按：亦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評卷上。）

〔三〕孫光憲浣溪沙：「蓼岸風多橘柚香，江邊一望楚天長。片帆煙際閃孤光。目送征鴻飛杳杳，思隨流水去茫茫。蘭紅波碧憶瀟湘。」（據孫中丞詞）

——以上錄自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諸跋

一四

（周清真）先生於詩文無所不工，然尚未盡脫古人蹊徑。平生著述，自以樂府為第一。詞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論〔一〕。惟張叔夏病其意趣不高遠〔二〕。然北宋人如歐蘇秦黃，高則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

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三〕，猶爲未當也。

〔一〕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集部歌詞類清眞詞二卷續集一卷，下云：『周美成邦彥撰，多用唐人詩語，檃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敍，富豔精工，詞人之甲乙也。』

〔二〕張炎詞源卷下：『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卻不高遠。』

〔三〕張端義貴耳集卷上：『項平齋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

一五

清眞先生之詞，陳直齋謂其多用唐人詩句檃括入律，渾然天成。張玉田謂其善於融化詩句，然此不過一端。不如強煥云：『模寫物態，曲盡其妙。』〔一〕爲知言也。

〔一〕見汲古閣本片玉詞強煥題周美成詞。

一六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擇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一〕誠哉是言！抑豈獨清景而已，一切境界，無不爲詩人設。世無詩人，即無此種境界。夫境界之呈於吾心而見於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

能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遂覺詩人之言，字字爲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詩人之祕妙也。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故讀其詩者，亦高舉遠慕，有遺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淺焉。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故其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清眞）先生之詞，屬於第二種爲多。故宋時別本之多，他無與匹〔二〕。又和者三家〔三〕，注者二家〔四〕。（彊煥本亦有注，見毛跋）自士大夫以至婦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眞，而種種無稽之言，亦由此以起〔五〕。然非入人之深，烏能如是耶？

〔一〕此數語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

〔二〕觀堂先生清眞先生遺事箸述二：「案先生詞集，其古本則見於景定嚴州續志、花庵詞選者曰清眞詩餘。見於詞源者曰圈法美成詞。見於直齋書錄者曰清眞詞，曰曹杓注清眞詞。又與方千里楊澤民和清眞詞合刻者曰三英集。（見毛晉方千里和清眞詞跋）子晉所藏清眞集，其源亦出宋本，加以溧水本，是宋時已有七本。別本之多，爲古今詞家所未有。」

〔三〕宋人之和清眞全詞者有方千里和清眞詞（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本）、楊澤民和清眞詞（江標刻宋元名家詞本）及陳允平西麓繼周集（朱祖謀刻彊村叢書本）三家。

〔四〕宋人注清眞詞者，有曹杓、陳元龍兩家。曹注已逸，陳注即彊村叢書本片玉集。

〔五〕宋人筆記之記清眞軼事者甚多。若張端義貴耳集、周密浩然齋雅談、王明清揮麈餘話、王灼碧鷄漫志等書均有，類多無稽之言。觀堂先生於清眞先生遺事事蹟一中一一辨之，斥爲好事者爲之也。

一七

樓忠簡謂（清眞）先生妙解音律〔一〕，惟王晦叔碧雞漫志謂：『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二〕則集中新曲，非盡自度。然顧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詞，文字之外，須兼味其音律。惟詞中所注宮調，不出教坊十八調之外。則其音非大晟樂府之新聲，而爲隋唐以來之燕樂，固可知也。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宜，清濁抑揚，轆轤交往。兩宋之間，一人而已。

〔一〕樓鑰清眞先生文集序：『公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

〔二〕見碧雞漫志卷第二。

——以上錄自清眞先生遺事尚論三

一八

（雲謠集雜曲子）天仙子詞〔一〕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

〔一〕在雲謠集雜曲子內有天仙子二首，但觀堂先生寫此文時，猶僅見其一，惟不知爲何首耳。茲將兩首一併錄之。『燕語啼時三月半。煙蘸柳條金線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香爛漫。留住九華雲一片。　犀玉滿頭花滿面。負妾一雙偷淚眼。淚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紅絲應百萬。』其一。『燕語鶯啼驚覺夢。羞見鸞臺雙舞鳳。天仙別後信難通，無人問，花滿洞。休把同心千遍弄。　叵耐不知何處去？正是花開誰是主？滿樓

明月應三更，無人語。淚如雨。便是思君腸斷處。』其二。〔按：觀堂後已見此二首，見集中此文自注。〕

——以上錄自觀堂集林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一九

〔王〕以凝詞句法精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當作「叔」）驀山溪一闋〔一〕、重午登霞樓滿庭芳一闋〔二〕、艤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闋〔三〕，絕無南宋浮豔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按：此則乃觀堂所錄阮元四庫未收書目王周士詞提要，實非觀堂論詞之語。〕

〔一〕王周士驀山溪（和虞彥恭寄錢遜叔）：『平山堂上，側琖歌南浦。醉望五州山，渺千里、銀濤東注。錢郎英遠，滿腹貯精神。窺素壁，墨棲鴉，歷歷題詩處。風裘雪帽，蹋徧荊湘路。回首古揚州，沁天外、殘霞一縷。德星光次，何日照長沙。漁父曲，竹枝詞，萬古歌來暮。』（據彊村叢書本王周士詞）

〔二〕王周士滿庭芳（重午登霞樓）：『千古黃州，雪堂奇勝，名與赤壁齊高。竹樓千字，筆勢壓江濤。笑問江頭皓月，應曾照、今古英豪。菖蒲酒，窊尊無恙，聊共訪臨皋。陶陶。誰晤對，粲花吐論，宮錦紉袍。借銀濤雪浪，一洗塵勞。好在江山如畫，人易老、雙鬢難菜。昇平代，憑高望遠，當賦反離騷。』（據王周士詞）

〔三〕王周士浣溪沙（艤舟洪江步下）：『起看船頭蜀錦張，沙汀紅葉舞斜陽。杖挐驚起睡鴛鴦。木落羣山彫玉□，霜和冷月浸澄江。疏篷今夜夢瀟湘。』（據王周士詞）

——以上錄自觀堂別集跋王周士詞

二〇

有明一代，樂府道衰。寫情、扣舷，尚有宋元遺響。仁宣以後，茲事幾絕。獨文愍（夏言）以魁碩之才，起而振之。豪壯典麗，與于湖、劍南爲近。

——以上錄自觀堂外集桂翁詞跋

二一

王君靜安將刊其所爲人間詞，詒書告余曰：「知我詞者莫如子，敘之亦莫如子宜。」余與君處十年矣，比年以來，君頗以詞自娛。余雖不能詞，然喜讀詞。每夜漏始下，一鐙熒然，玩古人之作，未嘗不與君共。君成一闋，易一字，未嘗不以訊余。既而暌離，苟有所作，未嘗不郵以示余也。然則余於君之詞，又烏可以無言乎？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彫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君之於詞，於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於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於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彫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其持論如此。及讀君自所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爲詞時，亦不自意

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觀物之微，託興之深，則又君詩詞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倫比。嗚呼！不勝古人，不足以與古人並，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則何不取古人之詞，與君詞比類而觀之也？光緒丙午三月，山陰樊志厚敘。

二

去歲夏，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得六十餘闋，名曰人間詞甲稿，余既敘而行之矣。今冬，復彙所作詞爲乙稿，丐余爲之敘。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僞文學。學者便之，相尚以辭，相習以模擬，遂不復知意境之爲何物，豈不悲哉！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溫韋之精豔，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然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並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爲詞，

悲涼頑豔，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傑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項、蔣，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余與靜安，均夙持此論。靜安之為詞，眞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惟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一〕、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二〕、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三〕等闋，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駸駸乎兩漢之疆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方之侍衞，豈徒伯仲。此固君所得於天者獨深，抑豈非致力於意境之效也。至君詞之體裁，亦與五代北宋為近。然君詞之所以為五代北宋之詞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體裁故，而至遽指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當與夢窗、玉田之徒，專事摹擬者，同類而笑之也。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山陰樊志厚敘。〔按：此二序雖為觀堂手筆，而命意實出自樊氏。觀堂賸稿中曾引樊氏之語，而樊氏所賞諸詞，觀堂集林亦不盡入選，可證也。〕

〔一〕浣溪沙：「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陌上金丸看落羽，閨中素手試調醯。今宵歡宴勝平時。」

〔二〕蝶戀花：「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惜搴帷問。陌上輕雷聽隱轔。夢裏難從，覺後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分。」

〔三〕蝶戀花：「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獨倚闌干人窈窕，閒中數盡行人小。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以上錄自觀堂外集

二三

歐公蝶戀花「面旋落花」云云〔一〕，字字沈響，殊不可及。

〔一〕歐陽修蝶戀花：「面旋落花風蕩漾。柳重煙深，雪絮飛來往。雨後輕寒猶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悵。　枕畔屏山圍碧浪。翠被華燈，夜夜空相向。寂寞起來褰繡幌，月明正在梨花上。」（據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二）

——以上陳乃乾錄自觀堂舊藏六一詞眉間批語

二四

片玉詞「良夜燈光簇如豆」〔一〕一首，乃改山谷憶帝京詞〔二〕為之者，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也〔三〕。

〔一〕周邦彥青玉案：「良夜燈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罷歌闌人散後。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　玉體偎人情何厚。輕惜輕憐轉唧嚁。雨散雲收眉兒皺。只愁彰露，那人知後，把我來僝僽。」（據淸眞集補遺）

〔二〕黃庭堅憶帝京（私情）：「銀燭生花如紅豆。占好事，而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寶瑟輕招手。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　花帶雨冰肌香透。恨啼鳥轆轤聲曉，岸柳微涼吹殘酒。斷腸時至今依舊。鏡中消瘦。那人知後，怕夯你來僝僽。」（據宋刻山谷琴趣外編卷之二）

〔三〕楊易霖周詞訂律補遺上本詞後注云：「王靜安先生云：『此詞乃改山谷憶帝京詞為之者，決非美成作。』」案：綠

齋新話引古今詞話淮海御街行詞與美成此詞亦多相合，未知孰是。」似楊氏亦曾悉先生有此語，惟不知所見之處耳。

〔按：觀堂清眞先生遺事云：「僞詞最多，强煥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詞上青玉案「良夜燈光簇紅豆」一闋，乃改山谷憶帝京詞爲之者，決非先生作。不獨送傅國華、寄李伯紀二首，歲月不合也。」楊氏所云本此。〕

——以上陳乃乾錄自觀堂舊藏片玉詞眉間批語

二五

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一〕少游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當作「亂」）燕泥香。」〔二〕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

〔一〕溫庭筠菩薩蠻：「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閉門。」（據金荃詞）〔按：末句花間集作「無憀獨倚門」，宜從。〕

〔二〕秦觀畫堂春（或刻山谷年十六作）：「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消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宋本淮海長短句不載，據汲古閣刻本淮海詞。）〔按：花庵詞選、草堂詩餘俱作「杏花零落燕泥香」，較毛本淮海詞爲可據，觀堂所引非誤也。又其他文字，亦多異同，亦較可據。〕

二六

白石尙有骨，玉田則一乞人耳。

二七

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若同叔、永叔雖不作態，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與人力之別也。

二八

周介存謂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予謂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於此。

二九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介存詞辨所選詞，頗多不當人意。而其論詞則多獨到之語。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見也。

——以上陳乃乾錄自觀堂舊藏詞辨眉間批語

重印後記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最初祇有上卷，刊載在一九〇八年的國粹學報上，分三期登完。到了一九二六年，才有俞平伯先生標點、樸社出版的單行本。一九二七年，趙萬里先生又輯錄他的遺著未刊稿，刊載於小說月報上，題爲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一九二八年羅振玉編印他的遺集，便一併收入。分爲上下兩卷，以原來的爲上卷，趙輯的爲下卷：從這時候起，始有兩卷本。一九三九年開明書店要重印這書，我就遺集中再輯集他有關論詞的片段文字，作爲補遺附後：這便是現在印行的本子。其中署名山陰樊志厚的人間詞甲乙稿兩序，據趙萬里先生所作年譜，實在是王國維自己的作品，所以也一併收入附錄中。這本小册子出版後，陳乃乾先生又從王氏舊藏各家詞集的眉頭，抄錄他手寫的評語給我，我在一九四七年印第二版的時候再補附在最後。書中的注，一部分是周振甫先生所搜集的，一部分是我加的，全部都經過我的校訂。這些注，目的是讓讀者閱讀時得到一些便利，所以沒有注者自己的意見。現在中華書局又要利用開明舊紙型重印了，因記本書經過如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徐調孚。

校訂後記

人間詞話，近人王國維撰，寫於一九〇八年以前。茲以通行之中華書局排印有校注本爲據，並根據王氏原意，重行編次。（一）以王氏手自刪定，刊於國粹學報者（即通行本卷上）爲人間詞話。（二）以王氏所刪棄者（即通行本卷下）爲人間詞話刪稿。其中有五條此次據原稿錄出，爲以前所未發表。（三）以各家所錄王氏論詞之語而原非人間詞話組成部分者（即通行本卷下末數條及通行本補遺）爲附錄。通行本校注仍附各條之下，略加必要之補充與說明（加『按』語以爲別）。通行本誤字，而原稿未誤者，據原稿逕行改正，不復作校注。王氏論詞之語，未盡於此，俟後覓得續補。

校訂者

統一書號：10019·1555

定　　價：　0.92 元